吉川英治文学奖获奖作品

五木宽之长河系列

[日] 五木宽之 著

青春

放浪篇



时代文艺出版社

揭示金钱社会的畸形与混乱
反映日本青年的迷惘和困惑

日文重版十四次，发行超千万
久销不衰，七种文字风靡全球





ISBN 7-5387-1053-1/I·1010
定价：16.80元

青　　春

放　浪　篇

(日)五木宽之　著
于畅泳　刁克　张伟光　译
于长敏　审校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书据日本讲谈社1993年修订版译出。
吉图权字07—1996—080

青春·放浪篇
QINGCHUN · FANGLANGPIAN

〔日〕五木宽之 著

译 者:于畅泳 刁克 张伟光
审 校:于长敏
责任编辑:张四季
封面设计:青 山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170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250000字
吉林东北亚文化发展公司印刷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8000册
定价:16.80元

ISBN 7—5387—1053—1/I·1010

出版说明

五木宽之是日本当代有广泛影响的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风格朴实，描写细腻，故事生动，雅俗共赏，引起了日本当代文坛的关注，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喜爱，以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日本评论界认为，五木宽之成功地把大众通俗文学和纯文学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因此于1978年授予他吉川英治文学奖。

五木宽之在我国也为广大读者和文学界所了解，他的作品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被陆续介绍到我国，如《陛下的高级轿车》、《恋歌》、《晚安，恋人们》、《逝去的梦》等作品，因为格调高雅，主题积极，深受我国读者喜爱。

五木宽之近期出版的“长河系列”和“人生漫谈”系列，轰动了日本文坛，高居日本图书排行榜前列。我社买断了“长河系列”在中国的出版权，首次在我国出版发行。此书付梓前，我们聘请著名文学评论家、出版家、翻译家进行了认真的审读、校正，做到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详实地反映作品原貌。相信这套书会对学术界和创作界提供很好的借鉴、参考作用。

内容简介

[放浪篇]是日本当代文学巨擘五木宽之的长河系列小说《青春》的第三部。《青春》自七十年代问世以来，销售量一直居高不下，1978年获吉川英治文学奖。

伊吹信介等一群充满正义感和青春激情的十几名大学生，组织了一个“白夜剧团”暂时离开学校去北海道巡回演出。他们要现取材现编剧现场演出，想以此来揭露社会的不公和政府的腐败，并唤醒人们的正义感，启迪人们的良知。然而，现实是严峻的；资本家勾结黑社会残酷压榨码头工人，市长靠黑社会支持参加竞选，报社受黑社会威胁不敢报道事实真相。这十余名大学生在与黑社会的斗争中阻力重重，在求生存的道路上伤痕累累。他们人轻言微，势单力薄。他们为正义而奔波，为生存而奔波，也为爱情而奔波。尽管他们遭毒打、被暗算、甚至女同伴被轮奸，但他们毕竟是蓬勃向上的青年。他们不气馁、不灰心、不沉沦，吸取了经验，了解了社会真实之后，决心回到学校换一种方式继续奋斗。

小说展现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日本当代社会画卷，也暴露了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之痛苦，更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一代的追求与挫折。伊吹一行所见到的，有为养活无父之子而卖淫的中年妇女，有为了吃饭而像机械一样默默劳动的搬运工，有遭强暴却只能忍气吞

声的少女。但是，这十几名为正义而疾呼的学生的行动却不能唤起他们与大学生们并肩战斗。“白夜剧团”的巡回演出在重重压力下失败了，他们不得不在风雪之夜悻悻地返回东京。但是，伊吹信介在离开北海道的前一天终于在一家夜总会找到了失散许久的女友织江，并且言归于好共同度过一个幸福的夜晚。

经受了各种折磨与打击的伊吹等人，终于认识了世界，变得更加成熟、坚强。北海道那白雪覆盖的远山，就像挡在他们生命行程中的铁门，矗立在那里。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要用自己的血和肉去冲破那无情的铁门。为此，他们可能还要经受多次失败甚至是绝望，但这是人生所必须的，所以，他们又“迈开坚实的步伐向前走去。”

目 录

目录

目

录

夜　航

震人心魄的重音掠过，那是汽笛的长鸣。它在傍晚的码头周围久久回响，随即便向冬季黑暗的海峡中消失而去。

周身的寒意使人寂寥却又增添了几分爽快。伊吹信介把脖子缩进灰毛衣的领子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他倚在甲板的栏杆上，遥望着渐渐远去的堤岸和码头。

渡船以惊人的速度前航。大海已经不是蓝色，而是深灰。海水沿着船身向后逝去，渡船泛起的白色浪花朝着逐渐缩小的青森港方向延伸，在港口那边仍然依稀可见的几盏孤灯闪耀在青森的街道。城市冰冷地横卧在夜幕之下。这时从脚下的船舱里不断传来大马达运转时发出的震动声。

这是一片出航时令人情绪消沉的凄凉景象。信介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不祥旅途的先兆。他把下巴深深地埋进毛衣领子里，身体再次微微地颤抖着。

“这次旅行能够一帆风顺吗？”

信介心想。

暂且放弃大学生活，与绪方他们远离东京毕竟是信介自己的决定。第二个学期尚未结束时他就离开了学校，打算在周游各地之后的次年春天，即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和新生们一起重新体验一次大学生活。

他的心里并非毫无踌躇与不安，不过最后还是同绪方约定好一起行动。并且从去年秋天到年底他和几位素未谋面的朋友尝试着过了几次集体生活。但那只不过是几次预演而已，绪方考虑的是真正的“演剧与生活的长征”这一近乎于梦想的宏伟计划。冬天先抵达北海道，然后沿着日本列岛渐次南下，于秋天到达九州。

就这样在新年到来之际，绪方和信介等一行人搭上了去北海道的青函（青森至函馆）渡船。此时此刻信介的内心异常兴奋，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仍痴痴挂念着至今依然杳无音讯的织江。

阿薰曾告诉信介说织江在札幌的一家酒馆里打工。正巧绪方率领剧团进行的这次巡回演出也计划从北海道开始。

“或许能在札幌找到她。”

信介闭上眼睛沉思着自己究竟为什么非要找织江呢。不会是所谓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情吧，那可太夸张了。当然或许存在感情的因素。

事实上，信介和织江已经发生过了男女关系。织江曾经清楚地表明她喜欢信介这样的男人。

然而信介对她的感觉却不仅仅如此，那是一种特别的依恋之情，其中既包含着友情，又有对童年时代两小无猜的怀旧，还有类似兄妹之间的手足之情。

信介用手指揉了揉就要被寒气冻住了的睫毛，想象着黑暗的海峡另一边那陌生的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织江。

“喂，伊吹，怎么了？”

有人轻轻拍拍信介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绪方站在那儿，海风拂起了他的长发。

绪方身穿一件厚厚的俄国式茶色天鹅绒衬衫，嘴上还留着小胡子。

信介觉得他的装扮酷似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过的“青年高尔基”。可见这身装束对绪方十分适合。

信介转过身背靠栏杆，望着绪方说：

“想想心事。都是由于接受了你的邀请，我们才来到了这种地方。”

“听你这口气，就像是被人贩子诱拐到马戏团的小子。”

绪方苦笑着说，

“马上要开会了，记住来参加，别迟到了。”

“知道了。”

绪方从衣兜里摸出香烟，划燃了火柴，一只手遮挡着，尽量不让海风把火苗吹灭，顺手点燃了烟，一股白雾蓦地朝大海飞去。

他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似地说：

“即将渡过海峡了，以后我们将告别日本本土，开始最初的旅程，这对我个人而言也将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旅行，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北方的海。”

信介扭过头来说：

“真有种莫名的恐怖，大海的颜色让人感到它那狂暴的意

志和盲目的激情。”

“我最担心海上起风，船一剧烈地摇晃，人就要晕船。”

“回船舱吧。”

“好的。”

信介和绪方从陡直的舷梯上并排下到了船底，十一名参加这次巡回演出的伙伴正等在那里。

船舱处在渡船的底部，旅客们也就杂乱地散居在这间低矮、宽敞的屋子里，有人头枕包裹横卧着，有的一家人围成一圈吃着盒饭。

船舱内空气污浊，飘荡着一股难闻的异味儿，令人觉得与其说是在客舱，不如说是到了难民收容所。

信介并不讨厌这里的气氛，甚至还能让他回忆起许多往事。客人们使用的语言带有浓厚的东北口音，在九州长大的信介并不能完全听得懂他们说的话。

不过这间船舱里充满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和杂乱无章的氛围，令他回想到了曾经在筑丰时的山间生活，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变得心境平和。

墙边的一个角落里有十几个男女青年坐在一起，他们看到了绪方和信介走下来，其中的一个人举起手示意他们所在的位置。

这个青年一口洁白的牙齿，面容削瘦，那对浓黑一字眉尤其引人注目。

他叫那智章，是法语专业的学生，也是大学生剧团中一位相当著名的人物。最先响应绪方号召的就是他，在这次巡回公演中他成为演员阵容中的主将。

“来晚了，干事。”

那智章微笑着对信介说。

信介还不习惯别人称他作干事，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发觉那是在叫自己时，便似应非应地点点头，坐在了那智章的旁边。

绪方把香烟捻灭在烟灰缸里，环视了一下坐在他周围的伙计们。

“那么会议就开始了。本来我担心从上野车站到乘船的这段路上弄不好会有人掉队，幸好大家都是平安地离开了本土。我们这次旅行不仅在校内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引起了有关的大学生剧团和全体文化运动同仁的关注。这并非是自我吹嘘，以往的戏剧创作方式是把事先编排好的节目单方面地展示给观众，可我们要在这次旅途中创作出像样的新作品来，并把它带回东京。我们这种划时代的戏剧长征的第一步，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生活，再一边演出。不过我们现有的资金仅够应付单程的旅费，因此必须先从赚钱开始。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至今一直依靠父母的资助来演剧的，今后我们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现在还难以预料我们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甚至不知道我们能否顺利地返回东京。弄不好大家会沦为集体流浪者被迫逃回去。既然大家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从上野站乘上了慢车，现在又乘坐青函渡船横渡津轻海峡，那么希望各位能够不违初衷，一起团结奋斗直到来年春天，以上就是我要对大家讲的。”

绪方时而用手理一理额前的长发，一字一顿铿锵有力地讲述着。他尽可能地不使用华丽的词藻，努力用直率的语句来表达。所以他那一番气势恢宏的演讲并未让人觉得其中有多少幼稚的大道理。

这大概体现了绪方的某种品性。

剧组的年轻人有的抱膝，有的晃腿，有的还剥着桔子皮，但都在认真地听着他的发言。

绪方四下看了看接着又说：

“还有关于给剧团起名字的事，过去一直悬而未决，今天晚上我们把它确定下来，好吗？”

“还是有个正式的名字好，我已经想好了一个。”

那智章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高声说。

绪方说：

“我这儿也有一个，谁还想出了其他的名字也都说出来吧。请大家自由讨论，船开始摇晃了，如果不认真地商量一下，可就要晕船了。”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这时一个圆脸的小个子姑娘举手要求发言，她梳着刘海儿短发，看上去像个男孩子，信介只知道她是表演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岛京子。

“叫犹大剧团怎么样？”

“犹大？”

“不好吗？”

“什么意思？”

绪方问道。

岛京子有点不好意思似地缩了缩脖子说：

“今天的与会者共有十三个人，恰好今天又是星期五。”

“那么我们中间谁会是叛徒呢？还有，基督又是谁……”

那智章略带讽刺似地说。

岛京子的脸上已有些绯红，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这个名字顺耳才说出来的嘛。”

信介搞不懂十三人，星期五和犹大有什么联系，他以前从未读过圣经，对基督教的知识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看见绪方赞许地点着头便带有些许内疚的心情自言自语：

“取这种外国名字好吗？”

“而且会让人误解为我们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传教的剧团。”

旁边有人插话。

“我们还真有点这个意思。”又有人打岔。

大家都放声大笑起来。

“叫‘放浪座’怎么样？”

“让人感到有些古典的浪漫主义色彩。”

“那么‘漂流’剧团呢？”

“这个倒不错，可惜缺乏吸引力。”

“十三人游击队呢？”

“太做作了。”

“大众剧团如何？”

“有点儿盛气凌人的感觉，叫人受之有愧。”

大家各抒己见。

信介也在琢磨着有没有什么好名字，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伊吹君。”

那智章招呼信介，

“作为剧团的干事，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是啊。”

信介也正想要说点儿什么,可是突然从自己嘴里冒出一句话来,连他也觉得好笑。

“就叫矿山剧团好不好?”

大家一哄而笑。

信介苦笑着挠了挠头说只是开个玩笑。

那智章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

“那是因为伊吹干事是筑丰人嘛,北海道也有不少煤矿,说不定这个名字能行,只是有些俗气,过于大众化。”

“这个不算数。”

信介摆摆手,

“那只是随便说说而已,那智,你考虑的名字呢?”

那智章点点头,面带几分得意的神色,理了理头发说:

“就叫白夜剧团吧。”

“嗯,不错。”

“现在日本所处的状态正所谓是相对稳定时期的虚假的和平与繁荣,也就是说看似白昼实是黑夜,为了表现这一时代特征,反映出等待即将到来的黎明之意,我想起了白夜这个名字。”

那智章像事先准备好要进行答辩一样地侃侃而谈。但他这种生硬的表达方式却令信介感到有些幼稚和压抑。

信介心想:这家伙真能说大话呀。

看看周围的伙伴们,大家都对这个提议表示欣赏,互相点着头。

“陀斯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小说就叫这个名字。”

信介说。他并没有读过这部名著,只是知道书名。

“白夜剧团。嗯。”

绪方连续重复了几遍，点点头说，

“不错嘛，怎么样，弟兄们。”

大家围绕着绪方的表态开始各抒己见，继续进行着热烈的讨论。

这时信介觉得船身大幅度地左右摇晃，起来，外面起雾了，渡船发出沉闷的汽笛声在夜色中前行。

信介感觉自己即将踏入一个崭新的生活经历之中，心情随之豁然开朗。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剧团的名字最终定作“白夜。”其间也曾有人说这个名字过于文学化，但终于在那智章的极力说服下被确定了下来。

船舱里已是一片寂静，会议结束后，大家各自躺下，有的用报纸遮住脸，有的俯卧着，都已进入了梦乡。

信介和绪方并排躺下，他闭了会儿眼睛，却难以入睡，绪方的鼾声富有节奏感地与马达声重合在一起。

信介起身四下望了望，几乎所有的人都已横卧而睡，船身依旧缓缓地摇曳着。

“睡不着吗？伊吹君。”

这时传来了说话声。

信介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一看，原来是岛京子。

她睁着眼睛躺在那边，头枕着一只提箱。

“这么缓慢地摇晃着可真讨厌，反正要摇晃不如摇晃得厉害点儿。”

“我想起了去年洞爷丸号遇难的事。”

信介说。

去年秋天台风北上，青函渡船洞爷丸号失事，船上的大部

分乘客丧生。

信介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想起在报上看到的洞爷丸号翻船的照片,他立刻觉得不安起来。

“大伙睡得可真香啊。”

信介说。

岛京子点点头,抬眼看了看周围的人。

“在从上野到青森的夜行列车上,我们在过道上又站又坐的,都累死了。”

“明天就要到函馆了,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伊吹君是初次来北海道吗?”

“噢,我是在九州长大的,从东京往北走这还是第一次,你呢?”

“我上高中时就来过好几次了,那儿的城市到处都是鱼腥味儿,灰尘也很多,不过倒是充满了渔港所特有的生气,我很喜欢。”

信介只是从书本和明信片上了解过一些函馆的事。在他想象之中,那里有特拉比斯教会的修道院和斯拉夫风格的教堂,还有静静的山岗俯视着港湾,二者相映成趣,一个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城市。

所以他对岛京子的话感到很吃惊,便问道:

“函馆不是这样的吧?听说在日本,函馆是最早与外国有过往来历史的现代都市”。

岛京子坐了起来,用手捶打着脑后说:

“我去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墨鱼味,心情很不好,我是一个连花粉都会引起神经过敏的人,在那儿可真是不适应。”

“是吗?总之不去亲眼看一看是不能够妄加评论的。”

“这倒也是。”

此后，岛京子沉默地目视着天花板。

信介望着她那尚存稚气的面颊，心想她究竟是怀着 什么样的心情参加这次旅行的呢？

“有蜘蛛。”

突然岛京子小声地惊叫着。

“蜘蛛？ 在哪儿？”

“瞧，在天花板上。”

“那是影子吧。”

“不，是蜘蛛。”

她害怕得双手抱在胸前，猛地扑在了提包上。

信介仰视着天花板上那黑色斑 点似的暗影，奇怪地注视着岛京子异常恐惧的表情。

尽管她的身体尚未发育成熟，但已经刺激到了信介的男性本能。

信介起身走过去坐在她身旁。

“别怕，瞧，已经看不见了。”

信介把手轻轻放在岛京子的背上想以此安慰她，这时她那上衣里的身段柔柔地激动着信介的掌心。

信介不由得把手抽了回去，心想这女孩或许是在故意挑逗我吧。听说她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不过，她看似幼稚，却也不失娇媚。

船舱里一片黑暗，隐隐传来客人的鼾声和窃窃的私语。船身缓慢而大幅度地摇动着。

信介的心情异常爽朗，倾听着雾笛的长鸣。

他想：这次旅行能否顺利地继续下去呢？

信介的视线从岛京子那丰满得如同果实的上半身隆起处移开，随后站起身来，此时从他脑海里掠过的却是织江那张白皙的面孔。

他从熟睡着的客人中间穿过，登上了到甲板去的舷梯。因为裤子里那不知不觉起了变化的下身，搞得他实在是夜不能寐了。

新的明天

冬季的天空映照在北国特有的清澈光明之中，海风寒冷刺骨，码头上卸货的工人们精神抖擞地劳作着，冰雪覆盖的道路上，一辆在本州绝无仅有的马车满载着蔬菜缓缓前行。前方，函馆山的雄姿跃入眼帘。

尽管这里较本州格外地寒冷，但因位于北海道南部，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则多少给人一种明快之感，据说这里的降雪也在逐年减少。

绪方和信介从两幢红砖砌成的老式仓库中间穿过，来到了宽阔的大路上，随后向左转，继续步行着。

绪方思索着说：

“应该是这一带吧，我也是第一次到函馆，弄不大清楚。”

信介和绪方站在道旁，掏出备忘录看，看着那上面用铅笔勾画的略图。

“过了仓库向左转，一定没错。”

“目标是一座三层的白楼。”

“附近哪儿有与之相似的建筑呢?”

“谁知道。”

两个人正在四处寻找北洋报社的函馆分社。

昨天他们在青森乘坐渡船于傍晚抵达函馆之后,便立刻打电话给报社,询问了那里的地址。

据说绪方哥哥的一位朋友在那家报社当记者,看来绪方到北海道后决定首先拜访的就是这个人。

“对不起……”

绪方向一位过路的中年妇女颔首示意,彬彬有礼地询问北洋报社函馆分社的位置。

“北洋报社,就是对面那幢楼房呀。”

“多谢。”

绪方挠着头,苦笑着对信介说:

“听说是一座三层的楼房,我就以为一定是座现代化的建筑。”

“那幢楼不是白色的,准确地说应该是不太干净的灰色。”

远看着中年妇女指给他们的那幢楼房,两个人惊异地缩了缩脖子。

这是一幢已经有些倾斜的木制建筑,怎么看也不像是报社。仔细再看,那里果真挂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上写“北洋新闻函馆分社”。

“北海道新闻或北海泰悟士还略有耳闻,北洋报社这个名字可是从未听说过。”

“总之去看看吧。”

两人穿过大街,向这座破旧的木制三层楼房的门走去。虽

说是三层楼，可实际上是在二楼的顶上加了一个看似了望哨的小塔。

没有玻璃的窗子上糊着旧报纸，这更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

绪方大声对收发室的老人说：

“拜托您找一下社会部的西泽洋平先生。”

那位老人一边朝眼镜上哈着热气，一边懒洋洋的回答道：

“西泽？他不在呀。”

“怎么会不在呢？”

“他总是早上一起来就到‘丸玉’去喝酒。”

“丸玉？”

“对，噢，就是那个门前挂着破灯笼的那所大众饭馆，去看看吧。”

“他目前仍在报社工作吗？”

“还在这儿干。”

收发室的老人想了一下又对两人说：“西泽现在还没喝醉，可以去找找看。”

绪方抱着胳膊说：

“丸玉饭店是吗？看来他是位豪杰了。”

“你没见过他吗？”信介问道。

绪方点点头，苦笑着说：“这还是初次见面。”

“虽是哥哥大学时代的好友，我却和他素不相识。我说想去北海道，哥哥便给了我一张介绍信，说有事可找函馆的西泽商量。”

“那么，去看看吧。”

两人离开北洋报社，来到那家小酒馆门前。门口悬挂着的

灯笼已经变成了茶色，他们推开玻璃门向里窥视。

原来这是一个只能坐五个人的极其狭窄的柜台式饭馆，黑板上的菜单里写有挂面、炒饭、炒菜等。

天棚被油烟熏得又脏又黑，在散发着大蒜味的柜台里，一位气色不错的十五、六岁的女孩，身穿白色工作服，正在洗碟子。看见绪方和信介，脸上露出了惊奇的神色，但马上低声说："请进。"

"西泽先生来了吗？"

绪方问。

"洋平吗？来了，刚去了厕所。"

绪方回头看看信介，使个眼色示意他坐到柜台那边去，信介坐到木椅上，抬头望着黑板上的菜单。

"我肚子饿了。"

"快十一点了，虽说早了点，我们在这儿吃午饭吧。"

"行啊。"

绪方和信介要了两份最便宜的炖杂碎客饭。

"二位是洋平的朋友吗？"

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孩飞快地扫视了他们一眼，问信介。

"不是。"

"那是什么关系？"

"找他有点儿事。"

"噢，不过要找他讨债可是白来呀，他连报社的薪水都预支了好几个月的，你们还是死了心吧。"

少女麻利地说着，又哐啷一声把两只水杯搁在他们的面前，又着胳膊用断然的口气说：

"还是回去吧，他在我们店也赊了不少帐。"

绪方和信介面面相觑地缩了缩脖子，看来女孩好像把他们错当成来找西泽讨债的了。

绪方问：

“听说西泽一早就在这儿喝酒了？”

女孩点点头，又认真地说西泽有时也从中午开始喝。

“可是，洋平是个好人。大家都喜欢他，他工作也很能干。”

她似乎对西泽抱有好感，总是用袒护的口气说他。

这时，柜台里面的一扇门嘎吱地打开了，一位看样子好几天没刮胡子的中年男子嘴里叨咕着什么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儿的厕所真是的，店这么小，至少厕所要弄得宽敞一点儿吧，我这人前面一有东西碍事小便就解不出来。”

他看见柜台前面并排坐着两个人，便极其自然地举起手招呼了一声。

看上去他的年纪在 35 岁左右，缺少油脂的长发里明显地夹杂着不少白发，灰色的旧西装里胡乱地系着一条领带，站在那里连裤子拉链也忘了拉上。他身高体壮，浓眉，厚嘴唇，轮廓分明的下巴给人以男子汉特有的印象，唯独那双眼睛让人觉得十分亲切，微黑的脸上带有几分红晕，看样子他已经喝了许多酒了。

“您是西泽先生吧？”

绪方站起身来正欲寒暄一番，可那个人摆了摆手坐在柜台前什么也不让他说。

“我知道你就是绪方正颜的弟弟，你哥哥给我来过电话。”

他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水，又向柜台里的女孩要酒。

“不给了。”

“不是我喝，是给他们的。”

“我们没关系。”

“没关系就喝吧，这就如同初次见面时要互饮一杯英国啤酒的礼节一样。”

他从里兜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用手理平，交给了绪方。

“北洋报社的西泽洋平，总是醉醺醺的三流报社的酒鬼记者。”

“我是绪方，这位是我的朋友伊吹信介，暂时担任我们剧团的干事。’

“噢。”

西洋点了点头。

“你长得酷似你哥哥，我一眼就看出你是绪方的弟弟。”

“嘿，酒来了。”

女孩把斟满啤酒的酒杯放在两人面前，西泽点头说行了，自己又端起装水的杯子，以目示意二人日后多加关照。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是收发室的老大爷告诉的。”

“唉，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比报社还要长。”

西泽爽快地笑起来，又对柜台里的女孩说：

“是吧，登美。”

女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对绪方和信介说：

“有的人一天要来这儿一次，不过大都被我赶走了。”

“登美是我最好的同情者。”西泽说。

被称作登美的女孩探起身子询问信介：

“同情者是什么意思？西泽说同情者是情人的意思，真的吗?”

“这个……”

信介一时难以回答，回头望着绪方。

绪方笑笑说有时也用作这种意思。

女孩娇嗔地说了声讨厌，羞涩地瞪着绪方。

西泽在一旁高声说：

“同情者一词来源于英文中的 Sympathy，取自同情和共鸣这一类词。不是常说怜悯一个人反倒会为他倾倒吗？所以同情者也就可以说是情人。登美就是我可爱的同情者。懂了吧？懂了就再给我倒上一杯。”

信介在一旁听着西泽和那个女孩的谈话，心想，这个人还蛮有意思的。

稍过片刻，西泽洋平放下杯子，一本正经地说：

“那么，二位有何贵干呢？”

信介和绪方点燃了香烟，绪方转过身面对西泽，语词也随之变得郑重起来：

“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的这次旅行是为了创造全新的划时代的大众戏剧运动……”

绪方口齿伶俐地介绍着自己的想法，西泽则默不作声，偶尔点点头，听着绪方的介绍。

“啊，我预料到了可能是这样的事。”

绪方话音刚落，西泽便平静地表示说：

“简单说就是一边干活一边创作戏剧的意思吧。”

“嗯，就是要将自上而下进行的戏剧活动转变成截然相反的自民众一方发起的形态。同时也打算把从中央到地方的活动形式颠倒过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现在的学生戏剧是建筑在知识分子不现实的优越感之上的，所以我们这次从校园带

来全部的剧目，并非是为了到地方进行巡回演出，而是为了将戏剧从地方民众中间带回校园。”

西泽说：

“我极不擅长听人讲这些生涩的大道理，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就会思维混乱，不过听起来你的想法好像没有什么不对的。”

他沉默了片刻，又点点头说：

“好，意思我懂了，那么究竟要我做些什么呢？具体点儿说。”

“请您帮助介绍工作。”

绪方说：

“我们一行共有十三个人，昨天乘渡船到达函馆，昨晚是在车站过的夜．首先需要解决今晚的住处，而且我们不想找旅馆，只要便宜能住的地方就行。然后我们必须马上工作。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札幌，那里工作已经安排好，我们打算先在函馆住些日子。”

“懂了。”

西泽歪头吐了口烟，然后慢条斯理地问：

“你们多少带了一些钱吧？”

“嗯。”

绪方点头称是。

“也有像这位伊吹信介一样分文未带的穷学生，但大多数人都还依靠父母生活。其中有的接受父母的经济支援，有的辞退工作领取了一点退职金，不过我们决定把这些钱暂时全部充作剧团的经费，所以今后我们想尽可能地不动用公款，而是自给自足地去旅行。”

"学生真好啊，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西泽说，这并非是讽刺，其言语中充满了怀旧的意味。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刚才说过，十三个人。"

"有女生吗?"

"女生五人，男生八人。"

信介回答。

"其中有身强体壮的，能当码头工人；也有顶多能刻一刻腊纸的白面书生。"

"好，我帮忙。"

西泽欣然应允了。

他一直神思敏捷地与绪方、信介交谈着，让人感觉他早已从刚才的醉意中清醒过来，一下子变为一名精明强干的记者。

"首先要把每个人的特长、年龄、工作能力，以及女生能从事什么工作，按 ABC 的顺序列出来，今晚如果能将资料给我，明天我就可以到熟悉的店铺去打听打听，还有亟待解决的住宿问题，报社后面有一家对失业船员开放的小旅店，住在那里怎么样？听说大房间才一百元，要是集体住宿的话，还能再便宜些。"

"是一晚一百元吗？吃饭怎么办呢?"

信介问。

"对了，你是干事。"

西泽建议：

"饭就在'丸玉'店吃吧，价格便宜就行，十三人的伙食，缩减一下费用，可以吃得很节省，怎么样，登美能行吗?"

"我还要和父亲商量一下。"

“怎么，把小鱼虾和炖杂碎这些残羹冷炙适当地烩一下不就可以吗？只要有营养就行。”

信介笑着摇了摇头，说：

“残羹冷炙可太过分了，保证每个团员的健康也是我的职责呀。”

“那好，一言为定。”

西泽又说要去给各处打个招呼，于是立刻站了起来。

“今晚八点，你们再到这里来一趟。”

说完他全无醉意地迈着稳健的步伐离开了饭馆，绪方目送着西泽的背影惊异地说：

“他真是个奇怪的人。”

这时登美问：

“你们真的打算住在这里吗？”

绪方回答说：

“是的，不过并不打算在这儿安家，我们打算边打工，边探索一下剧团今后的方向。”

登美又说：

“我给你们做价格便宜又富有营养的饭菜。如果西泽能和你们一起干些事，一定会变得不像现在这么嗜酒了。”

“你的确是西泽先生最好的同情者呀。”

登美的脸本来气色很好，经他这么一说，蓦地一下羞得满面通红。

“内地来的人，动不动就嘲弄人，讨厌。”

“随你说去吧，杂煮套餐还没好吗？”

“糟了，我都给忘了。”

“太不应该了。”

信介一边听着绪方和登美的攀谈，一边独酌着杯子里剩下的残酒，他想：即将开始一种全新未知的生活了。自己将会在这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之中体验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新生活。

一想到这些，霎那间，仿佛有一种轻微的战栗传遍了他的全身。

初试艰辛

午休的笛声响了，拉长的声音顺风从大街上传到了港口这边。

码头上装卸货物的工作与笛声同时停止，卷扬机的作业声与铲车的轰鸣也安静下来了。早晨七点就开始了的装卸工作的前半部分终于结束了。

“唉，终于要吃午饭了。”

绪方把扛在肩上的沉重的纸箱一下子扔在地上，直了直腰，他用一条脏毛巾擦干了额头上渗出的汗水，一个劲儿地喘着粗气。

“真受不了，箱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重得累死了。”

“像是高筒靴。”

信介也同样抽动着肩膀喘着粗气说：

“当搬运工嘛，我事先也想到会是很重的体力活，不过这么干可真是吃不消。”

“我腰间的骨头都要累断了，这样下去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一周。”

“今天是第三天了，或许这是最难熬的时候。”

信介迎着海风长叹了一声。凉风吹打在汗津津的身上，给人一种快感。

风中夹杂着海水的腥味，大海在阴云的笼罩下延伸到黑沉沉的远方。

远处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几艘冒着黑烟缓缓移动着的货船。

“唉呀，真够呛啊。”

另一个伙伴岩井朝绪方和信介歪坐的地方走过来，大声说道。

岩井裕三是第二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参加这次旅行的人中间，他是比较有特点的。乍一看，谁也想象不到他是文学系的大学生。宽阔的肩膀，厚实的胸脯，短而粗的脖子，如同黑人一般健壮的肌肉，脸色很好，小眼睛一笑就眯成一条缝，褐色的嘴唇，宽下巴，满口像马一样整齐而又略微泛黄的牙齿。

据说，他在高中时代是棒球队的正式选手，曾作为捕手参加过甲子园的全国联赛。

他留着短短的平头，头上还缠了一条白毛巾，下身穿一条黄色裤子，脚蹬一双日本式套袜。

这么冷的天，只穿一件薄毛衣。这身装束，着实使他带有几分资深的专职搬运工的架势。

“我可不是知识分子”成了他的口头禅，事实上，他虽然是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却从来没读过《阿 Q 正传》和毛泽东的

《文艺讲话》。所以这话对他很合适。

岩井皱着眉头，用拳头捶着腰哀叹道：

“无论怎么说，从七点到十二点不间断地干活，可真有点吃不消。还有，让正式的搬运工背轻箱子，让我们这些打工的干最重的活儿，究竟是怎么回事？简直是南方奴隶的待遇，是吧？”

“就是嘛。”

信介和绪方随声附和着。

那个北洋报社的西泽洋平以极快的速度给他们找到了工作，这实在不容易。

但却没有想到是这么重的活儿。岩井和信介还可以应付，身材比较单薄又没干过什么重活的绪方可的确是难以胜任。

“你们在那儿磨磨蹭蹭地闲扯什么？”

忽然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长脸男青年走到三个人的背后，用手拍了拍岩井的肩膀。

“怎么把货物扔在这儿？笛声响了也甭想放懒，把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完了再聊你们的废话！”

“知道了。”

岩井搬起绪方扔在地上的箱子，把装着高筒靴的重物轻松地运到帐棚下面去了。

“你们快去领盒饭吧，再在这儿发傻可就领不着了。”

“皮夹克”朝信介和绪方傲慢地扬了扬下巴，然后摇头晃脑的走了。

“畜生，太狂妄了。”

岩井踱过来咋了咋舌头，吐了口唾沫：

“真像个无赖。”

绪方稍加思索后说：

“他像是一个关西人，关西人怎么会在这个港口如此得势？”

“我去领盒饭。”

信介丢下心里正在纳闷儿的绪方，向停在不远处的三轮摩托车跑去。

原来其他的装卸工都列成一队，从站在车厢里的年轻人那儿领着盒饭。

那人穿着带衬里的西装和三接头皮鞋，与电影里出现的流氓阿飞的打扮同出一辙。

信介伸出手来说：

“三份盒饭。”

“怎么要三份？”

“那边的两个人和我是一起的。”

“你要是独吞了，我可不饶你。”

年轻人恶狠狠地瞪了信介一眼，从纸箱里取出三份盒饭放在车厢上，推了过来。信介抱着盒饭又回到了绪方和岩井身边。

“哎哟，又是腌鲸肉和羊栖菜呀。”

绪方打开饭盒无奈地报怨道。

“还有这破米饭，是人吃的吗？”

“还能凑合嘛。”

岩井不解地看了看绪方那不快的面孔，以惊人的速度狼吞虎咽起来。

“喂，伙计，有烟吗，借一根。”

一个披着破号衣的矮个子走过来问道。

“有啊。”

绪方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递给了他。

“对不起。”

矮个子露出胆怯的讪笑，抽出一根夹在耳朵上，又抽出一根叼在他那缺牙的嘴上。

“借两根，好吗？”

“噢。”

“你们是打工的学生吧？”

矮子点燃了香烟，坐到信介身旁小声问道。

“嗯。”

“今天是第几天了？”

“第三天。”

“够累的吧。”

绪方说：

“干这种活真是累死了，简直想逃回家去，而且这样难吃的盒饭最让人无法忍受，还好，毕竟是免费的，也让人无话可说。”

“什么？免费？”

矮个子十分意外地看着绪方说：

“你们这是听谁说的？”

绪方也不解地说：

“倒是没听人说过，不过每天都有三轮车来送盒饭，也并没有收钱呀。”

矮个子吃惊地望着绪方，然后摇摇头吐了一口烟。

“你们的想法也太幼稚了，那帮家伙怎么会这么善良，那盒饭的价钱贵得吓人，你们被人算计了。”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岩井问道。他把粘在饭盒盖上的饭粒用手收拾起来，一粒粒地送进嘴里。

矮个子伸出三个指头道：

“一盒三百块，三百块哟，这一周的饭钱，在星期六领工资时就一起被扣掉了。那帮家伙强行介入进来，每周在货场结帐时，都是这么干的。”

“这盒饭一份三百元？”

岩井大声叫嚷着：

“这么说盒饭不是免费供应的啦。”

“那当然，而且你们与雇主商定工作时，讲好每天提供午饭的工资是多少钱了吗？”

“没有。”

“怎么样？”

岩井注视着绪方：

“太不像话了。”

绪方又问：

“你说的是真的吗？”

矮个子面带讥笑地说：

“是真是假，领工资的时候就真相大白了……你们一天赚多少钱？”

“讲好是一千元。”

“一千元啊，除去他们的 100 元手续费还剩九百，再扣除饭钱三百，套袜和毛巾的磨损费一百，那么真正到手的才五百元，这么卖苦力地干活可真不合算。”

三个人互相看了看都不说话了。

矮个子站起来小声说：

“不过到最后谁也不敢说什么，否则是要吃亏的。饭钱也好，磨损费也好，名正言顺地被刮走，还算是不错的。二战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工人的工资往往被工头扣去一半，剩下的也以赌博的方式给骗走，借钱吧又是高利贷。警方曾多次干预，但都无济于事。不久成立了工会，残酷的压迫才终于行不通了，因为工人整天宣传装卸行业的民主化。可是关西那帮家伙一来又……”

矮个子耸了耸肩，讪笑着说借了你几支烟啊，然后便离开了。

他刚走，那个穿皮夹克的人走近前来，疑神疑鬼地打量着信介和绪方，没好气地恐吓说：

“喂，大学生，刚才你们和那小子谈了些什么？”

绪方用眼神暗示了一下正要开口说话的岩井，回答说：“我们并不认识他，不过是来借了几支烟，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还给我呢？”

“不许在这儿乱讲话，背地里嘀嘀咕咕地说怪话，可没什么好处。”

岩井佯装迟钝地说：

“那么，大声说总可以了吧？”

“什么？”

“哎哟，你别总是吓唬我们，都是劳动群众嘛，应该和睦相处呀。”

“皮夹克”一言不发，用阴森森地目光紧盯住岩井。

岩井眯起他的“丹凤眼”，微笑着露出了小黄牙。

“皮夹克”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岩井裕三，你呢？”

“岩井，好。”

对方冷冷地重复了一句。他那混浊的眼睛直勾勾地依次看了看他们三个人，也没说什么便一摇一摆地走远了。

两只灰色的海鸥几乎擦着他的肩膀在低空盘旋着，又朝着大海一方振翅飞去。

绪方、信介和岩井三人俯瞰着港口和街路上若明若暗的灯火，登上了冰封易滑的宽坡道。

古色古香的砖瓦建筑，白色的西洋式馆驿，还有教会的尖塔，在傍晚暗紫色天空的映照下，更让人感受到几分异国情调。所到之处残留着积雪，孩子高声欢叫地嬉戏着。

位于函馆山中部的旧城区附近，到处都是信介过去从未见过的古建筑，四处流动的紫色的暮霭笼罩着大地，衬托出了某种高雅的氛围。

绪方在一座典雅的红砖建筑旁停下了脚步，自言自语道：

“这就是著名的俄国领事馆。”

信介环视着四周说：

“俄国式的建筑可真多呀。”

“是的，长崎曾是对中国开放的港口，与此相对，函馆也曾有过作为北方窗口的辉煌历史。”

信介不由得想起岛京子的话，自语道：

“比起筑丰，函馆算是现代化的都市了。”

他那些很快形成的关于函馆的知识使他认为，在日本，函馆和京都都同样是对新文化最为敏感的城市。

据说在日本最早建立气象台，最早有钢筋水泥建筑和电影院，最早接种牛痘的地方就是函馆。函馆仅仅晚于横滨，于1889年就在全市铺设了自来水管道，而札幌人饮用自来水那还是1937年的事。

与之相比，函馆可谓是遥遥领先了。

信介心里痒痒得很想把这些事告诉绪方和岩井，但终于忍住了。

三个人默默地走上了坡道，才走不远，他们便驻足在一家简易的小店门前，木质的 牌上用白漆清晰地写着“海鸥”。透过窗子看见室内灯火通明，不时还传来一阵阵男男女女的笑声。

“就是这儿。”

绪方回头看了看信介和岩井，点点头便推开了门，从屋里冒出来一股热气，待仔细一看，室内的设备十分简陋，只有柜台和靠着墙边的几把椅子，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已经有三个年轻人坐在柜台前，高声谈论着什么。

“唉呀！”

其中的一位女孩子看见信介他们，惊讶地喊了一声，原来是“白夜剧团”的成员之一岛京子。

一位中年男子把玻璃壶放在柜台上煮着咖啡，看见他们三个走进来，低声说了句：

“欢迎光临。”

他头顶贝雷帽，身着俄罗斯衬衫，一派当地文人的风度。这位看似有些神经质的男子嘴里衔着一只水手式烟斗，一努下巴示意他们在柜台前空椅子处坐下，然后毫无表情地把装着水的杯子摆在他们面前。

岛京子介绍说：

"老板，这几位是我的朋友，请多关照。"

"噢。"

被唤作老板的人惊讶地看了看他们三个。

"你们三个也是来自东京的剧团成员吗？看上去却像是土木工或者搬运工。"

岩井一口喝干了杯中的水，笑着说：

"是搬运工，而且是真格的搬运工。"

绪方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寒喧道：

"我是剧团的负责人绪方，通过北洋报社的西泽先生向贵店提出了不少非份的请求……"

"哪里哪里，我反而获益非浅，啊，今天是第三天了吧？小京很能干，在年轻人当中人缘也极好。在柜台前坐着的那几位一直赖着不走，别的客人也难以光顾，真让人为难啊。"

老板衔着烟斗，很快地说。

"各位请慢慢坐吧，是要咖啡吗？"

"不，今晚只是来拜访您的，我们可是一个经济窘迫的剧团。"

"哪儿的话，一杯咖啡我还是请得起的。"

岩井点点头说：

"老板真是个好心肠。这地方还能够有理解艺术活动的文化人，这使我们信心倍增。看这店名'海鸥'起得就不落俗套，这是借用果戈里的一部戏剧的名字吧。"

"不是果戈里，是契诃夫。"

老板微笑着给显得有些慌张的三个人倒上咖啡。

"你们也在打工吧？做什么？"

“西泽先生介绍我们在码头工作。”

岩井说：

“我说过了是当搬运工嘛，已经累得全身骨节酸痛了。”

“那可够受的。不过这个工作赚得多吧？”

“这个……”

岩井对老板摆了摆手，把当天中午听到的事儿告诉了他：

“并不多，一天工资一千元，而真正拿到的是五百元，才五百元啊，那种盒饭还要卖到三百元，‘丸玉’店里的登美小姐做的晚饭，每餐只要五十元，还都是极富营养的‘豪华菜单’。”

“这是合法的讹诈，我们家乡也属于关西黑社会组织的势力范围。他们的手段极其卑劣，无产者中间竟出现了用这种方式剥削人的败类。决不能置之不理。”

绪方的语词显得有些激动：

“关西这帮家伙！”

老板突然低声说：

“听说神户方面的一个很大的黑社会组织最近加入到了一些装卸行业之中，总之在他们的世界里仍旧通行着封建式的人情和规矩。”

柜台边的客人们静静地听着绪方和老板的谈话。不一会儿，其中的一个人压低声音说：“那伙人可真是做尽了坏事呀。”

这时信介突然说：

“你们知道压迫之山这句话吗？”

“压迫之山？从未听过。”

“就是不拿工人当人对待的山。筑丰那一带的人都这么说。小时候常听到附近的阿姨们说，那里的山是‘压迫之山’，

看到那帮家伙管理工人的野蛮行为，我便突然想起了这句话。”

岩井说：

“换个话题吧。这么下去咖啡都没味了。”

在咖啡的阵阵香浓之中，他眯着“一线天”的眼睛，双手把住杯子，一点点地大声呷着。

“啊，好香。”

“一杯美味的咖啡，美妙花季的梦想。”

岩井五音不全地哼起了一首怀旧的流行歌，坐在柜台前的一位女客人，使了一个滑稽的眼色。

“岩井君真讨厌，总是唱流行歌，把店里的气氛都给破坏了。”

岛京子看似有些惊异。

岩井一缩头：

“什么，噢，那就来首俄罗斯民歌可以吧？”

“咦，岩井君居然会唱这样的歌！”

“别小看人。”

岩井起身把双手放置在胸前，用颤音吟唱了起来。

卡秋莎，多么可爱，那离别的酸楚……

店里的客人一齐和着，老板的脸上露出几分困惑不解的神色，讪笑起来。

户外传来一阵狂风的怒吼。炉子给烤得通红，上面的大水壶像蒸汽机车似地吐出一股股白色的水蒸汽。

信介此刻心想：北国的冬季也并不令人沮丧。

他在渡船上感受到的不祥预兆，现在已经消失得不见踪影。虽然身体早已疲惫不堪，但信介的心中却充满着一种久违了的满足感。

在寒冷的地下室

经西泽介绍，在港口的搬运工作已经干了 五天，信介和绪方的身体也逐渐开始适应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

第三天前后的确是最难熬的时候，岩井有一付连专职搬运工也较之逊色的 好体格，从一开始就是一派满不在 乎的样子。而信介和绪方还不行，全身关节疼痛，早晨起床时总是不由得发出阵阵的呻吟。但过了第五天就变得轻松多了。工作依旧那么辛苦，不过在间歇时能够忙里偷闲地开开玩笑。

看得出绪方在有意识地努力接近其他的搬运工。

起初那些人对信介和绪方他们摆出一付漠不关心的姿态，或许是一种本能的戒备的心理在作怪。随着岩井、绪方和信介逐渐习惯了搬运工作，那些人中有几个好奇心强的便开始和岩井、绪方搭话 了。

只是他们的话题仅仅停留在无关紧要的闲谈和介绍个人经历上面，每当绪方迂回谈到一些关于码头上装卸行业的机

构和关西暴力团的事时，他们就会流露出不安的神色，慌忙走开了。

也有人曾低声劝告：

“你们干差不多了就快点离开这个港口吧，这儿可不是你们学生的久留之地呀。”

他们似乎早已知道绪方等人是从东京来此打工的大学生。

“绪方，你考虑什么问题呢？”

一天午休时，岩井一边用手巾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询问道。

“怎么这么问？”

“俗语说得好，猫和女人不叫自到。嗳，你要是想接近那些工人，就不应该过于主动。依我的经验，农民与工人一向胆小怕事，若对他们置之不理，他们反而会来接近你。耐心地等待才是聪明的作法。”

“是吗？我觉得未必是这样。你的思想中有一种不信任民众的倾向。”

岩井露出黄牙，啧啧地咋着舌。

信介在一旁倾听着二人的对话，他觉得岩井的想法似乎更为现实。虽然他心里知道绪方说的没错，但却感到有些虚无飘渺。

这时岩井改变了一贯的口吻郑重其事地说：

“过于理想化地相信民众，不过是知识分子自我陶醉的真实反映。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所以十分了解所谓人民在历史的压迫下是如何形成自卑意识的。”

这一番富有哲理的话仿佛不是从平时岩井口中说出来

的。信介对此十分惊讶,他心想,也许我小看他了。

稍过片刻,绪方又说:

“这个我懂,但我感觉你只是观察到了民众表面上的一些缺陷,即便假设他们是自私而又缺少勇气的,那么造成这一切的责任应由缺乏人性的统治阶级来承担,而不应该批判农民与工人。”

“问题不是讨论谁对此负有责任。我是说不该在观念上对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人心存幻想。”

岩井反驳说。

“这并不是幻想呀。”

绪方抑制住即将变得高亢的声音反驳岩井道:

“我只说从一开始就以不信任他们的眼光看待他们是错误的。我并不想把民粹主义者[①]和白桦派[②]的理想主义搬过来强加给当代的民众。我认为透过工人和农民那种不信任别人与自私的表面现象,一定能够接触到更深层次的实质性问题。把人看得一成不变是错误的。由于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现实的影响所引起的民众力量难道不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吗?”

岩井很坚定地说:

“这么说,你是从辩证法的角度认识民众的存在喽。道理确实如此,不过说实在的,我认为平民也好,大众也好都是愚蠢和懦弱的。我的这种想法不会改变。”

绪方的目光从岩井身上移开,缄口不语了。

岩井的话里有种目空一切的分量,那是凭学生间惯用的

---

① 民粹主义者: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② 白桦派:日本大正初期,以文学杂志《白桦》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作家们。

一套理论所难以说服的。他的思想带有引人的魅力，无论绪方如何从理论的角度加以说明，都无济于事。

在一旁听着绪方和岩井的争论，信介心想，我对这些是怎么看呢？自己又是如何理解民众，对他们持有一种什么态度呢？

遗憾的是，在信介的头脑中还没有一个像绪方和岩井那样对民众的比较清楚的印象。

“我不属于民众吗？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就已经游离于民众之外了吗？”

信介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定义的著名古典文句。

“……他们除了身上缚着的锁链，不会再失去任何东西。”

信介思索着，那么我拥有什么呢？

土地？我一寸也没有，生父和继母别说是自己的土地，连块墓地都不曾拥有。

房屋？我生在矿山的工人住宅、长在别人的家里，寄人篱下，如今却连栖身之处也没有。

至少在物质上我没有任何能够失去的，信介心想。因此我也是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的一员。虽然身份上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大学生，但是我只能依靠劳动生存下去，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难道不可以说我就是民众的一份子吗？

听到绪方和岩井的辩论，信介想了许多。

道理上的确如此，但其中也有难以理解的地方。自己毫无疑问是民众的一员，但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觉得自己游离于民众之外。

“伊吹，你怎么想？”

岩井忽然问道。

信介应了一声，他想要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语言。

“我也不太明白，只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民众既在我们之中，又在我们之外。”

他想尽量使用华丽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让人有些急不可待。

“民众既不愚蠢，也不睿智，既非勇敢，也非懦弱。他们始终表现着其本来面目，但我想问题并不是要确立民众的性质，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他们。”

岩井干脆地说：

“这真是优等生的回答呀。那么你说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这莫名其妙的民众呢？”

“拿我们的事来说，可以吧？”

“当然。”

“那就是同他们并肩战斗。”

“说得具体一点。”

“譬如说盒饭的事。那样的盒饭硬卖给我们还要收三百元，我可不能就此罢休。扣除毛巾、套袜的磨损费一事先前也不知道。当前，我们的斗争应该从拒绝再买高价而又难吃的盒饭开始，因为这既是在那伙关西人手下干活儿的码头工人们的事，同样也是我们的事。”

“对，我考虑的也正是这个。”

绪方在旁边插上一句。

“噢，是这么回事。”

岩井也点点头，拍了下手，

“不过要介入这件事，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呀。”

“那是自然。”

岩井分别看了看绪方和信介，接着又说：

“我想讲的就是这件事。你们的想法我能够理解，不过我们最终注定是要被孤立的。工人们也只能一时和我们站在一起，然而在斗争中恐怕会遭受那帮家伙的打击，有的人就会中途背叛。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了。我已经预料到了这些。可以说我们好比在美国西部流浪到开拓者部落去的枪手，无论结局胜负如何，事情一旦结束，民众就会重新渴望安定，并对引起骚乱的人敬而远之，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去。要是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那不妨试一试。”

“明知道将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却敢于挑战，这不正是体现了人生的意义吗？”信介说。

他似乎理解了岩井的感受，可内心意识到唯有敢作敢为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

“那好，总之大家都决心大干一场，既然这样决定了。就需要制定一个具体的方案。今天晚上全体成员开会。”

绪方说。

这时，午后开工的笛声响了。几个男人向东一群、西一伙的工人们走去，嘴里吆喝着。他们是承包这次装卸任务的工头的爪牙，为了监督工人干活儿，总是在旁边瞪着眼睛走来走去。

绪方低声告诉信介：

“那家伙来了，快站起来。”

老是在远处注意着他们的那个穿皮夹克的长脸家伙走了

过来。

当天晚上,“白夜剧团”几乎所有的成员都聚集在北洋报社地下室的资料室里,听着绪方的报告。

只有在“海鸥”咖啡店打工的岛京子因为要工作到十点,所以还没有回来。

地下室是一个有十五张铺席大小的低矮水泥地房间。报社过期的报纸高高地堆在墙边。

西泽向分社的经营者兼主编村山真龙说情,将这个房间借来用作剧团的排练场。但条件有两个,一是每月支付租金五千元,二是把堆积成山尚未清理的过期旧报纸作为保存的资料重新整理出来。

绪方恰到好处地做完了关于码头搬运工作的报告后,回头看了看岩井说:

“情况大致如此。目前我们十三名成员之中有十一人找到了工作。现在有人建议,要同装卸行业中的剥削现象进行积极的斗争。下面请岩井就这件事发言。”

岩井在绪方的催促下讲了起来:

“我们这次出来旅行的目的就是要在接触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抓住能够打动人心的精彩事例,使之升华成为话剧。也就是说……”

他显得略为拘紧,话语变得啰嗦起来了。

“你的话太难懂了,讲得明白点儿。”

不知谁冒出这么一句,惹得众人哄堂大笑。

“就照你平时那样讲嘛。”

绪方在一旁说。

“知道了。”

岩井搔了搔头，摆摆手说，

“就是说我们剧团作为一个整体要积极地维护港口工人的利益。或许在必要时还要豁出命进行斗争，因为对手是一群流氓啊。大家意下如何呢?”

“和流氓的斗争与演话剧有什么关系吗?”

一个人说道。

“现在正要讨论这个问题。”

“可是……”

“如有意见，不要顾忌，都提出来吧。”

“我请求发言。”

那智章大声叫道。

几天前，他开始为地处市内繁华地区的一家餐厅作商品推销员。整天拿着广告牌和什锦醋鱼饭团穿越在大街小巷。虽然这份工作每天只有 600 元工资，但却全部能到手。

“说吧，那智。”

“我认为重要的不在于干或不干，而在于采取什么形式。如果只是组织罢工或示威游行，那可没什么干头。”

那智口齿伶俐地说着。

“不过……”

“如果单单是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作斗争，在东京也有太多干不完的事。这次我们特地集体出来旅行，假如没有一个独特新颖的斗争角度，那么行动也将失去意义。”

那智说完看看大家。

“那智说的没错。”

有几个人表示赞同。

“好，那么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讨论。”

绪方语气更为和缓地说。他环视大家问道：

“有谁要发言吗？”

大伙犹豫着谁都不言语。

这时，信介听见有人从楼梯上下来，他把门欠开一条缝，向外张望。

“我迟到了，对不起。”

岛京子身披一件黑色的短大衣，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进来吧。”

“我是跑着来的。”

“现在大家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岛京子走进房间，坐在墙边的椅子上，她理了理额前散乱的长发，用手按住胸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信介感觉很新鲜似地望着她。

“给岛京子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绪方对信介道。

信介在京子身边坐定，简短地向她作了大致的说明。

“最后呢？”岛京子问，

“结果怎么样？”

“马上将要进行下一步的讨论。”

“可以谈一谈我的看法吗？”

“当然。”

岛京子像往常一样，一只手撩着头发，流利地说着。

“我认为应该进行斗争。”

“问题就是怎样去做。”

那智说。

“所以我提议创作一出纪实性话剧，通过舞台艺术，以我

们特有的方式同工人们并肩作战。”

“什么？纪实性的话剧？”

信介惊讶地问。

“它就是……”

岛京子伶牙俐齿地解释起来。

信介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侧望着岛京子心想，她比我成熟多了。信介虽然丝毫不懂岛京子所说的纪实性戏剧意味着什么，但他暗自下定决心：只要她说东，我决不向西。

不知何处的汽笛声穿越浓雾远远传来，那沉闷的重音从大海飘到街上，又从地面潜入地下室，震撼着每个人的心口。

深夜“遇鬼”

黑暗的屋子中，信介摸索着移向门口。

这间低矮的房子里，混杂着汗臭，被褥的霉味儿和呛人的煤烟。由于通宵都烧着煤炉，使人有种窒息的感觉。

房间正中间的过道很窄，几乎是无法两人并行。过道两侧放置着分为上下铺的四张木床。床很窄小，像列车上的卧铺，伸不开手脚。尽管一晚的宿费只有一百元，可这样的条件，称之为收容所似乎更为恰当。搬到西泽介绍的这个住所来已将近两周了。

“开什么玩笑。”

突然信介耳边传来一阵不知是谁发出的嘟囔声，他有些吃惊地停住脚步。

“正因为如此，我才讨厌吃鱼的嘛。”

接着又是一句。继而是一声窃笑和刺耳的磨牙声，之后又恢复了寂静。

看样子是三岛在说梦话。

信介心想，这家伙大概是累坏了。

他眼前浮现出三岛纪章那少年般白皙的脸庞，表情孤独而又阴沉。

三岛在市中心的一家西餐馆里打工，洗碗碟兼厨房打杂。

他在大学专攻日本文学，是由母亲一个人带大的独生子。听说这次出门，母子俩俨然生离死别。信介想起三岛在离开上野车站时，站在月台上送行的那位年轻母亲的靓丽身影。

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母亲，她实在太年轻、太美貌了。年轻的妈妈泪光闪闪，用白皙的拳头敲打着车窗的玻璃。

信介从她的脸上忽然回忆起自己的继母，不由又想起了一些往事。

信介轻轻地启开房门时，从一张床上传来岩井的声音："你去哪儿？"

"我想出去走一走。"

"睡不着吗？"

"不，是去厕所，顺便再走走。"

"最好再稍睡一会儿，要不然明天上班会发困的。睡眠不足容易出事儿。"

"知道了。"

信介轻掩房门，然后穿过被水桶、油罐和晾晒的衣物挡着的走廊，走上了通向院子后门的备用楼梯。

他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只是这天晚上兴奋地睡不着。躺在窄小的木床上，几次想抛开杂念进入梦乡，莫名其妙地却难以如愿。

虽然很久没做过这事了，他还是把手伸进自己的内裤里，

打算用手来打发自己那总是兴奋不已的东西。

可是，要在这张旧木床上那么做而又不发出声响，并非易事，仅铺一层廉价胶合板的木床，只要身体稍微动一动，便会发出很大的响声。

院落里晨曦未现，一片漆黑。

寒气肃杀、清澈幽深的天空中，粒粒可数的星星给人以冷寂的感觉。

从码头方向，又传来了沉闷的汽笛声。

信介在院内荒芜的灌木丛中撒尿，闪着白光的液体有力地划出一道孤线，像座飘浮的拱桥。

"谁在那儿小便？"

信介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他慌忙憋住，不想又弄得手指淋漓，内裤也浸湿了一片。

"可不许这样，明明有厕所嘛。"

说话者大胆地靠了过来，一把抓住了信介的手腕。

"我以为是谁呢，是登美呀！"

"怎么，信介，你也这么干？"

邻家门柱上的灯光照亮了少女圆圆的额头，是丸玉店的登美姑娘。她上身穿着男式夹克，长裤下配着一双长筒靴，站在信介面前。

"算是被你撞了个正着。"

信介苦笑着扣上了裤子的纽扣。因为住处十分寒冷，他每天只好和衣而睡。

"登美，你三更半夜的，怎么会跑到这来呢？"

登美没有回答，夸张地皱着眉头，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

用轻蔑的语气说：

“你们这些大学生，真让人失望。本以为像信介君这样举止文雅的人不会……”

她接着说道：

“不过也难怪，男人嘛，总免不了龌龊之举。”

“我讨厌去这里的厕所。”

信介解释说。

这时，他的心理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想戏弄一下这位健康而又直率的姑娘。

“讨厌？为什么？”

登美不解地问。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许是我的错觉吧。”

信介一边用引人深思的语气小声说着，一边又摆出了一付要回屋睡觉的样子，打了个哈欠。

“怎么回事？神秘兮兮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登美。”

信介靠近她，低声耳语道：

“你自以为自己胆子大，我则认为你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子，所以我不想告诉你。”

“你看我是胆小怕事的人吗？”

登美性急地嘟着嘴说：

“我可是自小就随父亲一起到没有鱼市的河岸去，这不刚从那儿进货回来，我们还曾挥动着搭钩和别人打过架呢。”

“不过，毕竟还是女人。”

“你先说清楚，厕所怎么了？”

“行吧，我告诉你。”

信介改变了口气，急切地说。

四周仍旧一片黑暗，从院子深处的什么地方隐约传来微弱的猫叫。

信介靠近登美，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她一下子变得害怕起来，眼睛避开了信介的目光。

"是前天晚上吧。"

信介以平静的语气若无其事地说，当他意识到自己要讲的事情时，背上如同突然落了几滴冰冷的水珠，不由得身体为之一颤。

这种表情同时也感染了登美，她微蹙双眉，下意识地把脸转向邻家明亮的灯光。

"半夜我醒后，去了厕所。大约是午夜二点钟的样子，我穿着拖鞋上楼来，走到那座建筑尽头，在潮湿阴暗的厕所前脱掉鞋子。厕所是水泥地面，进去时要换穿凉鞋，是吧?"

"嗯。"

登美轻轻地点了下头，看着信介，又慌忙把脸扭向一边。

信介装成严肃认真的样子，想把绪方和那智他们常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说应用在这个本来十分胆小的女孩子身上。

他在脑海中尽量将起夜去厕所的情景描绘得生动具体。

潮湿的空气，小便的异味，敲打着地面的凉鞋的声响。

破败不堪的旧仓库的墙壁正对着厕所的窗口，泛着苍白的颜色，忽然又传来低沉的猫叫声……

这时真的听到了猫叫，惊得信介反射性地一颤。

登美罩着夹克的肩膀也随着抖动了，她咽了一下唾液。

信介继续说道：

"我将拖鞋摆放在厕所门前，换上凉鞋后去小便。窗子离便池不过两三米远，透过窗口可以隐约看见库房的灰白墙壁，就像是舞台上的道具。对了，那就是海产品批发商的仓库啊。"

"那家店的老板很不正经。"

登美高声说.

"每次碰到我，都要过来拧我的脸。"

她仿佛意欲打破信介制造的紧张气氛。信介的目光落在她的胸前，尽管登美穿着厚厚的夹克，但却能觉察到她的乳房十分丰满迷人。

登美羞怯的转过身。

信介又开始低声说了起来：

"那面墙上有一个嵌着铁栏杆的窗户，解手时刚好可以看到它。"

登美沉默着一言不发，脸上现出想要拼命扼杀自己的想象力的神情。

"从那个窗口，我忽然发觉有一个白色的物体，仔细一看，原来是只人手。由于天黑看不清楚，但那苍白又纤细的手指伸出栏杆，像一枝枯萎的白花似地摇动着……"

"我不要听了。"

登美晃着上身低声嘟囔着，

"够了，别讲了。"

"怕了？"

"不是害怕。"

"可是看上去你有点发抖。"

"胡说。"

"别担心，不是有我在吗。"

信介从后面慢慢地环抱住她的双肩，接着他感到登美将身体倚在了自己的臂弯里。

"这样就不要紧了吧？"

"嗯。"

信介在肃杀的寒气中嗅到一股刺鼻的女人的体臭。这气味与健康少女的头发味儿不同。

怀里的少女富有弹性，仿佛是一只海豚。

他心想，这是种什么气味儿呢？忽然他产生了一种对此似曾相识的感觉。

"后来那只白手又怎么了？"

"嗯……"

信介在大脑中飞速地杜撰着下文。

"那只手随着夜风摇来摇去，仔细地一看，觉得它有些与众不同。到底是什么呢？再定目观看，终于看清了，那只手上不是长的五根手指，而是六根。"

"六根手指？"

"我当时真是不寒而栗呀。这时不知又从哪儿传来当的一声钟响，接着还听见有人诵经。"

"别说了。"

登美益发把肩膀依靠在信介的怀中。

这样，信介便轻易地将双手放在她那丰满的乳房周围。

透过厚厚的夹克仍可以感到柔软的乳房慢慢地上下起伏。

"不一会儿，这只手就消失在铁窗里了。我以为自己还没完全清醒，是在梦中。或许真就是自己的错觉，可是我回到厕所门口，发现……"

"……"

"拖鞋不见了。"

"拖鞋?"

灯光下登美脸色愈见发白。

"刚刚从二楼穿着下来,脱放在门口的拖鞋没有了,而且走廊上有一行湿漉漉的脚印,又细又小,很像女人的。当时我觉得脊背上直冒凉气。"

一声长长的猫叫传来,登美僵直着身子屏住呼吸。

信介正在讲述着恐怖的故事,手上也不觉起了鸡皮疙瘩。

"是不是谁穿走了拖鞋?"

登美悄声地问。

"可是背后两三米远的地方,既无脚步声,又没人来,只有一串水淋淋的脚印。"

信介悄悄用手捅了一下登美的后脖颈,只听她一声惊叫,随后扑进信介的怀里。

信介毫无防备,险些跌倒,便用力支撑着她的身体,手触到了她的乳房,同时感到了一种奇妙的弹力。

"我不想再听了。"

登美喘着粗气把脸深深地埋在信介的臂弯里。

信介默默无声地紧抱着少女丰腴的身体,并变了一种口气说:

"好了,我是在开玩笑,刚才我说的全是骗你的,别太介意。"

"你真坏死了!"

登美用拳头捶打着信介的前胸。

信介一下子拉她过来,下巴贴着少女的暖暖的前额,他抱

住登美的腰，去吻她的脖颈。

登美惊讶地扭动着肩膀。刚才那股奇怪的气味又散发了出来。

无意之中，信介好像一下明白过来。

“对了，说不定这个女孩正在经期。”

想到这里，他的体内涌出一股强烈的欲望，忽然间觉得他怀抱着的少女是那样娇柔。

信介下意识地向她的领子里吹着热气，又用手去抚弄着她丰满的乳房。

登美挣扎了一下，接着就不动了。

信介发觉她的牙齿在“咯咯”作响。

“我可以这样对她吗？”

信介的脑中掠过这样的念头，然而它转瞬即逝，一种本能的好奇心和男人粗暴的快乐的欲望充满了他的全身。

信介笨拙而又准确的摆弄着少女的身体，扯开夹克的拉链，拽出掖在腰带下的毛衣。

“不要这样嘛。”

她用一种压抑的声音说道。并扭动着身体，用手去推信介的胳膊。

不过，她的力量无法阻止信介的动作。

二人就这样纠缠在黎明前的夜色中，彼此感觉着强烈的心跳。

远处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继而一种浓郁的有些发馊的酸甜气味儿再次从少女身上发散出来。

信介的手很凉，当他抓住登美的温热丰满有弹力的乳房时，登美惊叫了一声。信介没敢用力去揉搓，只是轻轻地触摸

着,并且嘴唇寻找着登美的嘴唇。

"喂,伊吹。"

正在这时,背后传来岩井的叫喊声。

信介慌忙离开登美,登美也以惊人的速度跑进了那片黑暗之中。

"刚才是谁的脚步声。"

岩井一边解着裤子前面的纽扣,一边走近前来。

风夜之思

海鸥咖啡店里空荡荡的，今天少有的冷清。老板去了东京，不在家。在函馆的文化人当中，老板自认为是和中央联系最为密切的人。从秋至冬的演出旺季里，他总是离开小店到东京去。这次更是专程为了欣赏意大利歌剧，他把店里的事托付给岛京子后便匆匆上路了。

“就这样，生意还是能照样作下去。”

信介一直坐在柜台前的椅子上喝着水。

店里仅有三个人，看家的岛京子、并排座上是代替调酒师打五天短工的那智，此外还有信介。

信介不顾岛京子的劝说，为了省下咖啡钱，只要了杯白开水泡在那里。

关门的时间已过。炉火燃烧的声音十分微弱。窗外怒号的寒风给小店平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

岛京子一边洗着咖啡杯子，一边说：

“这个老板既没有太太又没有孩子，自己一个人生活，真是无牵无挂。”

她身着白色工作服，用手绢将头发束在后面。

浆洗过的工作装更突出了她胸部的线条，给信介一种新鲜的刺激。

“他自诩为地方文化的支持者，但我却对这种知识分子很难理解。”

那智用拳头捶打着腰部，伸了个懒腰。似乎比起柜台里的工作，他更适合扛着店铺开业大吉的广告牌在街上走来走去。

“不过他可不是坏人。”

岛京子说。

“人在本质上也没什么好坏之分。”

那智章说。

“那么换句话说，至少他是一个有欣赏水平的人。”

岛京子继续为老板辩护。

那边的墙壁上挂着的一幅保罗·克利①的版画复制品，那智轻蔑地说：

“不过是个业余的文艺爱好者罢了。如果他真的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就不会用这种抽象派的作品来装饰门面。如果是我……”

“那么你会挂些什么？”

岛京子问。

“嗯，比方说可以挂列宾②等人的作品。”

那智章回答说。

① 保罗·克利：瑞士画家。——译者
② 列宾：俄国画家。——译者

"这么说你对绘画的认识仅限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了?"

岛京子问道。

"不,列宾并不只是一位现实主义画家。我觉得保罗·克利和米罗[1]给人以娱乐性感受的画法反而更近于心理上的自然主义。很难想象,民众看了这种绘画会感受到生命的充实并产生共鸣。"

"先别提民众,说说你怎么想?"

那智用手指理了理头发,五官端正的脸上露出了自嘲的微笑。

"我自己吗? 嗯,实际上我更喜欢克利的作品。"

"这不有些可笑了吗?"

岛京子讥讽地说。

"对呀,人本身就是可笑的。"

岛京子和信介都忍不住笑了。

那智这个人的脑子里常琢磨一些奇妙的事情,本以为他正要讲一番大道理时,突然又对其避而不谈,而是发表一些让人难以预料的结论。

但是他的直率和略显腼腆的苦笑,倒为他的言谈举止增添不少幽默的色彩。

"伊吹同志对保罗·克利的画有何高见?"

那智顽皮的注视着信介。

"我不太懂这些。"

信介在掌中摆弄着水杯,有点不好意思地答道。

---

① 米罗:西班牙画家。——译者

“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毕业于九州地区的高中,而且从小是在与艺术、美术完全 无缘的环境中长大的。”

“评论一幅画和那有什么关系。”

岛京子似乎不大高兴地说。

“为什么欣赏好画和动人的音乐,就必须要有所谓的艺术素养和有关的知识呢?这么说,艺术和文化只能成为一部分社会精英的财产了?我们这次的戏剧运动本身就是为了将艺术从资产阶级独享的境况中解放出来,归还于民众。”

“这倒不假。”

那智章赞同地说。

信介一时无言以对,他喝了一口杯子里的水。

信介并不擅长这种辩论,况且 对方又是个女的,争论起来会有失风度。

他尽可能避开刚才搞得他神魂颠倒的岛京子那对儿突起的乳房,独自沉思着。

“说真的,与肖斯塔科维奇①的《森林之歌》相比,我更喜欢美空云雀的流行歌曲。我知道肖斯塔科维奇的清唱剧在艺术上很了不起,但当我在‘兰布尔’附近听到古典音乐时,可以说真的没有那种震撼心灵的感动,我只是耐着性子听听而已。我总是对自己说,这是伟大的艺术,说明书上就是这么写的,要是对它毫无感触的话,就不配作文化人。同时又想,乐曲中的哪个部分能够打动我呢?喂,在这儿激动一下吧。嗯,真了不起,我激动了。我往往这样欣赏古典音乐。坦白地说出这些

① 肖斯塔科维奇:苏联作曲家。——译者

事我觉得很丢脸，但这是事实，没有办法，这就是我的文化层次，可笑吧。”

那智和岛京子默默地听着信介这一番少有的心里话。

信介心想，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也就无所顾忌了，他以一种自暴自弃的口气继续说下去：

“真的是这样。我在点播名曲的咖啡店和古典音乐演奏会上，总是要注意观察别人的表情。如果旁边的人陶醉地用手打着拍子，或有人打开交响乐曲谱入迷地欣赏，我就会觉得如同草鸡见了凤凰，战战兢兢的。”

“原来如此。”

那智点燃了香烟，认真地听着。

岛京子也背靠着墙，默默不语，外面的冷风刮得更猛了。

“我想在这里问你们一个问题，行吗？”

信介说。

“请吧。”

那智点点头。

信介吞吞吐吐地问道：

“譬如说在欣赏贝多芬，勃拉姆斯的古典音乐时，你们真的像说明书或音乐入门上写的那样，感到了一种源于内心的激情吗？”

信介的话里含有几分开玩笑的意味，但实际上他的态度十分认真。

这是一个他时常自问的，和某种自卑感共同在心底深藏已久的问题。

他也曾感受到过莫扎特交响音乐中的某段章节确实富有魅力，并为那流畅、美妙的旋律深深陶醉；也曾为贝多芬气势

磅礴的钢琴协奏曲所震撼和感染，或为巴赫纯美的器乐曲和普罗科菲夫[①] 幽默的主题音乐所折服而心旷神怡。

然而令信介百思不解的是，这些音乐，这些作为人类文化的伟大财富而倍受称颂的古典艺术，在自己的生活中并非必不可少。

他不会由于失去那些音乐而活不下去。相反，当他工作后累得精疲力尽身心交瘁之时，一种想把整个全身的神经沉浸在美空云雀的通俗歌曲里的渴望，要比欣赏一曲古典音乐的心情更为强烈。

而且他觉得不仅是自己，包括其他学生和被称作民众的社会上的许多人也都是如此。

事实上，聚集在“兰布尔”和“田园”喜欢听正统音乐的人们，似乎都是些学生和知识分子。在那里几乎不存在那智他们常说的民众的面孔。

信介也曾去听过面向工会和劳动群众举办的演奏会，在那里遇到的都应该是民众和工人。可他们又与信介小时候认识的那帮矿工们有些不同，很明显他们是民众和工人中间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

那智吐了口烟说：

“并不是每次听名曲都会被感动得流泪。但是巴赫和莫扎特却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是吗？那么你呢？”

信介点点头，又转向岛京子问道。

岛京子犹豫了片刻，然后边想边说着：

---

① 普罗科菲夫：苏联作曲家——译者。

“我没有莫扎特也能活下去，不过听古典音乐，有时的确能够引发一种与平时截然不同的感动。我喜欢舍恩伯格[1] 和欣德米多[2] 的作品。”

信介低声道：

“这么说我还是欠缺点什么。不过，所谓民众的大多数……”

“等一等，我的话还没完呢。”

岛京子的胳膊拄着柜台，坐在椅子上仰望着天花板。

“说真的，我也很喜欢流行歌曲，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现在正盛行歌唱运动，人们爱唱俄国民歌及其他的各种歌曲，我也并不讨厌这些歌曲，而且还有许多古老的流行歌值得回味呢，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信介问道：

“就是岩井时常哼唱的那首吗？”

“对，对，嗯……”

岛京子摸了摸前额，小声哼着这首歌中的一段。

反正我俩活在世上
宛如花季逝去的枯芒

那智笑了笑说：“这首歌我也听过，名字叫《我是河畔的枯芒》。它是一支船头小调，我父亲一醉酒就常唱起它。”

岛京子说：

“我一听到这样的歌，就会变得无比激动，这同古典音乐

① 舍恩伯格：奥地利作曲家。——译者。
② 欣德米多：法国作曲家——译者。

给予我的感觉不一样，应该是一种黯然的情绪，只是那时心境会十分的平和。当然我知道，这是一种低水准的反应。”

那智说：

“我讨厌那样的歌。有一首唱道：与你漫步的山岗，是看得见港口的地方。我姐姐百唱不厌，可我一听见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我在九州时也常唱起这支歌。那么问题又提出来了，理解艺术是否需要一定的艺术素养和学习？”

“噢。”

岛京子模棱两可地回答。

那智章接过岛京子的话头说：

“京子说了，真正的艺术应该能够让民众轻易地理解其内涵。”

岛京子说：

“不是理解，我是说应该能够打动人心。”

信介问：

“那样说也行。但在现实生活中喜欢流行歌曲的大众占有绝对多数。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

岛京子说：

“在日本虽然如此，但在苏联和欧洲却有很多人热爱古典音乐。”

信介又问：

“那是为什么？”

“这其中包含着民族性的问题。”

那智解释道：

“应该考虑到我们是日本人，而所谓的古典音乐源于西方

文化之中。”

岛京子说：

“艺术是不分国家和民族的。”

“那不是指普通的艺术。具有阶级性的艺术，无产阶级的新型艺术才是超越国界的。”

岛京子与那智展开了新的论争，而信介则在一旁默默地侧耳倾听。

北面越过一座山，

就是邻国的繁星照耀着的国境。

此时一首古老歌曲旋律忽然涌上心头，这首歌是塙龙五郎醉酒时经常哼唱的。

不知龙五郎现在怎么样了。

信介好久没想起筑丰的人们了。

他回忆着紧紧抱住龙五郎的腰，在摩托车上疾驰的那天，夏日里在中元寺河畔寻找织江白色身影的往事也历历在目。

听说织江在札幌。

注视着与那智高声辩论着的岛京子那起伏不定的胸脯，信介的体内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欲望。

登美对昨晚的事会怎么想呢？

早上信介没有去丸玉店吃饭，他怕见到登美会尴尬。晚饭时，她大概出去送外卖了，仍未见到她。

在信介心里混杂着两种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他告诫自己不要因一时的好奇和取乐的心情与健康而又可爱的登美发生关系，但另一方面，男人的本能又在

暗自作祟，仿佛在说，能得到她，可别错过时机，冒险的恋情是男人的勋章。

信介不再注意他们两个人的辩论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水杯。

在玻璃杯上，织江、阿薰、梓老师等各种女人的胴体如同电影镜头一样若隐若现。

还有登美那宽阔的腰肢和丰满的乳房在幻影中愈变愈大。

“上吧，难道我不是个男子汉吗?”

信介心底发出难以抑制的呼喊，他感觉那个又硬又直的家伙弄得下身不能行动自如，便从柜台前的椅子上慢慢地站起身来。

他想，我真荒唐。还和那智、岛京子探讨什么艺术，全都是胡说八道。

他思想着，情绪不由得变得十分消沉。

欲报私仇

夜晚的“丸玉”与其称作是饭馆，不如说更像个小酒吧。

在海鸥店对抽象辩论感到厌倦的信介，独自离开，下了坡道来到丸玉店前。

这时，从亮着灯的店里传出几个男人用方言高唱着《拉网小调》的声音。

已过午夜十二点了。信介望着丸玉店内的灯光，考虑着是否进去。

明天一早还得去码头装卸货物，他想，还是回去睡吧。

但他又感觉一股难以名状的热流在全身燃烧，灼烤着他，如果给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起个名字，应该叫做性冲动或是人欲的本能吧。

信介凭近来的经验知道，每在繁重的劳动结束之后，这种欲望与身体的疲劳程度相反，会变得更为强烈。

自从在码头工作以来，他再次坠入了中断已久的手淫恶

习之中。

初中到高中时，信介曾经为这一习惯深深地苦恼过。但在与织江相识之后，便渐渐与之疏远了。谁知如今它却又在这次旅行途中悄然复苏。

信介已经不再为此事而深深自责。他认为这是一个独身男人的正常现象。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单单这么做已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这种不满足的心理在不断地折磨、纠缠着他。

他心想，我真是不可救药了。

信介双手抱臂，在深夜之中苦笑着。

原本为了追求新派话剧运动的理想，才和大伙出来旅行的，然而在自己的心思中，总是掺杂着对女人的不现实的动物性肉欲。

“动物性一词或许用得不恰当，应该说是人的欲望。”

信介自我辩护似地低声自语。

在这世上，有男人也有女人，即使在革命斗争中，建设的征途上，或在寻觅新生的探索中，也并非不允许存在男欢女爱。

“我现在想拥抱登美，又有什么不行？想抚摸岛京子那膨胀的乳房，又什么错？”

他想，我要真实地面对自我。我要抱住登美，只要她不真心拒绝。

这或许不是爱情，我也不想以同居或结婚这些社会上通常的方式来承担对此事的责任，但我对她的热情却是真真切切的，这无疑是一种身心共有的真实渴望。比起所谓真爱那一类抽象而又不可靠的幻觉，这样的作法也许更加务实。

如果她仍是处女呢？

然而现在作此假设是毫无意义的。

想做就做，做完了再说别的！

信介的血液中流动着父亲重藏的实干精神，现在它觉醒了，并且驱使着他去付诸行动。

信介咽了下口水，迈步走进了丸玉店。

店里已有三个男客，他们胡乱地把酒壶扔在柜台上，高声地唱着。看到信介走了进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显出惊异的神色，止住了歌声。

登美不在柜台里，只有她的父亲愁容满面地吸着烟斗。

“你不是在我们那儿干活的学生吗？”

一个红脸大汉说，他就是那个身穿皮夹克总是监视信介他们工作的长脸关西人。

信介没有作声，坐在了柜台边上，要了份杂煮。

“怎么，现在还没吃晚饭？”

店主关心地问。

“肚子饿了，出来找点吃的，登美不在吗？”

信介小心地问道。

“她今晚不大舒服，先回去了。”

这么说，她真的那个了。

信介想起了那天的事情，不禁苦笑着自己的粗心。

“有什么好笑的？”

“皮夹克”对信介说。

那人喝醉了，但语调显得还很沉稳，只是有点赖。

这让信介觉得恶心。他装作没听见，大口吞嚼着登美父亲端来的杂煮。

“你耳聋了吗？我在跟你说话，怎么不回答！大学生不愿意和我们这号搬运工讲话，是吗？”

“没那事儿。”

信介嘴里塞满了热土豆，他平静地回答道。

“那是为什么？”

信介转过头行了个礼：

“晚上好。这总行了吧？”

“什么，你这混蛋。”

另一个家伙发音不清地叫道：

“和神户的矢嶋先生这么讲话，就算完了吗？”

“那该说什么？”

信介又扭过头来看了看他们三个。

其中那个名叫矢嶋的长脸男人体格十分健壮，好像很有力气。其他两个人的个头较矮，看样子已经年过四旬了。

叫矢嶋的人像关西黑社会的头头，并不好惹。但信介毫不害怕，对方已然醉意朦胧了。

他打算好，一旦动起手来就掀翻桌子逃之夭夭。

“小小学生，竟然如此狂妄。”

另一个脚蹬日本套袜身穿圆领毛衣的矮个子站了起来，一步三晃地走近信介。

“喂，小兄弟，我们谈谈。”

说着他把手搭在信介肩上。

“没这个必要吧。”

信介一把推开他的手。

“没必要？这个混帐的口气这么傲慢。”

他用一只手推搡着信介，信介手里的筷子和鬼芋都掉在

了地上。

“住手。”

信介无意识地用右手护住下巴站起身来。

他并未觉察到自己无意中已经微微踮起了脚尖。他的左手仍旧自然地下垂，右臂弯曲左肩稍向前倾，并且左右轻晃着上身，俨然一付准备格斗的架势。

“怎么，想打架？”

“我不想那样，要我道歉我就给你道个歉，别在这里胡闹，没劲。”

“混小子！”

矮个子用右臂画了个弧线，慢慢地从信介眼前划过。

这是一记重拳。

然而在信介眼里，那不过是一个缓慢的动作，只需反射般地向后一闪身，即可躲过。

“畜生！”

信介轻轻地闪开。

矮个子用力过猛，肩膀撞在柜台角上，随即又是一个反作用力，他摔倒在地。

“动手了。”

“大叔，我回去了，替我记上帐。”

信介飞快地从那人身边擦过，正要离开小店，坐在一旁的矢嶋出其不意地挡住了去路。

“大学生，慌什么？”

“让我过去。”

“你过去试试。”

“我不想打架。”

“你不想,可我想,怎以办?”

这时,另有一人突然从背后将信介拦腰抱住,信介使足了劲儿把它甩开。

那个人也喝得大醉,一个踉跄也倒在地上。

“行了,别打了。小子,只要你低头认错,我就让你过去。”矢嶋站在信介前面说。

“道过歉就算了?”

“要低头鞠躬,郑重其事的。”

信介照他说的鞠了一躬。

“再低点儿。”矢嶋说。

“对不起了。”

“还得低,手要碰到膝盖。”

信介弯下身又鞠一躬,向他道歉。

这样的致歉方式在二战期间的国民学校里,是面对天皇御照而行的最高礼节。

“你这混帐东西。”

就在信介的头低垂到矢嶋胸前的一霎那,矢嶋猛地将双手置于信介脑后,想要从下面狠狠地击他的面部。

可是信介一转身,从对方的双手中挣脱了出来。

在那一瞬,信介意识到对方会来个突然袭击。假使没有防备,脸部被膝盖撞个正着,就会鼻口穿血立仆在地。

但是信介自小长在民风粗犷的矿区,被塙龙五郎收养以后,对那帮年轻人打架的手段还算比较了解,因而才未放松戒备。

小时候,和金朱烈的弟弟九南打架时,曾一不留神被对方用头狠狠地撞了一下,这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呵，你还真想打架啊。”

本来信心十足的矢嶋不再显得那么从容不迫了，他那对三角眼向左右吊了起来。

“嘿。”

矢嶋又用空手道的招式突然朝信介的面门袭来。

信介条件反射似地一偏头，擦拳而过。

他在无意中唤醒了沉睡已久的运动神经，那是在石井老师的训练下学会的，只需最小限度偏一偏头，就可以闪过飞来的皮球。这种反映神经似乎尚未消失。信介目不转睛地盯着矢嶋的拳头，而且必须要眼睛一眨不眨地看清楚拳法的套路。

矢嶋接着向他的小腹击来，信介稍一闪身又躲过了一拳。

这时，倒在地上的矮个子又一把抱住了他。

信介用尽肘力在那 人的背上猛地一击。

只听他“哼”地一声，又趴下了，手捂着肚子尖叫几声，弓着身子大口吐着白沫。

坐在柜台里的登美父亲说：

“喂，喂，你们这帮人，别在这里呕吐，到外面去。”

他的语调像往常一样地沉着，而刚才他还表情呆滞地看着店里的这场殴斗。

“怎么，你不满？”

另一个矮个子恐吓道。

登美父亲依旧坐在原位不动，衔着烟斗叭嗒叭嗒地抽他的烟。

“不是不满，只想拜托你们到外面去吐。”

"少管闲事,老头儿。"

"这可不行,这是我的店。"

登美父亲说。

"什么?"

矮个子将柜台上的酒壶扫到地上摔得粉碎。

"坏了三个,不,是四个。"

登美父亲镇定自如地自言自语着,"结帐时要把酒壶钱加上。"

"喂,老爹。"

矢嶋回过头招呼道。

"什么? 矢嶋先生。"

"你明知道我是神户来的矢嶋,还要帮助这个小子吗?"

"对。"

"为什么?"

"我是这位学生的朋友,况且这件事怎么说都是你们不对。"

"你不害怕?"

"有什么可怕的?"

"这个东西。"

矢嶋淡然一笑,说着从腰间飞快地抽出一个白光闪闪的物体,动作显得十分老练。

"噢,你动刀了。"

"本不想动刀,但你老儿 有眼不识泰山,存心找不自在,让我生气。"

"玩刀子我可是老资格了。"

登美父亲放下烟斗,从厨房的桌子下嗖地拔出一柄锋利、

细长的切生鱼片用的菜刀。

他把刀柄咚地往柜台上面一拍，瞪着矢嶋，表情并不凶恶，也未含微笑。只是从平时寡言少语的性情中现出几分奇妙的恐怖。

矢嶋垂下眼皮考虑了一下，又哼哼地咧嘴一笑，把刀子收进怀里。

“好吧，改天再来登门拜访，你也一样。”

他扶起躺在地上的两个人，冷冷地向信介投以一瞥，随后离开了丸玉店。

门被敞开了，一股凉风吹了进来。

矢嶋他们三人离开以后，信介和店主在柜台前相对而坐，开始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

“关了铺子喝上一杯怎么样？”

登美父亲把烟斗咄地一磕，收了起来。

“喝酒？”

“不过要各付各的，月底清算就行了。”

“好吧。”

信介帮他收拾好柜台上的碗碟和地上的酒壶碎片，然后锁上店门。

登美父亲仍旧坐在柜台里面的椅子上。他把酒杯放在信介面前，抓住酒壶的颈部，扬一下扬下巴说：

“那么喝吧，先干一杯。”

“多谢了。”

信介放下杯子，从店主手中接过酒壶，给他斟满一杯。

“辛苦您了。”

两人相视而笑，将杯子举到嘴边，那热辣香醇的液体就沿着信介的喉咙滑落到胃里。

店主从柜台里取出一些咸墨鱼来放进小碟子里，然后摆在信介面前说你尝尝吧，他自己也用手指夹了一片送进口中，咋着舌头发出啧啧的声音。

“真好吃，你叫什么名字？”

他眯起眼睛。

“伊吹，伊吹信介。”

“是伊吹山的伊吹？”

说着他又给信介斟了一杯，然后把手放在头发稀疏的脑后，自言自语道：

“你年轻啊。”

“大叔的尊姓大名是……”

信介的嘴唇碰了一下酒杯的边缘，又望着登美的父亲。

因为平日只把他当作“丸玉”老板，并未怎么注意过他。现在这样清楚地看着他，才感到有些不同。

他头发稀疏，肌肉松驰，渐老的面容缺少生气，显得饱经苍桑。细长的眼睛向两侧吊起，紧闭的双唇朝两端略微倾斜。这是一付很有个性的面孔。再仔细看看，他那削瘦的肩膀和矮小的身材却仿佛暗示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

信介注视着他，心想，他以前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的名字吗？”

店主端起酒杯的手半路停了下来，他用鼻子轻轻哼了几声，既是一种自嘲，也是无奈的苦笑。

“我叫丸谷玉吉，很久以前，人们都叫我丸玉。”

“所以这里才叫丸玉店？”

信介恍然明了。

“是的，现在大家都叫我丸玉老板，刚才的几个家伙大概以为我只是一个淌着青鼻涕的糟老头子，要是在从前，他们还不配和我讲话。今晚我有点气愤，才做出那种孩子气的事来。”

信介犹豫片刻，下决心问道：

“丸谷先生从前也是黑社会成员吗？”

“那可不是正当的职业呀。”

丸谷抬起头来微微一笑，“我讨厌那种人，从未和他们打过交道。可是不知为何，我看上去却像是一个破落的老黑社会分子。”

信介端起酒壶一边给他斟酒一边说：

“总之我也感觉您根本不像饭馆老板，您刚才对矢嶋说的话不是平常人能说得出来的。”

“是吗？”

“我对这种事多少知道一些。”

信介说。

他被塙龙五郎收养后，在他们事务所里生活了数年，所以能够看得出那个世界里的人所共有的急躁秉性。

“我的养父也是在黑社会谋生的人，而且在九州的筑丰还小有名气。”

“噢。”

“他叫塙龙五郎。”

“姓塙吗？

丸玉老板歪头望着远处，“我不认识。”

“他不是名扬全国的大人物。”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失望。

信介如今认为，黑社会这个行当是封建社会的遗物，即使他们往往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装扮成企业家，但终究是与人民为敌的。龙五郎个人虽有恩于己，他也极富男性魅力，但却不能因此对他的组织给予正面的肯定。回想起来，组织里的年轻人经常受雇于一些公司，帮助镇压筑丰一些中小煤矿的工人罢工和劳资纠纷。近来，信介越发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思想与对龙五郎的个人感情是截然不同的。

尽管如此，当丸谷说他不知道塙龙五郎时，信介仍是颇觉遗憾。他虽然感到这种矛盾的心理着实有些可笑，但却难以抑制住要将龙五郎的事讲给对方的冲动。

“二战时，他很闹腾了一番。战后创办了一家运输公司，改邪归正了。我和母亲多亏了他的帮助。”

“你说……？”

丸玉老板瞪大眼睛望着信介，

“他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塙龙五郎。”

“筑丰来的，好像有过这么一个人。”

“丸谷先生十分了解关于当时的事吗？”

“是啊，战争期间，我曾是黑社会的成员，到过苏中边境一带，而且有一次我们还越过国境，进入了苏联。”

“苏联？丸谷先生以前究竟是做什么的？是在特务机关……”

信介惊愕地问道。

“别说笑话，让我当军队的走狗吗？”

他嗤笑着把酒杯端到嘴边，又说：

“怎么说好呢。嗳，这些陈年旧事我已经很少跟人谈起，甚

至对自己的女儿都没讲过。随着岁月的流逝，都已渐渐淡忘了。不过，夜深人静时，关上店门一个人自斟自饮，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前的往事又像无声电影一样重现在眼前。今晚难得与你一聚才聊了这么多。”

信介喝干了杯中的酒，默默地，他感觉身体逐渐暖和起来。

丸玉老板满面红光，看上去仿佛年轻了几岁。

“伊吹，你知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无政府主义者?是那些把无政府主义思想作为行为准则的人吧。”

“所谓无政府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行为准则，不如称之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就是心理上的革命家。”

“对不起，我对此一无所知，不过在大学里通常把无政府主义者和托落茨基分子看作是思想蜕化的人。”

“唉，现在是这样的。当时我也曾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然而无论经受多少挫折，有人终生都坚持无政府主义。我就是昭和初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残余。”

“什么?”

信介意外地望着面前这位身材矮小的老者，经他一说，信介方觉察到这个貌似平常的老人眼中隐藏着一种深沉的目光。

信介也搞不懂无政府主义为何种意识形态，那如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依然模糊不清一样。

“我也曾在国外漂泊过。昭和十一年秋，我逃离莫斯科到了西班牙，加入了国际纵队，并持枪战斗，被法西斯判过刑，我也亲手杀死过几个敌人。但那场战争的结局很不好，最后闹成

朋友之间的对立。我好歹保住一条命逃出了西班牙。”

“昭和十一年西班牙爆发过战争吗?”

“噢,你们可能不知道,它叫‘西班牙内战’,是一场全世界的热血青年都去参战的奇怪战争。你是大学生,应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一定要学的。”

信介挠挠头,又给他斟上一杯。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丸玉老板这里听到关法西斯和西班牙内战的事。

惊讶之余,他感觉自己的思绪有点混乱,心想,我喝醉了吧。

信介摇摇头望着面前这位矮个子老人,一想到登美父亲那瘦小的肩上还曾负担过些许世界历史,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奇妙感觉。

“你说的都是真的?”

信介直率地问道。

“都是真的。”

丸谷呆视着天花板自语着,

“我还记得,那时经历的许多事情,现在回忆起来,就像是一派谎言。唉,也许真的是谎言……”

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室内回响着。

信介难以纵观丸谷老人经历的是什么样的传奇人生。但浮现在老人脸上的默然感慨的表情却深深打动了他。

“人生真是有意思。”

信介说。他感觉在那一瞬间仿佛窥见了今后的几十年里自己将要体验的陌生世界。

当晚，信介醉醺醺地回到宿舍。

在门口的板屋处，他看到北洋报社的西泽洋平和绪方正在交头结耳的低声交谈。

“怎么了？”

信介望着两个严肃表情的人问。

“你去哪儿了？”

绪方看见信介满面通红便责备地说。

“和丸玉店的老板一块儿喝了几杯。”

“丸玉？”

“嗯。”

西泽与绪方相互对视着，皱起了眉头。

“发生了什么事吗？”

“丸玉店老板呢？”

“他说关了店门就回家去，现在应该快到家了吧？”

“大叔什么都不知道。”

西泽说：

“怎么办？绪方，你说这究竟如何是好？”

“你怎么想？”

绪方小声问。

“不知道，我是生来第一次碰上这样的事，刚才我的思维陷入混乱状态，难以绺出头绪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绪方又看看信介。

“究竟出了什么事？”

两人反常的样子引起了信介的好奇。

西泽与绪方互相看着，谁都不言语语。

"这是怎么了？你们俩真有点怪。绪方你也不信任我？我们可是在户冢的寄宿处就已认识了，快告诉我吧。"

"西泽，怎么办？"

"是啊，看样子也得请他相助了，那么就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

"告诉他吗？"

"单单我们两个人，实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如果能够请他帮忙，也是好事。"

"对。"

"怎么样？伊吹。这可是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大事，你能发誓对将要介入的事至死不对外人讲吗？"

信介从两人异常严肃的表情中感到一种压抑，他回答道："如有必要，我发誓，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西泽说：

"绪方，你说吧。"

绪方低声说：

"是关于丸玉店登美的事。"

信介神情紧张地低下了头：

"她怎么啦？"

绪方咽下一口唾液接着说：

"她被强暴了。"

"什么？"

信介惊讶地望着绪方，心想，强奸？这是怎么回事？他有些难以置信。

绪方继续沉痛地往下说道：

"她是被三个男人侮辱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信介忍不住高声问道。

“冷静点。”

西泽拍拍信介的肩膀，代替绪方在他的耳边低语：“今晚我 在报社值班室里值宿，有人打来电话，一听竟是登美的声音，她叫我去一下。电话像是从报社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她的声音十分反常。直觉告诉我一定出事了，于是我立刻悄悄地出去找她，结果……”

西泽的话停住了，信介咽了下口水等待着下文。

“……她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蹲在电话亭里，太可怕了，下身满是血污。”

信介紧盯着西泽，西泽默默地皱起眉头，仿佛在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到底怎么回事？”

“我帮她穿上外套，把她带到我家，听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掏出香烟点上火，疲倦地低着头，吐着烟雾。

西泽叹息道：

“原来登美今晚身体不适，先离开饭馆回家去了。可是左等右等不见父亲回来，有些担心，出门准备去丸玉店看看。”

“丸玉店老板那时正和我喝酒叙旧呢。”

“当她走到丸玉店附近的木料堆积场时，与三个男人擦身而过。她隐约听见其中一个人对同伙说什么丸玉的小妞儿，顿时感觉不妙，想尽快离开那里……”

“然后被那三个家伙抓住了吗？”

信介驱散西泽吐出的烟，一阵咳嗽。

“那帮家伙追了上去，三人一起把登美拖到木料堆积场背

面的空地上。”

“是三个人？”

“她是这么说的。”

“就是他们，没错儿，那个姓矢嶋的和他们同伙。”

信介咬牙切齿地说。

“你认识他们？”绪方问道。

“是的。”

信介随后大致讲述了当晚在店里发生的事。

“那三个家伙被丸玉老板吓得乖乖的滚蛋了。”

西泽双手抱臂，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这帮流氓是被丸玉老板出其不意的态度吓破了胆，才逃之夭夭的。他们的心里正不痛快，赶巧碰到了登美，顿起报复之心，兽性大发以卑劣的手段轮奸了她。不过，伊吹对此事间接地负有一定责任。”

绪方对信介说。

信介没有作声，他心里像是堵着一块灼热的铁棒。他知道登美近来身体不舒服。他的 脑中浮出那三个家伙在木料堆积场黑暗角落里对登美强行施暴的场景，不觉中紧握的双拳已被汗水渗湿了。

“她曾奋力反抗过，但那帮家伙将她打昏，随心所欲地轮番玩弄了她。”

西泽声音沙哑地愤然说道。

“登美现在在哪儿？”

“我叫她躺在我的房间里休息，出血暂时止住了，她是个坚强的女孩子，不要紧的。”

“这事还没让她父亲知道吧?”

“登美说绝不许告诉她父亲,她担心父亲知道了这事会一气之下杀了他们。”

“也没有报警?”

“你考虑一下她的感受。这种事上了报为世人所知,她会十分痛苦的。即使那伙人被警方捉住,她精神上的创伤也是难以愈合的。”

“这我明白,但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们。”

只见信介低头咬着嘴唇。

西泽恢复了往常的镇静说:

“那是以后的事,现在要商量应该如何向她父亲解释,登美至今尚未回家,他还不担心坏了。”

“那怎么办?”

三个人一起冥思苦想着。

最后他们决定由西泽送登美回去,信介回到宿舍在岛京子那里借来毛衣和裙子,当然并未向她说明理由,随后又去了西泽家。

登美披着外套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脸向着里面。

信介结结巴巴地说:

“我给你借来了衣服。刚才都听西泽说了。这件事只有绪方、西泽和我知道,我发过誓,至死也不对别人讲。”

登美没作回应。只见外套后面剧烈地颤抖着,她哽咽地哭了。

“别总想着它,权当作是一次意外交通事故好了。西泽会尽力在你父亲面前掩饰的,来,换上衣服。”

信介把从岛京子那儿借来的毛衣和裙子放在她身边。

"尽管那样很难受，但为了不让你父亲有所察觉，今晚还是先回去吧。西泽回报社取摩托车。我们商量好了，就说晚上西泽约你出去兜风，半路上车子翻倒，浑身上下都被擦伤了。"

"你到那边去。"

登美小声说。

那声音十分沉着，让人意外，也令信介放心了。

"我自己换衣服。"

"那么我十分钟之后进来，振作起来，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又会怎样？"

登美嗓音沙哑。

信介觉得自己安慰别人的话使人扫兴，他沉默着走出了房间。

过不多久，外面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响声，西泽带着绪方回来了。那是一辆插着社旗的黑色摩托车。

"她呢？"

绪方问。

"正在换衣服。"

"西泽，要装得像一点。按我教给你的那样说，别作过多的解释。一会儿你把大致的情况对登美讲一下。"

绪方叮嘱西泽道。

"如果她父亲觉察到她的反常，该怎么办？"

西泽已然显出了慌张的神色。

"那就换个说法，以免使他误解。就说你带她出去后，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男女之间的……"

"她父亲会打我的！"

"这样总比让一个父亲知道自己女儿被流氓轮奸的事实

要好得多吧。似乎他也希望西泽先生和登美能在一起嘛。”

“那样我可惨了。”

绪方不顾西泽的困窘，走进去叫登美。

登美身穿瘦小的毛衣和肥大的裙子，一付学生打扮走出房间。她梳理好头发，洗了洗脸。，看上去没什么异常，只是脸色十分苍白，嘴角时而抽动几下，让人容易生疑。

绪方拍拍她的肩膀说：

“就照我们计划的那样说，你今晚接受西泽的邀请。和他去函馆山兜风，途中西泽的摩托车开到石头上摔倒，修车耽搁了很久，记住了？”

“知道了。”

登美点点头。她毛衣里那对起伏、丰满的乳房又扰动着信介的心。

他想到矢嶋他们肆意玩弄她的那个部位，不禁怒火中烧。

“坐在我后面，抓紧了。”

登美横坐在后座上。

信介说：“还是骑着吧，侧坐着太危险。”

“那样很痛。”

登美羞得低下了头。

信介的脸顿时 变得通红，他恨自己净说蠢话。

摩托车的红色尾灯和引擎启动声音很快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绪方和信介目送着西泽和登美远去，然后向宿舍走去。

夜里虽未起风，但煞人的寒气毫不留情地袭来。

“绪方，怎么办？”

信介向一直默不作声地绪方问道。

“唉,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一味地同情与怜爱,反而会伤害她。”

他叹了口气。

“你说登美?”

信介意外地说。

“那你说的是谁?”

绪方停下脚步。

“我在想应该如何处置那三个家伙。”

“你说怎么办?”

“不能就这么算了。”

“难道要揍他们一顿,再逼他们切下小拇指发誓不再重犯吗?”

绪方的口气略带着讽刺。

信介有些不满地反驳:“不能这么默默地忍受,我一定要找个办法解决这件事。”

“比方说呢?”

“没什么道理可言。”

信介满腹怨气:“我可咽不下这口气。”

“你想怎么对付他们?靠非法手段去解决只是个人的报复,那是私怨。”

信介瞪圆了眼睛反问:

“什么又是公怨?登美是我们的朋友,矢嶋一伙用暴力侮辱了她,还以集体暴力的手段控制工人,难道他们不是民众的公敌吗?有人说‘行使权力的暴力是镇压,民众对压迫者行使的暴力为反抗。’你认为我们应该像牧师一样去感化那三个流

氓，期望他们改邪归正吗？”

“我们的责任是将个人的恩怨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来。”

“你说说具体应该怎么做？”

“最理想的方法是把他们一贯的丑恶行为公之于众，进而发动工人罢工……”

“你是革命影片看多了，你真的以为波将金号战舰那样的美梦会实现吗？”

“你和岩井同样持有不信任民众的不良倾向。”

“不，我只是觉得使穷人真心起来反抗压迫是极其困难的。工人阶级并非像你想象的那样天真。”

“没有实践也就不存在真理。”

“这倒没错。”

“这里一定还有许多人对神户暴力组织平日的所作所为极为愤慨。我们请求北洋报社和西泽先生负责宣传，以作声援。我们再与地方激进党派、学生组织、文化团体取得联系，策划一场市民运动从而展开斗争。集中民众自身的力量清除暴力，粉碎帮派对地方工人的盘剥和压迫。”

与绪方的踌躇满志完全相反，信介对此反应十分冷淡。

他知道绪方的话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而绪方对民众抱有着不切实际的过高奢望，这令他大失所望。信介对此也仅凭直觉而发，也并无什么思想理论的依据。

“斗争的时刻即将来到。我们有必要将戏剧作为战斗的武器，并制订计划。”

“既然如此，你不妨试一试看吧。”

信介无奈地说。

此时此刻起伏在信介心中的是更具刺激的私怨。他侧视着绪方热情洋溢的面庞，着实感到对他的思想难以理解。

二人步行在漆黑的晚上，感受着各自的激动心魂的目标。

这时，从大海那边传来了一阵悠长的汽笛声。

报复与反抗

信介和绪方来到登美家的门前，听见里面有女人的哭声，无疑是登美。

绪方回头对信介低声说：

“不妙，西泽的话似乎不太管用，没能骗得了大叔。”

“好像是。”

信介点点头，听着屋里的动静。

这时又传来西泽和登美父亲的声音，两人似乎在争吵着什么。

“你知道大叔的名字吗？”

信介问绪方。

“不知道。”

“他叫丸谷玉吉，据说在战前曾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哦？是登美的父亲吗？这事我从未听说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晚上喝酒时听他说的。”

绪方有些疑惑似地说了一句“真是难以想象。”随后伸手敲了敲门。

“晚上好。”

里面没人回应。

“我是绪方。”

他又说。

“噢，进来吧。”

西泽应声说道。

信介和绪方互相看了看，便推开了虚掩的大门。

西泽用手理着凌乱的头发，抬头看看绪方和信介，释然地说：

“诸位，快来帮帮忙吧，我实在不会演戏，把事情的真相和盘托出了。”

丸谷玉吉咆哮着：

“你们想瞒过我的眼睛，办不到。”

他的眼睛有点充血地注视着他们俩，那神情叫人害怕，完全不像平日的 那个软弱的“丸玉”老板。

“登美到底怎么了！我不会为一点事而大惊小怪的，别瞒我了。”

信介问：

“登美现在怎么样？”

丸谷玉吉向厨房那边努努嘴说：

“在那边哭鼻子。问什么她都不说，真让人着急。西泽也解释得含糊不清，说是在函馆骑摩托车摔倒了。还是别跟我扯这些哄骗小孩子的话，我的判断不会错，看出了这小子有点儿

不对劲儿，喂，伊吹。”

丸谷玉吉有点醉了，舌头不大听使唤，他又转身来逼问信介。

“西泽说，他和登美偷偷幽会，你怎么看?就算是摩托车翻了，年轻姑娘也不会用那种眼神躲避父母的追问。登美一定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你们给我说清楚，别把我当作不明事理的老头子。”

信介吱吱唔唔地，回头看了看绪方，绪方也低着头不作声。

丸谷玉吉用嘶哑的嗓音低声问：

“登美被人强奸了，是不是?”

“其实是这么回事……”

绪方慌忙之中正欲辩解，丸谷玉吉摆了摆手止住他的话。

“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伊吹十分清楚，我不是那种因一点小事就惊慌失措的人。怎么回事，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

“真没辙。”

绪方嘟嚷着，

“即然这样，我们只好把事实全都讲出来了。”

“喂，西泽，你也说说，登美这孩子究竟是被哪帮家伙给强奸的?”

信介说：

“好像是那几个从神户来的人。”

丸谷玉吉像动物一样大吼一声：

“你说什么?”

信介结结巴巴地说：

“那几个流氓走后，我不是和大叔在店里喝酒吗？登美迟迟不见你回家，十分担心。就在去小店找您的途中，她被那三个家伙……”

“你说是三个？”

“所以我想他们是在回去的路上碰到登美的。因为是大叔把他们赶走的，为了报复，才把登美……”

“像是他们干的。”

丸谷玉吉自言自语地说。他点了几下头，然后大声向厨房喊道：

“登美，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

过了一会儿没见登美出来，丸谷玉吉又叫了一声。

于是登美哭肿着脸，头低垂着，出现在起居室的灯下。

“坐这吧。”

丸谷玉吉让出旁边的座位说。

登美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

“真是那三个家伙干的？”

丸谷玉吉异常沉静地问。

“嗯。”

登美点点头，又抽动着肩膀哭了起来。

“别哭！”

丸谷玉吉用低沉但很严厉的声音斥责道：

“为那么点儿事哭鼻子，真不像我丸玉的女儿。被人侮辱一两次算不了什么。在中国，有不少女人被日本兵侮辱过几十次，有的甚至把命都丢了。我们撤退回国时被俄国兵奸污的姑娘，在基地城镇里被美国佬轮奸的女学生，在以前是常有的。这种事并不损害你的人格。我、西泽、他们这些学生都不会对

此有所介意。你妈妈当初和我来往，就是从我强迫与她发生了关系那时开始的。你不必太在意，别再哭了。下身不是没被弄坏吗？嗯？”

信介对丸谷玉吉这种粗野的安慰方式有些吃惊。

绪方和西泽也吓了一跳。

丸谷玉吉接着说：

“更重要的是弄清对方是什么，从哪儿来，你还记得他们曾说过什么吗？”

“记得。”

登美抬头回答道，

“有个人说，矢嶋大哥先上。”

“是吗？好，那么，长相呢？”

“我还能认得按住我手的那个人。”

“这下可有好瞧的了！”

丸谷玉吉点了点头，对西泽说：

“你带这孩子去医院了吗？”

“还没有。”

“那帮家伙很可能有什么怪病，得先找个可靠的医生给她检查一下。”

“知道了。”

“她现在正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对这样的女人，他们也能放开胆子。”

登美又放声大哭起来。

丸谷玉吉平静地说：

“难受吧。那么我陪你去，放心好了。”

“登美。”

信介起身拉着登美的手带她起来，然后拥着她出了起居室。

“别再哭了，到里面休息一下。”

“我想到院子里去，吸点新鲜空气。身体上附着一种怪味，让人难受。”

“那好，但外面冷啊。”

“没关系。请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登美趿拉着凉鞋向院子里走去，信介迟疑了一下便回到起居室。

绪方和西泽正坐在那里担心地看着丸谷。丸谷却抱着胳膊沉思什么。

“老板，”

西泽说，

“经过反复考虑，我认为这件事并非是登美个人的问题，是否能把它作为反对关西派流氓阴谋强占港口的契机，我们正打算把学生、市民和工人组织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抗他们暴力统治的斗争。”

“我们早就制订了这个计划。他们在港口的所作所为已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我们要与西泽先生的报社联手，展开一场制止暴力的运动。”

丸谷没作声。

西泽一边察颜观色，一边低声说着。

“我从去年夏天开始便着手暗中调查这件事了。”

“查什么？”

“就是在以函馆为首，包括小樽、室兰、钏路等地的港口，关西派暴力组织的主力正在阴谋介入那里的搬运行业。那帮

家伙已经控制了本土重要地区的港口业务，现在又假借艺术和体育行业的名义，企图插手北海道，用意很清楚了。他们如今已不仅仅是流氓，而是正在发展成有暴力武器的现代大资本。而且不仅在搬运行业，在某些地方还控制了船员工会，港口的土木工程和工厂码头的警备事务，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发展成一个帝国。事实上这里还暗藏了战后他们对国家政府的敌对情绪。而且一些保守派政治势力中的显赫人物希望把他们当成强有力的反共力量。现在他们看中了北海道这块新殖民地，于是向函馆港派驻了先遣部队，据北海道警方的调查，矢嶋这个人是神户神明会的少壮派和未来的中坚分子。"

西泽一口气讲到这里，对丸谷自信地说：

"老板，你认为我说的不对吗？"

"不！"

丸谷稍作停顿，用令人难堪的腔调说：

"这点儿事用不着以记者的身份到处去作调查，我早就知道了。黑社会靠赌博、卖淫、毒品和剥削正经商人发家的年月早过去了。现在从神户到神明会那些有远见的第二代人掌权以后，他们就考虑到的谋财手段了。你们还记得吧，去年函馆当地的黑社会与关西派之间常发生争斗这就是一种苗头啊！"

西泽饶有兴趣地说：

"您知道这么多事，就更好办了。正如诸位所知，我只不过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地方小报记者，整日酗酒，只会写些小文章，但我依然热爱这座城市的传统，这种感受不比任何地方的记者浅薄。正因如此，我绝不能坐视港口被黑社会吞并，一有机会就要斗争到底。眼前这件事就是发起斗争的导火索，即便是拼上性命我也决意要和他们较量一番。"

丸谷冷冷地说：

“这么说要把登美的事公之于众？你是说我女儿被人侮辱反倒成了你们的大好时机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丸谷看着信介和绪方厉声喝道：

“那是什么意思？强奸案要由被害者本人起诉，这就等于将事情公开了。登美也得到法庭作证，警察还要做调查记录。我再怎么无能，也曾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不想靠国家权力替登美雪耻。”

“那您说怎么办？”

“这是我自己的事。”

“老板，”

信介在一旁说：

“难道你要对矢嶋一伙进行私人报复？”

“这有什么不好？”

“那样，你在法律上是犯罪。这对登美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哼！”

丸谷玉吉对他的话嗤之以鼻。他摆了摆手说：

“我不会用法律手段惩治他们的。我要用整了他们而自己又受不到法律制裁的方法进行报复。”

“那能办到吗？”

绪方觉得难以理解。

“能。”

丸谷玉吉的嘴角露出怪异的微笑。

“用我们在大陆时敌人教给的办法来干。让他们那个地方

一辈子不听使唤，而且撒不出尿来。他们要是以此控告我，自己的丑事就先暴露了。他们也有个面子问题，所以这事对别人难以启齿，我就这么干。”

“真混。”

西泽说。

“与这事相比，我们更应该多替登美想想。”

信介说：

“驱逐暴力、组织运动或报仇，怎么都行，但首先要考虑的是登美的幸福。”

“登美的幸福？”

丸谷玉吉盯着信介问道。

“你真的相信这些动听的话？”

“……”

“如果你考虑的是这孩子的幸福，伊吹，那你就娶了她吧。”

信介看着丸谷，大吃一惊。

“也许那孩子对你有意思，你是对她说了什么让人动心的话吧？这姑娘就像个男孩子，只要你待她温柔一点，她就会迷恋上你，以前她还暗恋过西泽呢。”

“现在对她突然说起这件事，很不合适。”

绪方在一旁开口说：

“总之今晚先请个可靠的医生给她看一看。待大家都冷静下来再从长计议。我们也想想看。所以拜托老板今晚千万别轻举妄动。”

“嗯，”

丸谷长叹一声点了点下头。

“我对那帮人的所作所为实在难以忍受。要是从前，我一定会扛着炸药包平了他们的事务所。不过现在我没那股劲头了。从事市民运动是你们的事。当我忍无可忍的时候，还是让我随便行动吧。这是我个人的怨仇，要由我个人解决。我不会听你们指挥的。”

“老板，其实我采访过被他们奸淫过的姑娘，不下五、六个，可是本人和父母都不愿把事情公开，最后都忍气吞声地算了。受害的不只是你们家。没有上报的同类事情还有很多，你要打听，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事和我无关。”

“是吗？”

“别管我了，只求你们照顾好登美。”

丸谷说。

“把她叫过来吧。”西泽说：

“我有一位朋友是妇科医生，我带她去检查一下。”

信介起身，来到院子里。

在庭院的一株枯叶落尽的大树下，登美背向着信介呆立着。晚风瑟瑟地吹动着枯枝。

“登美。”

信介犹豫了一下，开口叫道。

她仍旧默默地背对着信介。

我对登美是否负有一定责任呢？

信介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他仿佛又触到了登美那柔软而又富有弹性的乳房，身体变得燥热起来。这种感觉又深深地谴责着他。

他感到此时对一个身遭不幸的姑娘，哪怕产生丝毫的欲

念，也是他作为一个人的耻辱。

我的体内深藏着一种可怕的兽欲……

对登美的同情和对凌辱她的恶棍的忿恨，无疑都是发自内心的。信介觉得登美的愤怒和悲伤如同自己的一样。可以对天起誓，这些完全是真实的，但另一方面，自己又很难不在头脑里勾画着登美被人凌辱时的身姿……

信介像石头一样站在不言不语的少女面前，思考着。

码头事件

绪方站在由苹果箱子搭成的临时演说台上，用手拢了拢随风飘乱的长发。

“干活的伙计们……”

他的语调略显得生硬，随后又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他的口气不知哪点儿像是在演戏，这连他自己也仿佛觉察到了，不由得满面通红。

信介站在绪方的旁边把手插进夹克兜里。

岛京子则在相反的一方，她神情紧张地抖动着怀抱的油印传单。

听到绪方的声音，有些工人好奇地停下了脚步，歪着头等待着下文。刚吃过盒饭正在向阳处避风吸烟的人也抬起头望着绪方他们三个。

在货物堆积的空隙处赌钱的三个监工也停下来注视着他们。

“干活的伙计们。”

他又重复了一次。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一个吸烟的工人扯着嘶哑的喉咙喊了一声。

“我们是被雇来打工的学生，”

绪方讲了起来：

“但是我们的境况比起你们还算是不错的了。”

“靠爹妈养活，当然舒服了。”

有人说罢笑声四起。

绪方也微笑了一下，但立刻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不过我们都是穷学生，靠劳动来维持生活。在这里我们得和专职工人干一样的工作，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这怎么了？”

“我在这里干活，觉得有很多难以理解的事。我想跟大伙讨论一下，听听你们是怎么看的。”

“讨论，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一个工人拍着同伴的肩膀逗趣说。

“要是《拉网小调》的话我还知道。”

工人们哄然大笑。

信介和岛京子也不由得随着笑了起来。

绪方微有怒意地瞟了他们一眼，又开始流畅地讲了下去。

“也许在你们看来，我们是依靠父母生活的学生，不值得信赖。要是这么想我们也没办法。不过我们在这里工作的这段时间同你们的处境难道不是相同的吗？你们要笑就笑好了，但请先听一听我的想法之后再笑行吗？”

工人们一时安静下来，其中有个人说，行啊，那说说看

吧。

“听一听也能帮助大家消化。”

绪方因而鼓起了勇气大声说：

“谢谢，首先我认为强迫我们买盒饭是不正当的。”

“什么，原来是盒饭的事。”

“对，这种盒饭太贵了。不仅如此，味道又极差。强迫我们买既贵又难吃的盒饭，这是第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工人们脸上流露出紧张的神色，有人还慌恐地向四下里张望着。

绪方讲得越发起劲：“距离码头只有五分钟的路程，那里有许多商店和饭馆，在那儿我们可以吃上物美价廉的午餐，可是我们却去不了。在丸玉店要不了 100 元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炒饭并配有酱汤，饭后还有茶喝。大家可以暖暖和和地围坐在桌子四周，一边吃饭一边闲谈。热汤面、炒面，咖哩饭、油饼，在任何一家饭店都能吃到。而现在我们却只能每天坐在地上迎着北风，像一伙残兵败将一样吃着那种冰凉、单调的饭菜，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有权用自己的钱自由地选择物美价廉的午饭。搬运工作十分辛苦，我们的身体极需营养。然而我们在这里连一杯茶水也喝不上，还得下咽那些残羹冷炙。这究竟是何道理？为什么只在这个码头上是这样的，我对此难以理解。大家这样忍气吞声，一定有原因，我们想就此与大家进行商讨。”

“你讲的很对呀。”

有人说：

“把这些话对事务所那帮人讲讲看。”

“你们都是一伙赤色份子。”不知谁喊道。

绪方转身朝着那边说：

“我既不是共产党员，也并非学生活动家，只是一个在这里干活的人。作为一名普通工人，我对一些不能被世人所容忍的，明目张胆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盒饭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毛巾、套袜的磨损费，从工资中扣除的亲和会筹集资金等，我认为这都是很不合常理的。迄今为止，筹集金的使用情况从未向大家公布过，那些家伙究竟凭什么可以找出一些无中生有的理由，从我们的正当收入中扣除那么多钱？船舶公司每天支付给我们多少薪水？神户人又从中苛扣了多少？这些大家都想过没有？”

绪方说完后向岛京子使了个眼色。

岛京子咽了咽口水开始向工人们发放传单。那上面用表格清楚地显示了北洋报社的记者西泽从采访中获得的资料，数字，其中包括船舶公司支付的工资金额，以及其它港口的工人享受的劳动待遇等等。

“这些学生还真以为这世道上有公理可言呢。”

“你们还年轻，血气方刚，其实对社会上的一些事我们只能忍受。”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工人自言自语。

“哦？原来船舶公司付这么多工资啊。”

不知是谁发出惊异的叫声。

“横滨港工人的薪水数额准确吗？”

“没错。如不相信，可以打电话到北洋报社询问一下。在横滨也有劳务公司一类的组织从中牟利，但与这里相比那儿的工人待遇明显优越。不用说盒饭，就看租用毛巾这件事，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虽说过分，但也没什么希奇的。”一个工人说。

“为什么?”

“黑社会就是靠这个吃饭。”

“难道你对此没有任何不满吗?”

“如果不满就到别处去找活干。在这儿工作的都是些到别处找不到活儿干的人。现在好歹有口饭吃，而且还能喝上一杯，所以我们也没什么报怨的。”

“我不这么想。”

一个年轻人说:

“我有意见。盒饭、租用毛巾还有筹集资金，尽是些让人不明不白的事。我一直不满，只是没有流露出来。”

“那为什么不说呢?”

“为什么?你们还是亲自去体会一下吧。喂，他们来了。”

绪方向后瞥了一眼，神情紧张地对信介说:

“他们来了。”

“过来了?”

“行动吧。”

“嗯，没有别的办法了。”

绪方和信介进行鼓动性演说的背后有一个作战计划。

他们设想，在码头上用言论攻击暴力组织，就势必会惹怒那帮家伙，这样他们初次揭露的事实就能够被工人们所接受。看势态的发展，说不定那伙人就会动手打人，那也没有什么，相反正好以此为导火索展开斗争。

“你们干什么?”

一个理大背头、目露凶光的男人来势汹汹地说。

“看看就知道了。”

信介回答。

“你来得正好，也过去听一听。”

“说什么，你这混小子。”

大背头楞楞地盯着信介和绪方。

对他而言，这种口气着实令他惊讶不已。那人碰了钉子，一下子怔住了，他又起双手舔着嘴唇，望着绪方他们。

“我们要求有自由选择午饭的权利。”

绪方高声说道。

工人们低下头背对着大背头，不去看他。唯有两三个人嗤笑着向这边偷看。

“毛巾，套袜我们都可以自带，不需要。强卖给我们的盒饭也免了吧。此外筹集金的明细帐要公布，雨天和晚上加班的补贴等问题也要协商解决。我们也是人。没有我们的劳动，你们不会有利可图，所以应该改善目前的劳动条件。大家不是也这么想吗？对不对？”

没有人回应。

大背头一付难以置信的样子望着绪方和信介。

岛京子站在信介身后里紧张得屏住了呼吸。

“你们要造反？”

大背头大吼一声。

“这像是开玩笑吗？”

信介说：

“这里是个压迫之港。你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太残酷了。”

“快去工作！”

大背头朝工人们喊叫道：

“别磨磨蹭蹭的，到点了，都到装卸场去。”

工人们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动作比平时迟缓得多，然后

大伙很不情愿地离散而去。

“你们也停下吧。”

刚才那位花白头发的老者回头说道：

“不放聪明点是会吃亏的。”

“你甭说废话。”

大背头抬起长靴飞起一脚，正踢中那个老工人的屁股，老头叫了一声跑开了。

“喂，你们。”

大背头又说。

“别跟我装傻。”

“大叔，别生气嘛。”

信介说。

“混小子！”

大背头一把抓住信介的衣领，打了他一记耳光。顿时信介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刚走不远的工人们都停下脚步，沉默地注视着这边的情况。

“你胆敢小瞧我。”

大背头用力将信介推倒在地，甩开皮靴猛踢一通，信介鼻血流了满脸。

“哼，对你们就是太客气了，我不管你什么学生不学生的，在这干活儿要是乱发牢骚就得倒霉。我最讨厌赤色分子。立刻从码头上给我滚出去，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当心我要你小命。”

“大家都不愿意吃那种盒饭！”

绪方又说。

大背头奔向绪方，一拳将他打倒。

绪方不服地顺势翻起身来，双手护住面部，示威似地坐在地上。

“还想胡闹?”

信介说：

“我们不要那种盒饭。”

大背头这回瞪着双眼，对准信介脸部猛力一击。

信介下意识地一闪而过，对方身体失去了平衡，一条腿跪倒在地。

“好!”

从那群工人中间发出一声喊：

“揍他，大学生，揍他。”

大背头那张铁青的脸阴沉沉地紧绷着，他微咧开嘴，慢慢地逼近信介。

“禁止使用暴力。”

岛京子猛地冲到两人中间，高声喝道。

“滚开！别碍事儿!”

大背头一把推开岛京子。

信介眼睛的余光注意到工人们正在朝这边观看，他的双眼同时紧盯着大背头那晃动在眼前的拳头。他并不想再躲闪，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了断然表示对恶势力宣战的决心，他决意迎面挨上大背头的一拳。

事发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信介和登美沿着山岗缓缓步行。

天色渐渐昏暗，山岗下面的城市里灯火辉耀。夜空中，教

堂的尖顶宛如一幅剪影悬挂在天幕中央。

"听说我父亲对你讲了些失礼的话，真对不起。"

登美看着前方说。

"什么？失礼的事？"

"我是听西泽说的，父亲说你如果考虑我的幸福，就要娶了我。"

"是这件事啊。"

"他就是那么个固执的人。"

登美解释道，

"我并不讨厌伊吹君，或许还有点喜欢，但我从未想过要嫁给你。这是理所当然的，只是请你不要介意。"

"你不如尽快先把那件事忘掉。"

"怎么能忘呢。"

登美说：

"但我不会像那些大家闺秀一样，因为这种事而一味地叹息自己的身体被玷污。那算什么，我总是要了解男人的。我也不清楚和那个人将来能不能生活在一起。与这些相比，对人来说填饱肚子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身子如何那只是次要的。"

信介被登美那毫不示弱的口气惊呆了，不禁长出了口气。

"登美。"

信介停下脚步。

"什么？"

"你方才是说并不太喜欢我吗？"

"喜欢啊，但那只是朋友之间的感觉。要说男人，我已经心有所属了。"

“哦?”

信介忽然感到非常失望，他迟疑了片刻，然后大胆地说：

“那天晚上的事，我必须向你道歉。”

“嗯？不。”

登美摇摇头羞怯地说：

“那时候，那种事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被你抓住了乳房，我的身体不禁为之一震，感到自己都不是自己了，这怪怪的感觉让我不由得向你倚靠了过去。但是，这与爱情毫无关系，我早就另有所爱了。”

“原来是这样。”

“我有时连自己的想法都搞不懂，你也有过这种经历吗?”

“啊。”

信介为登美的坦率而吃了一惊。

他心想，这女孩子还蛮坚强的。

信介以一种由衷敬佩的眼神望着身边的登美，心中暗自寻思着，她迷恋的究竟是谁呢?

老无政府主义者的眼泪

北洋报社的地下室里阴暗潮湿。电灯泡放射出昏黄微弱的光线，室内的寒气像是从墙壁中渗出来的。

白夜剧团的成员大约十人聚集在这里。绪方坐在木椅上，手里拿着铜板刻印的剧本，神情严峻地沉思着。几名剧团的演员呆立在他面前，等着他的发言。

信介弯起一条腿坐在靠近墙角的位置，只是望着他们。

由于他是幕后人员，便在一旁观看排练。

“好痛。”

信介手按着后脖颈疼得直皱眉头。那天在码头上被大背头打过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

信介他们最后被粗暴地赶出了码头，在场的工人谁也没表示支持他们。

不过这些信介等人早就预料到了，他们对此丝毫未感到灰心丧气。

因为信介最初就没指望工人们会拿出勇气也不相信“联合斗争”之类的豪言壮语。虽然他们失去了工作，但要是想干，打工的地方别处也有。

而且他们正在着手准备岛京子提出的那部从现实中取材的纪实性话剧。

“让我想一想。”

绪方说。

演员们点点头，坐到了墙边的长椅上，他们已经冷得直打哆嗦了。

绪方挠挠头嘴里嘟哝着：

“这部剧本似乎还有些不足之处，总是觉得缺少点儿什么。”

“补充剧本的不足不正是演员的责任吗？”

旁边的剧作者岛京子不甘示弱地说。这个剧本就是她这个倡导者创作完成的。

绪方说：

“对于即兴话剧而言，我认为这出戏的展开形式过于古典化。”

“因此它的感染力不强。”

“那怎么办？”

这部话剧的故事情节的确十分简单。大致内容是，在码头暴力组织的剥削下，困苦挣扎着的工人们与附近的市民商贩联合起来进行反抗。这有些类似于连环画剧了。

“并非是我小看这个剧本。”

绪方进一步说：

“但它是不是有些过于单调了。”

“这类话剧必须要平白易懂才行。”

岛京子反驳道，

“屏弃通俗，就不能抓住民众的心。”

“可是……”

“剧情不是由我们创造的，而由环境决定。面对今天的现实脱颖而出的戏剧，其剧情如何，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上演这部话剧的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它能够震怒暴力组织，也可以使工人们借此宣泄久积的愤懑，心中欢喜，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不过剧中没有撼人心魄的情节。就如同烹调用的胡椒，只要是带有刺激性的内容，在戏剧的后半部分就容易产生出感人的效果。”

“你们也想一想嘛。戏剧不是个人艺术，完全是由集体创作共同参与的活动。所以大家都好好想一想。”

岛京子不大高兴似地嚷道。

“我们也要想吗？”

一个人说。

“喂，你也说点儿什么。”

信介被人点了名，慌忙道：

“我是干事嘛。”

“所有成员都一样，不分份内份外。”

“是啊，怎样做才好呢？”

“进一步渲染那伙人的暴行，怎么样？”

“比方说呢？”

绪方追问道。

“加入一些描写他们的残忍和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的内

容。”

“应该怎么写?”

“那件事行不行?”

国语专业的学生三岛说。

“什么事?”

绪方不解地反问他。

“把丸玉店的女孩被人侮辱的场面加进去。”

“你说什么?”

信介问:

“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噢，只是传言。”

三岛有点慌张，含糊其辞地回答。

“是吗? 已经传开了。”

绪方歪着头:

“不知是谁泄露出去的。不过既然有人知道了,也没办法。好吧，事已至此，我就将真相告知大家。”

“绪方!”

信介想要阻止他，可他已经继续说了下去。

“丸玉店的登美是被暴力团的家伙奸污的。这事本来是保密的。请大家尽量不要张扬出去，我们应当考虑到她和她父亲的心情，希望各位能够对此事守口如瓶。”

不明真相的成员们惊讶地互相看着。

“那么刚才三岛的建议……”

“把它用上如何?”

有人说。

“嗯?”

“加入饭馆的姑娘被流氓奸污的剧情，女孩最终跳海自尽。”

大家都默不作声。

“一定会让观众流泪的，怎么样?”

“有些残酷吧?”

“不过，加入这一幕的确会使话剧更具有刺激性。”

“别开玩笑!”

信介在旁边插上一句，

“你们想,这么做登美会有什么感觉?她父亲又会怎么想?算了吧，别干那种蠢事。”

大家又都沉默了。

“对，还是别干了。”

有人小声嘀咕着，

“你说呢? 绪方。”

“嗯……”

绪方稍加思索后双手抱臂站了起来，在室内踱着步子。

“是啊……”

“不用考虑，那样做太愚蠢。”

信介说，

“绝对不能这么做。”

“伊吹。”

岛京子开口了。

“怎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岛京子严肃地问。

“是什么?”

"揭露他们的暴力，控诉不正当行为，唤起民众的愤慨。不是吗？"

"那倒是。"

"虽然登美很可怜，但这件事的真实性会为话剧增添极强的魅力。假如它超越了登美个人的悲痛，与伟大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够了，你是说仅仅凭这个理由，就可以任意伤害一个少女的心吗？"

"不是那样的。"

"绪方。"

信介转身面对着绪方，反问道：

"你怎么看？"

"岛君的话在理论上是正确的。"

"胡说！"

信介提高声音说：

"坚持如此残酷的想法，你们究竟是民众的朋友还是敌人的同党？我实在不能理解！"

"如果她本人同意又将如何呢？"

绪方问。

"她怎么会允许呢？"

信介笑着摇了摇头。

绪方认真地说：

"把我们的想法详细地对她讲明，争取将她的思想意识转到革命的方向来……"

"绪方，你真的要这样？"

信介瞪着他。

"是真的。"

绪方点头说。

信介愤然起身跑出了地下室。

他感到他们真是冷酷无情。怎么会连那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呢。

他想，或许是自己的思想觉悟太低的缘故吧。但又觉得不对劲。

信介弓着背走在夜半的街道上，他觉得绪方、岛京子及其他伙伴与自己之间已经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当天晚上，信介倒在床上想了许多。

他想，也许我不像个年轻人，可转念一想又不是那样。使他心绪黯然的是以绪方为首的伙伴们与自己在看待事物的角度上竟有着极大的差异。

"相信民众是对的，不过……"

绪方所认识的民众与信介的所想大相径庭。他感觉绪方他们对民众的形象过于理想化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才像是年轻人所特有的。

信介闭上双眼心中默想，或许在我心中真的缺少对人的理想主义观念和朴素情感。他认为抨击那帮家伙的暴行时，工人们不会轻易地挺身而出，他们不仅畏惧暴力，并且本身就缺乏奋起反抗的精神。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参加斗争……"

他想。

比如在发表鼓动性演说，率先声讨恶势力之时，工人们并没有任何支持的表示。但信介明知如此却敢于挺身而出。

或许在暴力组织的背后还有政治家充当后台的黑幕，他们与中央财政界政府部门、警察机关沆瀣一气，所以要打倒他们至少需要几十年的切实努力与时代环境的变迁。仅凭着周游各地的学生的一点正义感，最终只会面对现实而望洋兴叹。

绪方他们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态度十分认真，相信能够点燃工人沉睡着的灵魂之火，发动市民起身反抗。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法不同。”

在信介看来，他们的想法极为幼稚，就如同梦想。

然而另一方面又觉得有些羡慕他们，而且仿佛只有那种想不通世事的理想主义才是青年的特权，不抱有这种梦想的自己，让人觉得像个糟老头了。

“但是登美决不会答应。”

信介低声自语。

现在岛京子和绪方应该正在全力说服登美，信介翻个身叹了口气。

绪方回来时已经深夜两点多了。

“绪方。”

信介在黑暗中向他打了个招呼。

“怎么样？去和登美谈过了吗？”

“你猜猜会怎样。”

“一定是被拒绝了。”

“干吗那么想？”

“因为你们不真正了解民众。”

“是吗？”

“登美怎么说？生气了吧。”

绪方在暗处小声笑了。

“有什么好笑?”

“你才不了解民众呢。”

绪方略作停顿之后又继续说:

“不，可能我的确不了解民众，但是我了解女人，登美同意了。”

“哦?”

“她说可以把那件事编进话剧,而且那样如果能够激起民众对那帮家伙的愤恨，她全然不在意。”

“她真是这么说的?”

信介摇摇头，感到难以置信:

“你没说谎?”

“是真的。不知为何她看起来心情十分平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姑娘。静静地含着微笑说‘可以’。”

信介没再吱声。

他沉思了片刻，然后突然一跃而起，扔开毛毯穿上了裤子。

“怎么了?”

绪方惊奇地问道。

“你们都是一群混蛋!”

信介推开绪方跑出门去。

绪方跌倒在地叫道:

“你去哪儿?”

“你别管。”

信介跑上大街，深夜里朝登美家的方向奔去。

他想，她该不是要寻死觅活吧。

信介喘着粗气迎风疾行。

绪方和岛京子没能觉察到登美的心情，因此他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激愤。

信介在登美家的门前停下脚步，他不住地抽动着双肩。四周一片沉寂，房间里还点着灯。

信介松了口气嘴里叨咕着：

"终于赶上了……"

他敲了敲大门，低声说：

"晚上好。登美在吗？我是伊吹。"

里面无人回应，信介索性推开大门，门未上锁。信介踏进大门一步，向屋内张望。

"晚上好，"

这时从拉门里面传来登美父亲的声音，

"谁啊？"

"是伊吹。"

"什么事？三更半夜的。"

拉门开了，露出丸谷玉吉那张红脸庞：

"是你呀。"

"登美怎么样了？"

"不知道啊。"

信介脱掉鞋子走进饭厅。

"我正在独自喝酒，你不一块来吗？"

"不，我不喝了，登美她……"

"方才绪方和你们剧团的那个女孩来过，他们和登美谈了些什么之后，她就回到里屋，关上门窗躺下休息了。你轻点

声，别吵醒她。”

“是吗?”

信介略微放心，他看了看丸谷那张醉意正浓的脸。

“现在，总可以喝一杯了吧?”

他缠住信介不放。

“好，也不是不行。”

“我听说你们的事了。”

他有些舌头发硬地说：

“在码头上大胆地演说，这还是头一回，暴力组织一定惊慌失色了吧?”

“也没起什么作用。”

信介苦笑着说，

“那就像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行为。我还挨了打，现在还疼呢。”

“不，不能那么讲。”

丸谷玉吉摇摇头，

“你们的行动也许有些幼稚，如同在十九世纪开展工会运动初期的形态。在专职的劳工活动家或有组织的活动家眼里，那一定是极不成熟的学生式的革命游戏。不过，也决不应该轻易放弃，我从未小看过你们。”

“是吗?”

“嗯，现在日本有全国性的大工会，革新政党及各种团体和组织，但是尚未组建工会的工厂还有很多，组织起来的工人也只占日本工人的一小部分，如同冰山的一角。在水面下还潜藏着阳光照耀不到的更大的冰块。任何一个港口在外表看来其组织结构业已完备，是监工总管，船舶公司与政府机

构相互勾结，共同剥削工人。然而工人们毫不报怨，这是为什么呢？你想过吗？”

“可能黑社会的暴力太可怕了吧。”

“这只是一个方面。然而不只有这些，在那里干活的工人们大都有着几十年漂泊四方的经历，他们如不依附于黑社会，也就不能安下心来。由于赌博、酗酒，搞女人，或其他各种必要的手续和身份保证等原因，他们需要黑社会的关照，而日常的粮食卡和临时户口等问题也要依赖他们来解决，所以即使是被人压迫，只有忍气吞声，工人们认为这样也比下煤窑要强得多。你们不能单凭一两次鼓动性演说来鼓动他们，不过听了你们的演讲后，他们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麻木的心灵也会受到一点冲击。这就足够了，而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是吗？”

信介面色泛红地望着登美的父亲，他侃侃而谈，与往日大不一样。

“对吧。”

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么你们今后打算怎么办？”

“准备在街上演话剧。”

信介回答。

丸谷眨了眨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哦地一声，嘴里唠叨了一句：

“上街演话剧呀。”

“在公园或站前广场，那里要是不行，随便在哪个空地上也可以。所谓革命街头戏剧嘛。”

"想演些什么呢?"

"港口发生的事。"

信介讲着当晚排练的情形，心里暗想，丸谷玉吉知道登美与绪方谈了些什么吗?

"的确，"

丸谷不住地点头，

"比起拙劣的演讲，还是话剧更有意义一些，爱看热闹的人一定会聚集不少。"

"听说海鸥咖啡店老板在给我们寻找演出地点。"

"是那个冒牌文人吗?"

丸谷嗤之以鼻。

"你和他认识?"

"那种进步文人没意思，最多能拉一拉手风琴、和年轻女人唱唱歌而已。我不相信他。"

"我们在街头上演话剧，向市民揭露暴力组织的所作所为，再请西泽在报界大造声势，以此为开端联合函馆的工会、文化团体，或与市议会的革新议员共同组建市民革新联盟，这就是初步的计划。"

"那么组建成了以后又将如何?"

"什么意思?"

"即使将他们驱逐出码头，但在其它地方还有他们的势力，消灭他们至少需要十年时间。而且即便这次斗争进行得顺利，函馆的问题还会层出不穷，你们这么斗下去是决心把骨头埋在这里吗?"

信介一时无言以对。

"你还没考虑这么多吧?"

“坦诚地说是这样的。”

“那么最终结局会怎样？惊天动地地闹腾一两个月，成立一个虚有其名的组织，一旦即将开始真正严酷的斗争，大家都会四散而去。难道你们想要最后逃亡到荒野去帮助农民开拓田地，充当西部枪手的角色吗？”

信介一言不发。

丸谷玉吉所指出的也正是他平日里所考虑的问题。

“怎么样？”

丸谷不住地问个不停。

信介略显不快地说：

“你是说我们应该无所事事一走了之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要我们怎么干？”

“先做好份内的事。”

“这就是份内的事呀。我们在港口干活深受剥削，这是难以忍受的现实。”

“那就表现出这是为自己做的。”

信介看到丸谷玉吉流露出不快的神色，但仍继续听他说下去。

“如果是为自己做的，你们就说是在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且应把这种态度表露出来。但你们并不是这样，你们给人的感觉是在为社会，为他人，为正义与理想，为革命，为劳动人民的将来，即带着一些美丽的借口，以率先奋斗的面孔出现，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好。”

“我们没显露出那样的表情来呀。”

“不，是那样的，我看得很清楚。”

“连表情我们都要承担责任吗?”

“是希望你们负责。”

“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办?”

信介难以忍受下去了，他长叹了一口气。

“不应该说这么做或那么做，你这么讲我很惭愧。”

丸谷玉吉刚才的劲头蓦然消失了，颓丧地垂着肩，低声自言自语，

“说真的，我老得不中用了，我也十分嫌恶自己变成这样，要是从前，我决不会就此罢休。就说这次的事，我非宰了那三个杂种不可，但是你想这样做后果会如何呢?我这把年纪再牵扯上伤害罪，登美不是太可怜了吗?事情登了报的话，让人难堪，而且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连店也开不成。我又不愿意通过警方，以往在醉心于无政府主义的时候，我可因为他们而受了不少罪。而且即使是最终胜诉，又能挽回什么?究竟如何是好，总是那么缠着你们陪我喝酒，根本于事无补。是啊，有什么办法呢?”

丸谷玉吉猛然扔掉酒杯，抽噎起来，泪水从那双布满血丝的眼中流出，叭嗒，叭嗒地落在地铺上。

“在我入狱的那段时间老婆死了，我心灰意冷，身边只有登美了。丸玉饭馆是我们费尽心血开办的父女城堡，我守着它，像狗一样默默地生存着。等有一天给登美找一位如意郎君，我也就该闭眼了。我常对自己说，人活在世上只想着自己就行了。所以这次的事就当作是命运不济，忍一忍也就算了。可我虽然这么想，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怨气呀。”

丸谷玉吉用手捶着膝盖呜呜地哭起来。

信介默默地看着他那付模样，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但是

他却不知如何是好。

他悄悄地站起身出了饭厅，从走廊绕到登美睡觉的里屋。从室内泄出一缕灯光，里面静寂无声。

“登美，”

信介招呼道。

里面没有回音，信介心中出现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又大声叫道：

“睡了吗？登美。”

室内的台灯的确亮着。

“登美，我有话对你说。”

信介颤抖着打开走廊侧壁的拉窗，见铺开的被子里没有登美的身影。

“登美！”信介四下张望着大声地呼唤。然而却依旧未见回应。

“糟了。”

信介离开房间，躲避着饭厅里的丸谷玉吉，绕过厨房从后门出去了。

到哪儿去找呢？信介一时不知所措了。这么大的城市，去哪儿找啊，真是毫无头绪。他觉得应该向码头那边去，便决定先到丸玉饭馆看一看。

信介搓着手在寒风中疾步而行。

不一会儿丸玉饭馆就出现在眼前。

真怪，这么晚了店里还亮着灯。他吞了一下口水，转到丸玉的后面，透过窗子的空隙处向里面观看。登美坐在柜台前，面色苍白，喝着杯中的威士忌。

她目光呆滞，与平时活泼可爱的小姑娘相比，简直像换

了个人似的。

“登美。”

信介隔着窗子喊一声。

登美回头张望着，并用她那嘶哑的嗓音问：

“谁？”

“我，伊吹。”

“你。”

登美慢慢地站了起来，从里面打开后门。

“怎么了？这么晚还……”

信介抓住她的肩膀说：

“你还活着？”。

“说什么呢？”

登美皱起眉头说：

“大惊小怪的。”

“担心你嘛，我还以为你准是想不开去自杀了呢。”

“是吗？”

登美垂下眼睑微微笑了笑。

“你真是个好人。”

“大家都不放心。”

“你撒谎。”

她断然反对说：

“真正关心我的只有爸爸和西泽先生。”

“怎么会呢，我，绪方都……”

“别提绪方。”

登美说：

“我最讨厌那个人。”

信介惊讶地瞧着登美。

“最讨厌他，那种人死了才好呢。”

“怎么了？登美，”

信介轻声安慰她说，“一定是因为刚才话剧的事，你才对绪方……”

“是的。”

登美打了个酒嗝，然后又开始痛饮起来。

“他和我说要把我被流氓侮辱的那件事编进你们的戏剧中去。”

“可你为什么答应他了？”

“为什么？”

登美目露异光地看着信介，

“我告诉你为什么吧。”

她沉默了片刻，突然狂笑起来，身体扭动着，然后又猛然止住了笑声说：

“这世间无聊透了。人啊，都是些讨厌的家伙，你说不是吗？”

“……”

“我怎么样都无所谓，无论什么事，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话剧也好，什么也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话说得那么动听，其实都只是考虑你们自己。绪方这个混蛋，什么也不明白，满口华丽的词藻，却连近在咫尺的人的心意都看不出来，还能搞出什么话剧？”

“登美，你……”

一个意想不到的念头突然在信介的脑海中闪过，他忍住下面的话没有说。

“是的。”

登美又说：

“从一开始我就真心地喜欢绪方，可是他非但没有感觉到，反而拿那件可恶的事来求我，讨厌！你们都令人厌恶！”

登美伏在柜台上失声痛哭。

信介漠视着悲痛的登美，此刻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决断时刻

次日午后，海鸥店老板来找绪方和信介。

大家正聚集在北洋报社的地下室，继续讨论着关于大幅度修改剧本后半部的问题。

海鸥店老板没有穿平时的那件俄式衬衫，而是换了西装。

他手提着一个包裹沿着楼梯走了下来。

“哟，那不是老板吗?”

岛京子一眼就看见了他，便打了声招呼。

“啊，岛姑娘。”

老板有些尴尬地眨了眨眼，又不好意思地笑着向信介和绪方摆手示意。

“究竟出了什么事？您还特地到西泽先生这里来。”

绪方停止了讨论，走到老板身边。

“我们正在商量大幅度改动剧本的事，您来得正好，咱们听听老板的意见吧。”

“你们仍旧充满着热情。”

老板露出懦弱的微笑，随后把手里的包裹递给绪方。

“这是什么？”

“豆馅饼，大家品尝一下吧。”

“这太谢谢了。”

“老板真是好心肠。”

岛京子从绪方手中抢过包裹放到桌上打开，豆陷饼还冒着热气，周围儿只手立刻抓了上去。

“话剧就要变得十分精彩了。”

“噢，”

老板像是心绪不佳，显得局促不安，他垂下眼皮一言不发。

“他来这里干什么呢？”

信介觉得老板的神态有些捉摸不定。但是他仍一声不吭地嚼着点心，等待着老板亲自说明来意。

“那么……”

老板吞吞吐吐地说道：

“关于话剧演出地点的事。”

“啊，这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绪方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承蒙老板的大力支持，我们全无后顾之忧了，日后还望多加关照。”

“这件事……”

老板欲言又止，他用委屈的目光望着信介和岛京子，还舔了舔嘴唇。

“出了什么事吗？”

信介问，

“场地的事遇到麻烦了？”

“不，不……”

老板一时结结巴巴的，但又下定决心似地抬起头说：

“不顺利呀，我多方努力，可是谁也不给我面子。”

“但是，前几天还……”

“是的，我轻率地答应了你们。可真的找起来，无论谁都不愿帮忙，怎么也不肯借场地给我们。”

“那就是说……”

“对不起了，”

老板连忙点头，低声说道。

“因为我能力有限，可能令大家感到失望。实在是无能为力，请原谅。”

“不，这怎么能让您向我们道歉呢？”

绪方歪着头，为难地说：

“这一来我们就不再麻烦您了，必须得自己去寻找场地了。”

“对不起。”

“该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吧？”

信介从一旁问道。

“什么事？”

“不，也没什么，只是有点……”

“都是由于我的无能，真是无颜面对各位了。”

“没关系，老板。”

绪方拍了拍他的肩，安慰地说：

“我已经决定把情况向西泽说明一下，请他在北洋报社帮

忙想想办法。"

"实在对不起。"

老板再三鞠躬致歉，然后叠好桌子上的包裹，无精打采地踏上楼梯走了

"这下坏了。"

绪方环抱臂膀长叹一声。

"你对这事怎么看?"

"你是指什么?"

"不觉得他的神色有些反常吗?"

"是啊，出了什么事吧?"

"应该考虑到黑社会已经有所觉察，开始采取行动了。"

"我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

"那就是说老板受到他们的威胁?"

岛京子插上一句。

"很可能如此，你瞧他那吱吱唔唔的样子，还有事情一下子全都不行了，难道这不能说明什么吗?"

"这倒也是，我追上去问个清楚吧。"

"算了吧。"

绪方望着大伙说：

"通过斗争取得演出场地，这也是我们戏剧运动的一部分。当初一味地依赖老板，这全都是我们太过于幼稚了。从明天起，大家各自想办法，我沿着北洋日报这条线去争取，你们去找打工时结识的关系，或者考虑一下全新的演出形式，开始行动。"

"要是那帮家伙已经开始行动了，今后的工作也许会十分

棘手。”信介说。

“可能会的，还有可能出现白色恐怖。大伙要提高警惕。”

大家的脸上浮现出紧张的神情。

绪方为了缓和气氛，在桌子下摸来摸去，说他的点心被谁吃了。

岛京子高声笑了起来，那笑声撞击着天棚，在阴冷的地下室里回荡。

信介用舌尖舔着残留在齿缝里的微甜的红豆沙馅，心里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次日清晨，绪方和信介把油印的传单藏在夹克里，来到了码头。他们从港口另一侧暴力组织的家伙看不见的地方潜进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装卸货物工地靠近。两人设法避开监工的注意将传单散出去．先绕到工地后，取出传单，分兵两路把传单塞进与他擦肩而过的工人们的衣袋里。一旦监工察觉大吵大嚷，两人就分头逃离那里，逃跑的路线事先都商量好了。港口的一侧还有五个伙伴准备好自行车等在那里。

信介向绪方使了个眼色便疾步走开，并将传单交给了一个擦肩而过的工人。

那个人看了看传单，那表情像是在说这是什么，然后把它塞进口袋没说什么就走了过去。

传单上印有抗议黑社会残暴行为的文章，同时上面列出了五项主张，并呼吁为了实现这一切，要在港口召开大会。他们预定在抗议活动逐渐引起广大工人的反响后，再另行通知会议日期。绪方打算等到时机成熟的一天，突然号召工人停止工作，在码头召开大会，并进而将其发展成为抗议集会。

果真能够如此顺利吗？信介对绪方的想法心存疑虑。但

是不去尝试也就不知正确与否，放弃是失败之后的事。

信介向另一个工人使了个眼色，迅速将一页传单递了过去。

那人似乎认识信介，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接着开始读起那张传单来。

“喂，被发现可不得了啊，他们就在那边。”

那人紧张地告诉信介说，随后小跑着离开了。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伙伴！”

信介感到内心激动，在工人中间至少已经有一个人在暗中支持我们的活动了，想到这里，他的心中充满了热情和兴奋。

“我是过于悲观了，说不定会像绪方说的那样顺利地进行下去。”

信介变得勇敢起来，继续向迎面走来的工人们散发传单。

“请过一会儿再看，被发现会有麻烦的。”

信介小声说。

“咦……”

一个中年人手插在衣兜里对信介说：

“你是上回那个激进学生吗？”

“给你传单”。

信介把传单塞进他腰带里，便立刻走开了。

这时一个人在他身后大声喊叫起来，出于条件反射，信介马上把传单藏进上衣里怀中，躲到了暗处。

只见绪方跑了过来，后面有两、三个身穿工作服的搬运工，喊叫着追赶而来。

绪方边跑边将传单撒向空中，白色的纸片四处飞扬。

“抓住他！”

一个人大叫道。

“怎么了，怎么了？”

搬运工地顿时一片混乱，周围甚是嘈杂。

“打起来了？”

“好像不是。”

“抓住他，揍他！”

信介见绪方瞪圆了眼睛以惊人的速度跑了过去，这时旁边跑来一个矮个子用根长竹竿绊住了绪方的脚。

“逮着了。”

绪方滚倒在地，几个人一下子压了上去。

他们像是在享受着从繁重单调的工作中暂时解脱出来的快感，他们的样子就如同是捕捉野兔的山野村夫。

“怎么回事？”

“据说他是个赤色分子。”

那个大背头慢慢地走近了摔倒的绪方，他就是上次在丸玉店和信介打架的家伙。

“这个混蛋！”

大背头从地上拉起绪方，不慌不忙地看准了目标，挥手一拳正击中绪方的脸部。

“对码头的工作如有不满，就到事务所来。别再到这里来捣乱，嗯？”

大背头又一次猛击绪方。

绪方趔趄几步向后倒去，只听一声闷响，他的后脑勺磕到了铺路石上。

“伙计们，快回工地去，不许看那些鬼传单。”

大背头高声呵斥，驱散了四周的工人们，然后他又把绪方拉起来，用拳头狠狠地顶住绪方的侧腹低声说：

“喂，滚蛋。”

“我自然会走。”

绪方嗓音沙哑，一边走还一边用上衣擦着脸。

“以后少来捣乱，听见了吗？”

那家伙在后面嚷道。

“听见了。”

绪方说完在寒风中摇摇晃晃地朝码头一边蹒跚而去。不一会儿，绪方走远了。

信介躲开别人绕到仓库后面，从码头上逃脱了。他担心着绪方的伤势，便急忙奔向北洋报社的地下室。

地下室里围着绪方的四、五个伙伴紧抱双臂，神情严峻。

绪方歪着紫青、肿胀的脸，对信介挥挥手，

“被揍了。”

“啊，你没被怎么样吧？”

“我躲在暗处目睹了绪方挨打的情景，本想冲出去，但又觉得那样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不，还是保存一个人的战斗力好，别太介意了。”

“还疼吗？”

“还能忍得住。”

绪方摇摇头说，

“不过抓住我的不是暴力组织的人，而是不久前和我们同干活的工人，这真让人寒心。我万万没想到追赶我的竟然是他们。”

“我却意外地碰上了好人。”

“那帮工人是想要巴结黑社会吧，简直是群走狗。”

“不过，那个大背头能把绪方放回来也算不错了。真要是被带到事务所去，我豁出性命也要冲上去。”

“那家伙威胁我，让我下不为例，还说要再抓住就打死我。”

“然后呢？”

“我发誓下次不干了。”

绪方笑道：

“誓言有两种，对人民的誓言重于泰山，对敌人的保证轻于鹅毛。别说做一次保证，即便是一百次，我也要背叛他们。”

“不过，瞧你受伤的脸，还怎么参加活动。”

“这倒也是。”

绪方抚摸着越肿越高的脸笑了笑。

这时，西泽的身影出现在楼梯上。他环视了一下地下室的人，神情严峻地说：

“真是一筹莫展。”

他似乎带来的又是一个坏消息。

“怎么了，西泽，这么没精打采的。”

绪方说。

气息从他变了形的嘴唇中流动出来，那语调有些含糊不清。

西泽见此吃了一惊，对绪方说：

“喂，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原本我也不是什么英俊小生，也没在意。只是疼得厉害。”

“不请医生看看吗？”

“只是后脑勺撞在了地面上，没什么大不了的。”

“别留下后遗症哦。还是明天去医院做一下脑电波检查的好。”

“现在的情况不允许我那样。”

绪方把海鸥店老板来说的事简短地告知西泽。

西泽双手抱臂默默地听着，然后他抬头对大家说：

“我这里也不顺利。”

“是吧，我从你进屋里的表情上已经觉察到了。”

绪方说。

“北洋日报的社长这个人啊……”

西泽低声讲了起来，

“他好像受到暴力组织和幕后头头们的压力，说要退出这次运动。与其说压力不如说是被人收买了。他原想参加下届竞选，暴力组织和幕后头目似乎表态，只要他不插手码头的事，就可以暗中支持他当选。以前我曾有所警惕，预想到可能会出现这种局面，却没想到他们这么容易就成交了。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看来我是高估他了。今天我被他叫了去，说到这间地下室也不再租借给你们了。”

“原来这样。”

绪方叹了口气。

“真是阻力重重啊。”

“我们错在从开始就依赖这种资产阶级报刊，即便是这类地方性报纸，不也是一样的吗？”

岛京子在一旁用讽刺的口吻说道。

“我觉得不能这样公式化地对此加以区分。”

绪方责备她说，

“现在北洋日报的记者西泽不是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吗?联系住宿，介绍工作，这些都多亏了资产阶级报社的记者西泽先生的个人努力。可以利用的东西，即使是反动体制中某些人的善意行为，我们也应该适当地接纳，这也是我们的斗争手段。”

“喂喂,这么说我的一片好心不成了被你们利用的手段了吗?”

西泽苦笑着瞧瞧大家：

“那么，你们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信介代替绪方介绍说：

“今后要继续在搬运工地避开那帮家伙的耳目,一天散发几次传单，进行宣传。与此同时，从本质上重新构思目前正在进行的演剧活动，抓紧寻找舞台，尽早上演我们的话剧。”

“的确，但问题是场地以及话剧可观性如何。”

“嗯。”

“俗话说眼高手低嘛，听了你们的介绍，我总是担心你们的话剧会脱离实际，不能够吸引观众。”

“不会的。”

“不要抱有这种简单的想法,以为不收门票就能够将自己的思想、信念强加给观众，事实上应该使观众觉得即使花钱也愿意看，否则……”

“我们就是要这样。”

“场地的事，我也想办法，不过现在连这块排练场所都被收回去，不难想到将来的形势会更为严峻。”

“西泽先生。”

岛京子插上一句：

“你作为一名记者将如何与北洋日报的反动政策作斗争呢?”

“我?”

西泽合上嘴考虑了一会儿，然后神秘地笑了笑拍着岛京子的肩膀说：

“你瞧着吧。我虽不算年轻，但却并不想后半辈子只为保住性命而苟活于世，你问我要干什么？这个先不说，总之有一天你们会明白的。”

“是吗?不会像海鸥店老板那样让人意想不到地中途退却吧，哼哼。进步文人也终究变成了这样。”

岛京子讥讽说。

西泽未作回答，只是含蓄地微笑着。

当晚，信介和绪方来到丸玉店，只见“现在停业”的纸牌在街灯下随风飘摆。

“今天关门了。”

“上玉吉家去看看吧。”

二人掉头向玉吉家走去。

信介望着弯腰走在前面的绪方的背影。一些早就想说的话顿时都涌了上来，他再也忍不住了。

“绪方君。”

“嗯，什么?”

“伤口怎么样了?”

“脑袋里面热乎乎的，脸上的伤还在疼。”

“我想说一件事，”

信介一时不知从何谈起，慌张中说道：

“你不想结婚吗?”

信介的语调显得生硬,说完之后又后悔不应该这么唐突。

“什么？我结婚?”

“是的。”

“和谁?”

“我是问你有没有中意的人。”

“啊，你是说那个老板娘?”

“嗯,”

信介点点头松了一口气说:“我觉得她是个好姑娘。”

“啊，是这么回事呀，我早就考虑过了。”

信介很是意外地望着绪方，他完全没想到绪方竟然感觉到了登美的心意。

“她是一个温柔的女人，尽管嘴巴刁蛮一点。”

“我也这么想，而且她也像一直思恋着您。”

“或许是在戏剧理论方面尊敬我吧，虽然自吹自擂很不好。”

“哦，她没提这戏剧的事啊。”

“我是听她亲口说的,所以才离开学校参加了这次巡回演出。”

信介惊异地停下脚步问道:

“你说的是谁呀?”

信介木讷地张大了嘴瞪着绪方。

他想，似乎绪方心中的女人不是登美，是自己方才判断失误，于是慌忙解释:

“我是在说登美。”

“什么？登美？别逗了。”

绪方蹙起眉头，在信介眼前摆摆手说:

“我说的是岛京子。”

“咦?”

两人扫兴地对视了一会儿，信介先无奈地笑了。

“你是想和岛京子结婚啊，真让人意料不到。”

“那是旅行结束回到东京以后的事。”

“她有点野性难驯呀，不得了。”

“不过说来也怪，她对我很真，而登美就……”

“还没有察觉到吧，你对他太残酷了。”

信介将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了他，说当他要求登美允许剧团将那件丑事编进话剧时，登美是如何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似乎她真的十分喜欢你，连我也觉得意外。”

“意外?”

绪方努起嘴说:

“这可不妙啊，我还以为登美对西泽，甚至最近对你情有独钟呢。真是女人之心难以琢磨。”

绪方仰望夜空深深地叹息:

“噢，我知道了，怪不得谈那件事的时候，她神色恍惚，面无表情，就像是说着别人的事，轻易地答应了。说不定那时候她想一刀捅死我。”

“是嘛，她竟然恋着一个无情的人。”

“你说什么?我从未使某个女人因我而不幸。”

“登美一付万事皆空的样子，原来那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如今竟缠着我狂饮威士忌。”

“噢。”

绪方歪着头陷入沉思。

“她还说绪方君感觉迟钝，连身边的人想什么都觉察不

到，还搞什么话剧。”

“糟糕。”

绪方神情严肃地望着信介说：

“那我该怎么办呢？”

“真的，我想要是你不讨厌登美，就和她结婚如何？和丸玉老板，三个人定居在函馆，一边组织地方文化活动，一边帮助店里做事……”

“喂，喂。”

绪方忍着皱起眉头。

“伊吹，别说那不着边际的话。你要让我永远陷在这个地方吗？”

“你不愿意？”

“别开玩笑，这两年我一直考虑着如何在东京开展新的戏剧运动。明年春天演出结束回到东京后，我们的成果将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待到明年阳春五月，公演会发展成为划时代的运动，难道你想使我的计划落空吗？”

“原来如此。”

信介走着，寒风使他不由得缩起了脖子。

他想，原来是这样。

绪方的一切都是为了东京。什么文化运动，政治，最终都是围绕着东京而言的。这次的巡回演出也只是为了达此目的的一个铺垫而已。他考虑的是，为了民众或人民的文化，这些如果最终都没在东京获得认同，将毫无意义。

“要是我爱着登美的话，”

信介嘀咕道：

“就常住在这里与她生活。”

“我已经喜欢上别人了。”

“我知道，就是那个织江吧。”

“她是其中的一个。”

“还有哇，真是厚脸皮。”

“我的确有好几个意中人，但有一个人，已经不在此列之中了。”

“谁呀?”

“阿薰女士。”

“啊，原来是她。”

绪方缅怀往事似地晃了晃头，

“阿薰在东京能够适应那种正经人的生活吗?”

“是石井夫人。你怎么能叫阿薰。”

“石井夫人。”

绪方低声窃笑，又重复了一遍“石井夫人”。

“还是说登美的事吧，别提阿薰了。”

“是啊，这可是当务之急。”

“戏剧运动固然重要，但我们也要设法使她重新振作起来。”

“嗯。”

“我觉得她要是一直住在这里，真是人言可畏呀。这次的工作告一段落，在我们离开时，吸收她作剧团成员，把她带走怎样?”

“这个主意不坏。”

“新的经历可以使她恢复精神，带她到东京流言蜚语也就不会再影响到她了。那时，她再谈个恋爱……”

“好，可以这样考虑一下。”

绪方拍手赞成。不知不觉中，两人已经来到丸谷玉吉家的门口。

“好像还亮着灯呢。”

“嗯。”

绪方有些胆怯，他叫信介走在前面，

“我不好见登美的。”

“没事。”

信介打开大门，大声说：

“晚上好！”

“谁呀？”

“我是伊吹。”

“是你呀。”

里面传来丸谷的声音。二人脱下鞋，进到饭厅里。

丸谷抱着双臂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地沉思着。看见他们走进来，没作声，只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

“登美呢？”

信介问道。

“不知道，好像刚刚出去。”

“这么晚还出去啊。”

“我不想再管她了。”

丸谷悒郁地说。

不知为什么，信介从他的声音之中突然感受到一种压抑。

“喝点吗？”

丸谷又说。

“不了，还有正经事要跟你商量。”

绪方摇了摇头说。

“是吗？”

丸谷瘫倒在椅子上，

“喝酒时说的话就不正经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即使谈话时表情严肃，也往往有搪塞之辞。而酒席上也会有生死攸关的交谈。你们作为男人连这点儿事都不懂。”

“我们知道。”

信介抚慰他说。

“我们想谈一谈登美的事。”

他盘腿坐了下来。

“好吧，我听着呢。”

“我认为让登美继续生活在这里，对她不利。”

“嗯。”

“那件事总有一天会泄漏出去，街上的人都会用好奇的目光盯着登美，这对她，实在是难受啊。”

“你们究竟要说什么？”

丸谷玉吉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紧盯住信介问道：

“你们要将登美怎么样？”

“能否把她托付给我们？”

“托付给……？”

“我和绪方刚才商量过，让她加入我们的剧团，和我们共同生活并帮助她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怎么样？”

“跟着你们？”

丸谷苦笑着说：

“这件事关键在于她的意见，依我看，是啊……”

他的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沉思良久之后，他自言自

语道：

“嗳，也许这对她而言是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吧。”

“我也这么看。”

“这孩子头脑聪明。为了帮我做事，她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连高中都没上过。但她不是甘心一辈子留在函馆作饭馆女招待的孩子。我早就发现，她身上流淌着我青年时代的血，虽然它还在沉睡，但终究有一天会爆发出来。她有勇气在任何权贵面前说话。聪慧，又有才干和勇气，还有热情。她生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如有机遇，她将来会成为大人物的。把她置于学生们中间，对唤醒她那沉睡着的血液，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丸谷旁若无人地长谈着。

“我也这样想。”

信介说：

“登美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身上有种特殊的灵性。”

“你也这么觉得？”

“嗯。”

“她的妈妈呀，”

丸谷玉吉凝视着远处回忆着说：

“被警察逮捕以后，他们逼问她我们集会的情况，不论怎样地严刑拷打，她都牙关紧闭，当时她怀着登美已经三个月了，即使他们用木刀刺大腿，灌凉水，用烟头烫脚底，她也没吭一声。登美在娘胎就挨尽了木刀、竹刀的毒打，却没有流产，平安地出生了。这样的女孩子，将来总有一天会令母亲的血和我青年时代的血苏醒的。为了那一天，或许真是该把她放到一个与现今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为好。”

丸谷玉吉抱着臂膀垂下头，突然又猛地仰起脸，左顾右盼地望着信介和绪方。

“好。”

他说：

“那么，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们。”

“真的吗？”

信介听了丸谷玉吉的表态，反而感到肩上担负着一种重大的责任。

“好，我们接受登美入团，并保证为她寻找一条幸福的道路。”

“不，我不是求你们这么做，我的意思是请你们教她多读书，再帮助她掌握一门外语，然后教会她独立地认识什么是世界、历史，什么是人，使她具备这种理性与心理素质。”

“这可不易啊。”

绪方为难地说：

“我们也还正为掌握这些能力而如饥似渴呢。”

“这我知道。”

“那么，我们竭尽全力吧。”

“先教会她读书，然后让她学英语 A、B、C 什么的，总之有时间多教教她。”

“明白了。”

信介点头称是。

“反正我们也要读书学习，那就一起来吧。”

“谢谢了。”

丸谷玉吉点点头，顿时来了精神：

“那么，你们话剧的事。”

“唉。”

“还没有演出的场地吧？”

“是的。”

“如果不是剧院，只是一个舞台也可以的话，怎么都会有办法。”

“露天剧场？”

信介歪着头说：

“天这么冷，在露天公演恐怕不行。而且还需要照明灯光呢。”

“我有个想法。”

丸谷玉吉说：

“只要有人能进来看话剧的地方就行了吗？”

“嗯。”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没问题。”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你们只管考虑排练戏剧就可以了，其它的事由我来办，我丸谷办事说到做到。”

“啊。”

信介和绪方面面相觑，他们觉得有些惊讶。

但是丸谷玉吉的口气十分肯定，让人不能不信赖他。俩人也没再说什么便离开了丸谷玉吉家。

在回去的路上，信介低声说：

“他的话能靠得住吗？”

“难说，但请他帮助找找也是个办法。总之，我们要踏踏实实地把话剧本身搞得完美一些。”

绪方说：

“对。”

“从现在起，我们每天要游击式地继续进行反抗暴力组织的工作。每次有两个人轮流潜入码头散发传单做宣传，即使每天都被赶出来也要坚持到底。那样就一定会有所成效。”

信介说：

“是啊，待到暴力组织压榨工人的话剧开始公演，他们如果对此进行打击，就会引起舆论关注。这样，报界、工会，革新党派也就不能再继续保持缄默了。”

“我并不想一气呵成。也不认为那帮家伙很快会被击垮。但只要坚持这种精神，我们就敢于面对黑社会分子在码头上与之针锋相对，如果让人们知道世上还有我们这样的人存在，我们的斗争就必定会在群众中发芽。我知道我们的想法还很幼稚，但正是因为这种稚气才使得我们勇于真心地挑战，这也正是我们的长处嘛。”

“看来绪方君也并不是一个盲目的乐天派。”

信介颇觉意外。

“当然。我知道在社会上即使改变一件很小的事情，也是非常困难的，况且我们的工作是要逐步地向前推进。我认为维系这个集体就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工作了。”

“这我就放心了。”

信介说。

这时只见对面走过一个女孩，样子很像登美。

“喂，是登美吗？”

信介忍不住跑上前去问道。

她面色苍白呆呆地望着信介。

绪方也跟了过去，站在她面前。

“你这么晚去哪儿了？”

登美默默地把头偏向一边。

“我们刚从你家出来。”

信介说：

“和你父亲谈了些关于你的事。”

“又让我干什么？”

登美语气十分冷淡。

信介怔住了，但立即说：

“我们说要吸收你来剧团。”

“进剧团？”

“对，而且和我们一起去各地巡回演出，明年春天再去东京，你将在东京作为剧团的专职人员工作。”

“哦，谁决定的？”

“是我的请求。”

信介说：

“我想这样要比你住在这个城市里好。”

“我老爸怎么说？”

“他希望能这样。”

“真的这么说？”

“嗯，我没说谎。”

“是吗？……”

登美觉得有些出乎意料。

她稍加考虑后笑了笑轻声说：

“爸爸如果说行，我就同意。以前因为我挂念着他，就一直在店里帮忙，照顾他，哪儿也没去。但这样反而把他束缚住了。爸爸适合像狼一样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但他为了让

我能活得和别人一样，就开了这家饭馆，还到处为我物色对象。他为我违背了自己的本性活着，既然他现在已经答应你们了，我就随你们去。爸爸一定会很寂寞，但这样他又可以过上他喜欢的男子汉的生活了。”

信介默默地听着，绪方也沉默着，过了一会儿，登美又低声笑着说：

“刚才我还想从函馆山的悬崖上跳下去自杀呢，但转念一想，这么死太不值得，于是便从山上下来了。”

“你……”

信介正想说些什么。

登美止住了他。

“没事了，什么也别说了，我决定要好好活下去。”

“冷了吧?”

绪方说着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登美的肩上。

“绪方。”

登美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一直以为自己爱上了你，可实际上感情并不算很深，只是觉得喜欢。刚才我想通了，对不起，我说了些什么，不过这都是真心话。我试过了，看看自己对你死心以后还能不能活下去，结果发现自己没事，所以今后我们仍像朋友一样好好地相处吧。你们也不必把我当成负担。”

绪方垂下眼睑，点了几下头。

“你那么说，绪方可就有点可怜了。”

信介语气轻佻地开了个玩笑将话题岔开，

“他还由于被人喜欢上而心中美滋滋的，我刚才已经把你的心事告诉给他了。”

“讨厌，没想到信介君这么多嘴。”

“对不起。”

信介将手放在登美的肩上，三人便并肩沿着来时的路向回走去。

“绪方，你先回去吧，我送送她。”

“我也去吧。”

“我是说你在不方便。”

“噢，那就拜托你了。”

“再见。”

登美对绪方说，她那样子仿佛就要哭出来了。

“再见。”

绪方招招手先走了。

信介便和登美并肩而行。

“你真能逞强啊，登美。”

“嗯?”

她摇了摇头，

“其实我一半的感情是真的。人偶而这样一下也许会轻松点吧。”

“噢。”

“我是无知地误解了绪方对我的温柔，才喜欢上他的。当发觉到自己是在单相思时，心情也就突然地转变了，这决不是逞强。”

“这样就好。”

信介放下心来。

他想，这种女人的心理在这么年轻的少女身上都能兴起波澜，真是不可思议。

那么织江究竟会怀着何种心情思念着我呢?

信介的心忽然变得不安起来，他与登美肩并着肩走在深夜寒风呼啸的街路上。

卡车剧团

阴沉沉的天空中雪花开始舞落时，信介他们的话剧也即将排练完毕。

自从北洋报社的地下室不再给他们使用以后，亏得丸谷玉吉的热心相帮，把停业的丸玉饭馆作为排练场了。

不能继续在码头干活了，信介和绪方只好另找活干。他们如今找到了一个在鞋底钉防滑胶皮的活儿。

北方城市的街道冬季积雪成冰，人们走路时如不倍加小心，常常会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刻有特殊花纹的胶质鞋底就是为防滑用的。

一位经常光顾丸玉店饮酒的鞋店老板，从大阪购来大量的这种胶底，但因缺少资金进行宣传，自去年起这批货就一直积压，这令他很头疼。

绪方和信介计划以每张一百元的价格出去钉鞋底，而且每个生意只需付给鞋店五十元即可，自己能赚到五成。这是

一桩不错的买卖。

两人在木箱里装上铁钉，锤子，胶鞋底，整日往来于函馆市内的公司和工人之中。绪方主要负责招揽生意，信介的任务则是掌鞋。

第一天，他们一直转悠到傍晚才掌了三双鞋。

当晚下起雪来，次日中午积雪溶化。

夜里，路面又结了冰，就这样，来钉鞋底的人才一天天地多了起来。

晚间，外出打工归来的伙伴们在丸玉店聚首，推进着他们的话剧创作。

大家激烈地争论到夜半时分，都冻得直搓手，这时登美从厨房里端出热饭团。冒着热气的饭团香喷喷的，馋得大伙直流口水。

在码头散发传单的工作仍旧断续地进行着。大家轮流潜入码头。把印有演出通知和抨击暴力组织头目的文章的传单散发出去，再悄悄溜回来。

有几次他们险些被埋伏的打手捉住，但由于采用“两人一组协同行动，跑掉就是胜利”的战术，所以至今还没人倒霉。

丸谷玉吉在夜间偶尔来店里观看学生们的排练。他总是一边喝酒一边默默地欣赏着，有时还自言自语地提起筑地小剧场①时代的旧事，然后不知什么时候又一阵风似的消失了踪影。

一天他又信步走来，嘴里还嘟哝着：

① 1924年6月，在东京建立的日本最早的话剧剧场，1945年毁于战火。——译者

“看样子排练得差不多了。”

在一旁的信介听到他的话，忧虑地叹道：

“演出的场地还是个问题。”

他的语调有些悲观。

“我说过这事交给我。”

丸谷玉吉对此仿佛充满自信，

“既然我应允下来，就不会拉你们的后腿。”

“不过究竟……”

“先不告诉你。”

丸谷玉吉微笑着摆摆手，留下一股酒气又走了。

“大叔不知在考虑什么？”

绪方颇为纳闷，自言自语地说。

“老爸说不要紧，就一定没错了，甭担心，交给他办好了。”

登美似乎很有把握。

“好吧，看来大叔也是心中有数。”

“喂，把这个地方再来一遍。”

绪方说。

大家又一边吐着白气，一边在那狭窄的店里排练起将近闭幕时的场景。

这几天信介感觉登美的情绪颇见好转，他的心情也随之轻松了一些。虽然她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开怀大笑，或是开一些稚气十足的玩笑，但她的脸色明显与刚刚出事那时不同了。信介觉得她仿佛从一名不谙世事的少女变成了成熟的女人。那眼神中增添了几分刚强，表情也显得坚毅、沉稳。

她变了。信介侧望着正在专心观看演员排练的登美的脸庞，心想。

演出场地还未确定，话剧却已经基本上准备就绪了。

信介作为剧团的干事，每天要忙于用手头有限的经费购置必备的道具，并要设计海报。

有天晚上丸谷来找他们。

信介和绪方正在为演出场地的事争吵着，绪方责备信介说：

“不能因为把事情交给丸谷就可以高枕无忧。寻找场地也是剧团工作的一部分。你是过分依赖于外界力量了。”

“既然交给他办，就应该信任他，等待他的消息。找不到剧场，他脸上也无光。”

“你认为有把握？”

“你要认为我是在逃避棘手的工作，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可没这么说。”

这时丸谷玉吉走进店来。

“哟，大伙忙着呢，今天晚上真冷啊。”

他面色微红，心情似乎很好。

“丸谷。”

绪方说：

“别怪我催你。场地的事我们完全仰仗你了，有没有把握，最好能明确地答复我们。”

“别急嘛，绪方。”

丸谷打了个手势止住绪方的话，

“我今晚上来就是谈这件事的。”

“赶快说吧。”

“都出来。”

丸谷说。

“怎么?”

绪方有些不解。

“大伙都出去。”

“好吧。”

绪方不大痛快地打开店门向外走去，信介也只好跟在他的后面。

“看那儿。”

丸谷说。

“那是什么?”

“就在眼前，都能看见嘛。”

饭馆门前停着一辆土黄色的卡车，车上还带有车蓬，而且也不是很旧。

“这辆车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

丸谷打开驾驶室的门说：

“大家都上来吧。”

“这是谁的车?”

信介担心地问道。

丸谷笨拙地启动了发动机，握着方向盘，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这是你们的，别客气了，大家都上来，上来。”

登美睁圆眼睛惊讶地问：

“爸爸，这么快就买了卡车?昨晚你说的是真事?”

“啊。当然得买，而且是以你的名义。从今晚起，你就是这辆车的主人了。”

“真令我大吃一惊。”

登美皱皱眉坐在驾驶室的助手席上，信介和其他人则上了后面的车箱。

卡车发出引擎运作的强烈震动声，随后便奔驰在夜晚的街道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绪方觉得莫名其妙。

“真搞不清这老头子想要干什么？”

“随他去吧，很快就知道了。”

信介拍了拍绪方的肩膀。他的身体随着卡车的颠簸晃动着。

丸谷带着他们来到一个离港口不远的繁华街道背后的胡同里，那儿有一间破旧、阴暗而又宽敞的仓库。

“就是这儿。能容纳三百人哪。”

丸谷叫大家下车后介绍说。

绪方双手抱臂望着如同废墟一般的仓库，口中喃喃道：“真是一片漆黑，好像没接电源，暖气也没有。”

“没事的，我有办法。”

丸谷将车头对着仓库的正面，打开车灯，仓库内顿时一片通明。

“照明就取自这车上的蓄电池。在离仓库不远处发动卡车引擎，再引一根长长的导线，将车灯卸下，与导线连接起来即可使用了。要是还不够用，就在舞台两侧生起篝火。仓库是由砖砌成的，天花板又残掉了一半，不会出事的。想在这里干就不怕干不成。”

“嗯，那里可以当作舞台使用。”

信介说。

仓库深处的地势高出一截，恰好成为一个舞台。

“不过，真能在这儿演出吗?”

绪方仍然心存疑虑。

信介在绪方的背上捶一下说：

“你要不想干就没办法了。我小的时候曾在比这里还要简陋的地方看过话剧，那是一个废弃了的选煤场子。与那里相比，这算是不错了的。”

“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了。干吧。”

绪方点点头又叹了口气说。

“就定在这了。”

信介回头又向丸谷问道：

“已经取得这里的使用许可了吗?”

“当然。”

“消防署那边……”

“以我的名义提出了申请，主办者写的是丸谷玉吉的名字。”

“好，干吧。”

绪方大声宣布。

“大家听着，这儿以后就是我们的剧场，明天起我们要连续三天清理场地。”

大家的回应显得有气无力，因为他们面前的仓库残破得实在是太厉害了。

当晚，信介、绪方和丸谷三人围坐在丸玉店柜台边饮酒。

“无论如何咱们也要干上一杯。”

丸谷说。

“那辆卡车是怎么弄来的?”

信介问他。

“我买来的。”

“嘿,你可真有钱呀。”

“我把这个店卖了。”

“你说什么?”

“以前就曾有人想买,但那时我并不想卖。现在是我愿意。”

“那么饭馆不开了吗?”

“嗯。”

丸谷点点头又举起了酒杯。

“日后有什么打算?”

“我将离开此地,并把登美托付给你们,卡车算作她的陪嫁。店卖了,我住的房子也要处理掉。”

“你去哪儿呢?”

“这个我先不说。”

“登美知道吗?”

“这是我自己的安身之计,至于我的生活方式嘛,与我的女儿无关。”

丸谷干脆地说。

“但是……”

“你们就用那辆卡车赚钱来演剧吧,这样最好了。回到东京就把它卖掉,车钱留作登美今后的生活费。”

信介默默地给丸谷斟上一杯酒。

他心想,丸谷这个古怪的决定是在他自己深思熟虑之后

作出的，无论怎么劝说他也是于事无补了。

“那间仓库可真糟透了。”

丸谷又说：

“不过只有那儿了。想办法干下去吧，戏剧可不是盖房呀，它全凭意志与激情的投入，演员如果充满感情，观众就会感动，努力吧。”

“我们一定做好了给你看。因为舞台就是战场。”

“对，就要有这种精神。”

丸谷给绪方满上一杯，

“来，干了它。”

“为了什么?”

“为从前的无政府主义幸存者，丸谷玉吉再度滑稽地复出而干杯。”

“好，为老无政府主义者丸谷玉吉的复出干杯。”

信介高声嚷着。

“那个‘老’字是多余的。”

三人笑着举起了酒杯，丸谷微眨着眼睛说：

“登美可就拜托了。”

“我虽无能，但一定尽力照顾好她。”

“她也要受苦啦，不过……”

丸谷已然醉意朦胧。

他双手搂着信介的脖子，脸贴在信介的脖子上诉说着：

“男人如若陷入家庭与孩子之中就会一事无成。这回我可如释重负了，真轻松。以后又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了。”

“真是个怪人。”

绪方呆板地说道：

“一般人在您这把年纪大都指望着积攒一笔钱，再早点儿抱个孙子。”

“我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方式。”

丸谷说。

这时绪方又说：

“为登美和她的卡车干杯吧。”

“也为话剧首演成功干杯！”

丸谷也举起杯子，三人将微凉的酒一饮而尽。

话剧首演的日子迫近了。

一天傍晚，信介钉完鞋底后去拜访北洋报社的西泽。西泽正苦着脸坐在桌子前面写着什么。

“西泽，”

信介招呼了一声。

西泽回过头来。

“哟，好久不见哪。”

“正忙着吧？”

“不碍事，你坐。”

西泽把旁边椅子上的坐垫翻过来，招呼信介坐下，接着问道：“打那以后你们怎么样？”

“噢。”

信介接过西泽递来的香烟，

“下周二就要首演了。”

“啊。”

西泽烦躁地搔了搔头，又递来打火机。

“听说丸玉店老板帮了你们不少忙。”

“是的。”

“还买了辆卡车吧?”

“你已经听说了?”

“还听说他把小店也变卖了。”

“不只是饭店。”

信介呆呆地望着自己吐出的烟雾说：

“似乎房子也要卖掉。”

西泽纳闷地问：

“听说他把登美也托付给了你们,这个老头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他说要独自出去旅行。”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西泽用铅笔的尾部啪啪地敲打着桌面，惊讶地说：

“剧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吧?”

“嗯，地方破旧了一些，但还能将就着用。”

清理那间废弃的仓库花去了信介他们三天时间，最后终于弄成了像样的舞台和观众席。

“关西那帮人又在打着什么坏主意吧?”

西泽不安地说。

“什么?”

“不，我只是最近担心……”

西泽含糊其辞地支唔着，又陷入了沉思。

沉思一会儿，他对信介说：

“一般说来他们早就应该下手来干扰我们了,但是对发放传单和鼓动工人的事，他们却没有对我们使用暴力，这真是不可思议。”

“他们是在用暴力阻挠我们呀。我和绪方都挨过他们的毒打。”

“不是这事。他们不会没考虑过要致你们于死地，使你们再也无力反抗他们。我担心的正是他们一味地采取消极的防守。”

“这么说也对。”

“这反而使人害怕了。”

两个人沉默不语地思考了良久。

那帮家伙要是想做，很容易就会埋伏起来袭击绪方他们，让他们倒霉。

“也许是想让你们先都活跃起来……”

西泽说。

信介稍加思索后说道：

“或许他们也害怕强奸登美的事被公之于众。”

“他们还可能没想出对付你们的办法。与学生周旋这对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现在正是他们的静观时期。”

信介紧盯着西泽说：

“这么一来，一定要警惕他们会在什么时候给我们来个致命的打击喽。”

“嗯，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西泽望着窗外的街灯，一字一顿地说：

“我也难以在报社久留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西泽瞥了信介一眼，嘴角动一动像要开口说话。

“你们会明白的。如若我过早地暴露自己，将会断了退路。

好了，不说了。”

“听说你们社长投靠了关西的黑帮。”

“干吗那么大声？”

西泽为了不让仍留在室内工作的年轻编辑们听见，轻声说：

“还不止这些。问题是这座城市就犹如日本政治经济结构的雏形。比如说掌握市政实权的地方政治家往往与地方或中央的金融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暴力组织与约束他们的警察、司法机关以及和官方对立的工会干部等等一系列实力派人物暗中的勾结，沆瀣一气。这不仅仅是在日本，欧美各国也都是如此。统治阶级的支配方式已经初具规模，我们想要攻击的只是所能见到的一角。因此这种斗争有时让人感觉完全如同一场徒劳无功的游戏。”

“我觉得不是这样？”

信介正要反驳西泽，却欲言又止。

西泽的表情阴沉黯然，使他感到仅仅在口头上和他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现实怎么会是这样。”

西泽顿了一下又说：“不过我是在明白了这一点后，才决意行动的。”

西泽并未说要做什么，但信介意识到他正在计划着。

信介把公演的日期告诉了他，又对话剧的内容稍做了介绍，并请求他在报上刊登一则预告演出的报道，然后便离开了报社。

仓库在卡车灯光的照耀下，颇像剧场和布景。

正中央的舞台用苹果箱和汽油筒加固之后，再衬上一块帆布就算大功告成了。他们在舞台前又铺上席子以作为观众席。原来的砖头瓦块，杂草木料几乎被收拾得一干二净。

大家都在灯下干活，信介站在暗处用目光搜寻着绪方的身影，原来他正在用绳子悬挂着充作幕布的幔布。

“绪方。”

信介看见他便喊道。

“哦，和西泽谈妥了吗？”

“他说设法在报纸的边幅栏目上写篇小的报道。”

“要是能登一则大的就好了。”

“北洋报社对我们的立场很反感。”

“希望这件事能想法办的好一些。”

“总之西泽说要给我们登一则消息。”

绪方停下手中的活，挺了挺腰说：

“西泽也靠不住。这种事他想办就会办成。你看我们不是已经把这间仓库修缮成剧场了吗？”

“嗯。”

“回想起来，还是在东京演出时的条件优越。现在舞台和座席都要由我们亲手搭设。这才知道我们有多么的天真和幼稚啊。”

绪方忍不住盯了个大喷嚏。

“今天晚上可真冷。”

“登美在干什么？”

“在那边准备晚饭。”

“那就一会再说。”

“你是要抢先去吃饭吧。”

绪方在信介的肩上用力一拍。信介不置可否地笑着向仓库深处走去。

砖头石块垒成的炉灶里燃着火，上面放着一口大锅，登美正在忙碌着。炉火红红地映着她那健康的脸庞，显得十分美丽。

“做的什么，真香啊。”

信介对登美说。

“这是菜粥。”

登美用一柄大大的勺子在锅里搅动着：

“人们叫它北海道菜粥，里面放上干贝乌鱼等各种海味，极富营养。”

“你父亲呢？”

“他说去札幌拜会一位旧友。”

信介坐在炉火旁边叼起一根香烟。

“那个人也很古怪吧。登美，你不挂念你父亲吗？”

“挂念是挂念，不过比起父亲来我真是个小毛孩，虽说他上了年纪，但也绝非常人可比。我倒是应该计划一下自己今年要做的事。”

“房子也卖掉了吗？”

“爸爸说处理了饭馆和房子后反而感到一身轻松。以前整天泡在那里面，很痛苦。卡车是为给我陪嫁买的，以后他也就没什么牵挂了。”

“卡车是你的嫁妆！”

“将来谁能娶我还不一定呢。”

登美在锅里舀了一口菜粥，用舌尖尝一尝，点了点头说能吃了。

“我打算终生不嫁。”

她突然说道。

“为什么?”

“我认为做为女人，就是因为考虑婚姻才变得性情懦弱了，我即使恋爱了，也不愿意结婚，将来生了小孩我想一个人养育他。”

“要是你爱的人请求你和他结婚呢?”

“那也不结。”

登美挨着信介坐在炉灶旁边,炉火噼噼叭叭地燃烧着,四周一片寂静。

忽然登美大声说:

“我没有成为大家的累赘吧?你们都是大学生，而我只上过初中，年纪轻轻又不懂事。”

信介抚摸着登美的肩膀鼓励她说:

“这没关系，我们也不全都是学生，有几个人已经在工作了。而且现在我们走出校门，就是为了不依靠学生这种特殊地位。”

“至于绪方的事，我考虑好了，你别担心。”

“你可真是心宽呢。”

信介苦笑道。

他望着登美那张摆脱烦恼后无忧无虑的面孔。随着炉火的摇曳，火苗的暗影在她的脸颊上微微颤动着。

“演出如果能顺利就好了。”

登美独自低语，

“不知会不会有观众。”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海鸥店的老板帮着我们售票，西泽

在报上作宣传，我们还贴了许多广告，而且毕竟门票是很便宜的。”

“五十元一张吧？”

“儿童票二十元。”

信介心想究竟会有多少观众肯来呢？一天上演两场，每场有三百名观众的话，收入可就非常可观了。这里的演出成功后就可乘着卡车到处巡回表演。

“那帮家伙会怎么对付我们呢？”

信介又在担心起这件事来。

“他们也许知道我们要在这里演出吧？”

“当然，他们还会来窥探一、二，只要不再进行骚扰就算不错了。”

“事先请求警方保护怎么样？”

登美语音刚落，又自嘲般地笑了笑说：

“这也没用。以前暴力组织的人在商店寻衅滋事，在市场欺侮别人，也被警察逮捕过，但很快就被保释出来了。”

“所以必须自己保护自己。”

信介站起身来。他看到大家还在仓库那边干活儿，便说：

“就要吃晚饭了吧？天这么冷，大伙大概也都累得精疲力尽了。”

“是啊。”

登美也赞同地站了起来，她小心地把铝制的饭碗一一地摆在木板上。

“我去喊他们。”

“好啊。”

信介到仓库里告诉绪方晚饭烧好了。绪方对大家喊道：

"好了，停止工作。吃晚饭吧。"

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儿集中到了一起，岛京子穿了条长裤，戴一付军用手套，头发乱蓬蓬地走近前来。

"肚子都瘪了。"

"登美煮好了菜粥，大家排队去领，咱们开个盛大的宴会。"

信介兴冲冲地说。

"别吹牛了。"

绪方说。

大家一哄而笑。

剧组成员陆续地来到仓库背面，围在炉火周围。

"排成一列。"

大家手拿着饭碗在大锅前面排成队，登美轮流向每人碗里舀着热气腾腾的菜粥。

"好香呀。"

"真烫，烫……"

学生们吵嚷喧闹地喝着菜粥。

"真想来点啤酒。"

"演出成功后，我们开个联欢会。"

"嗳，那个人是谁?"

这时一个学生说道。

从仓库那边慢慢地走过来一个人，他既不是西泽，丸谷玉吉，也不是海鸥店老板，看上去那人高高的个子，走起路来温文儒雅的。

"这家伙果真来了。"

信介嘀咕着，

“他终于来了。”

那个人的身影从篝火对面摇摇晃晃地靠近，火光映着他那让人感到厌憎的皮夹克。

霎那间周围平添了几分恐怖。

“怪不得面熟……”

绪方说：“码头工人们都叫他‘狗腿子’。”

信介站在绪方前面用身体保护着他，又回头告诉登美：“你到那边去，来的不会只是他一个人。”

身穿皮夹克的矢嶋在距信介十米左右的地方站定。

剧团成员都聚成一团，警惕地背靠着仓库。

“哟，同学们，你们还在搞这事？”

矢嶋开口说了一句。

“你有什么事？”

信介小心翼翼地跨前一步问道。

“你不必问。”

对方的语气十分沉着。

“我们不喜欢你们干的这些事。”

“那么你要怎么样？”

“叫你们离开这座城市。”

“我们并不受你指挥。”

“是吗？”

矢嶋扭头向后看了看，又笑着说：

“你们一贯是这种态度。”

一阵嘶哑的笑声过后，矢嶋向信介慢慢地逼近。他走起路来像猫一样悄然无声。

“还是识相一点为好！”

他压低了声音，阴森森地说。

“我们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回去吧！”

信介回敬一句。

“我怎么会空着手回去呢？”

“你想怎么样？”

“就这样！”

矢嶋猛然一叫，纵身窜跳过来，那身手就像响尾蛇一样。

他手中的白刃一闪，信介顿时感到伸出的手臂火辣辣地痛。

“干什么！”

绪方纵身向前，却被对方手中的利刃刮到了额头。

“小心！”

身后的学生们惊叫起来。

信介左臂上的鲜血流到了手指了。

“报警吧！”

有人喊了一声。

绪方双膝着地，大声叫喊着，额头上流出的鲜血直淌到脸颊，比疼痛更甚的恐怖吓坏了他。

绪方歪着脸慢慢地后退。

此时信介不由怒吼一声：

“不要报警。”

他也不知为什么要那样做，似乎是一种条件反射。

“啊，你说话可真逗。”

矢嶋手握刀柄声音沙哑地说。

他的语气却不像刚才那般沉稳了，而且脸色苍白，嘴角也在微微抽动着。

信介说：

“这件事我们私下了结，而且一定要用我们愿意的方法。”

他上前一步，紧紧盯着口中吐着白气的矢嶋说：

“我们不会被你们的威胁所吓住。”

“我扎死你！”

矢嶋大吼一声。

信介垂下满是鲜血的左手，逼视着对方。

“刺吧。”

信介试图在脑海中唤醒那从前由石井老师训练出来的感觉。他惦起脚来，集中精力注意对方的动作。

他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无论对方怎样移动，他的视线绝不离开对方的白刃。

“杂种。”

矢嶋眯着眼睛，咯咯地咬着牙，他上前一步，右手握住尖刀斜着挥舞过来，从信介面前轻轻划过，距他的身体还有一点空隙。

信介看得出来对方并非要置他于死地，他几乎是纹丝不动地盯着那道白弧一刹那间在眼前掠过。

“好狂妄啊……”

矢嶋骂道。

信介见矢嶋虽露出意外的表情，心想这家伙不敢杀我。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便又挺身向前一步逼近对方。他横下一条心，顶多被他刺一刀，没什么。

信介从小长在那条治安混乱的矿工街上长大，被刀子杀伤的人他见多了。

他还曾经好奇而又紧张地偷看过搞龙五郎他们一边给负

伤的年轻人治疗一边鼓励他们的场面。

他从中了解到只要不被刺中腹部或心脏等要害部位，人是不会那么容易死掉的。打架时死人大都是因为没有给予及时的治疗，伤者失血过多而导致的。

对方并不是外行。

信介看得出矢嶋在暴力组织中也真是头目一级的人物，他用刀的手法和威胁别人的口气，都使人感到一种职业打手的沉着。

对方是行家我就不怕了。他不会头脑发热般地胡砍一阵。这种想法使信介变得更加大胆了。矢嶋并非是靠杀个学生来出名的小混子，他只想给你稍稍挂点彩，或在你大腿上轻轻刺一刀。

“怎么停下来了？”

信介老练地问道。

矢嶋畏怯地反问：

“你是干什么的？胆子不小，你不是个普通的学生吧？”

信介瞥了一眼沾满鲜血的左臂说：

“这与你无关。你回去告诉你的同伙，就说学生不吃你们这一套。”

“你为什么不叫警察？”

“警察能给我疗伤吗？”

“你叫什么名字？”

“伊吹信介。”

“哼，在学生中你算是胆大的，今晚先饶了你，你们不要小瞧我！”

“混帐！”

信介吐了口唾沫。

绪方从后面大声骂道：

“你们全是民众的敌人！”

“混帐，你叫什么？”

矢嶋突然转过身麻利地抽出刀子向绪方跑去。

这时，登美用勺子从锅里舀出一些滚烫的菜粥，迎头泼了矢嶋满脸。

“唉呀。”

被热粥烫得睁不开眼睛的“狗腿子”猝不及防，用双手捂住了脸。

“滚回去！滚回去！”

登美怒目圆睁，又疯狂地把煮沸的菜粥朝矢嶋的脸上浇去。

“机会来了，上！”

刚才还在背后不敢吭声的学生们手持棍棒和木板向呆立着的“狗腿子”冲去。

“畜生！”

“狗腿子”挥刀乱舞，火光映亮了那柄尖刀。

这时大家就都赶紧散开，当他一停下来，大家就又冲上前去。

“你，你们等着。”

“狗腿子”捡走地上的刀子，一只手捂着脸转身逃走了。大伙立即追了上去。

“算了，放他走吧。”

信介劝阻住要去追赶的伙伴们，又走近绪方察看着他的伤口。

在绪方右眉上方的额头上有一处轻微的划伤，虽说流了血，但并不严重。

绪方看了看信介的手说：

“你不要紧吧？我刚才还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这类轻伤过一周以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疤痕。”

登美仍旧拿着勺子，面色苍白地呆立在那里，信介叫她来给自己包扎一下手上的伤口。

“对不起。”

好像是丢了魂似的登美点点头，扶起绪方和信介向自己家的方向快步走去。

三天后的夜里，绪方和信介正在丸谷玉吉的家里养伤，玉吉忽然身背旅行包，手拿一把雨伞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和关西的家伙发生了点儿摩擦。”

“被刺伤了？”

“没那么严重？”

“快让我看看。”

玉吉看了看信介左臂的伤处。

“只是擦伤一点而已，那人是个行家。”

“噢。”

“伤口早已愈合了，权当作是被跳蚤咬了一口。”

“找到札幌的朋友了吗？”

登美问。

“嗯。”

“那么爸爸还想去哪儿？”

“今晚和那位朋友一块儿出去旅行。”

“旅行?”

“嗯，三十几年前我们就曾是同志。我们都已衰老了，打发着无聊的日子。但这次我们互相证实，以往的黑旗精神仍然活在心中。”

“黑旗是什么?”

信介问道。

“是无政府主义的旗帜吧。”

绪方在一旁说。

“对，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旗帜如今在日本列岛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两个老家伙要重新树起这面大旗。我们要打算寻访被市井、养老院以及隐居生活所埋没了的伙伴，再一次在日本燃起大杉[①]先生和克鲁泡特金[②]点亮的明灯。你们知道吗?人就是不服老。昨天我们还说过，如今日本最为欠缺的不正是无政府主义精神吗?他也把家事托付给了儿子，儿媳，准备与我结伴游历全国。”

“真傻。爸爸，你究竟怎么了，以前你从来未对我讲过这些事。”

“那倒是。在这几十年里，我是虽生犹死啊。”

丸谷在里屋找出一件东西拿了过来。

“你们看，就连我在开丸玉店谋生的这段时间，也把它视为珍品收藏着。”

他站起身来，将那只黑色的包裹打开再猛地一摆，只见一面皱巴巴的黑旗无力地垂在几人面前，那上面还用白布绣

① 大杉荣（1885—1923）：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译者
②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译者

着字。

“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城南支部……”

丸谷大声读道，又咽了下口水。

“我原本也许会在北海道作一辈子饭馆老板，噢，不，一定会这样的。但自从与你们相识，我心中的热情被再度激发，我即将告别登美，告别生意，告别这座城市，一个双手空空的老无政府主义者要去旅行了。无论客死何处我都无悔。不过死也要枕着这面旗子，以证明我的决心。这种心情你们这些战后派不会理解吧?”

“真是个日本式的堂吉诃德。”

绪方说，

“在当今时代那种思想已经吃不开了。”

“这我清楚。”

丸谷说：

“无政府主义不能成为政治运动，它只是一种精神运动，正因为如此，他才充满魅力。堂吉诃德也没什么不好，我的想法也许可笑，我认为轰轰烈烈的晚年即使是悲惨的，也胜过安稳的生活。”

“什么时候启程?”

“马上。”

“真的吗？爸爸。”

“当然了。那位同志正在车站等我。”

登美哽咽着，双眼看着父亲。

“登美就拜托各位了，请发扬互相帮助的精神吧。”

丸谷说完拄着雨伞站起身。

过了一会儿，信介，绪方和登美乘卡车把他送到车站附

近。

“就在这儿下了。”

丸谷下了车，背起背包，与三人挥手道别，随后在黑暗中疾步朝车站方向走去。

“大叔，日后再会呀。”

信介高声喊着。

“不要畏惧暴力。”

丸谷回头叮嘱道。然后坚实有力地走在冰冻的大路上，身影渐行渐远。

“登美，不要哭出来。”

信介先发制人似的对登美说，因为信介感觉她在强忍着泪水。

“干吗要哭？我怎么会为这个糊涂爸爸哭鼻子呢？”

“不过应该如何称呼他们呢？”

绪方嘴里嘟哝着：

“应该说是不同于日本浪漫派的国际浪漫派的余党吧。我们真是难以理解。”

信介仰望着飞舞的雪花说：

“可以理解。虽说道理上说不清楚，但大叔喜爱那种生活方式的心情还是能让人理解的。”

“问题就是这个道理嘛。”

“不过……”

信介止住话语，侧视着登美那微微颤动的肩膀。

他张开嘴想要尝一尝从天而落的雪花。手臂的伤还在隐隐作痛，但更深切地感到的是燃烧在心中炽烈的火焰。

信介心想，丸玉老人那瘦小衰弱的躯体内，究竟燃烧着

什么样的火焰？

人在一生中一定要去追求现实之外的梦想吗？

四、五十年之后，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人呢？

青春即逝，我要如何渡过这今后的十年？

十年之后我又将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轻扬的雪花戏谑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肩膀又飘落到地上。他紧握着冻僵的手，久久地伫立在黑夜之中。

冬日之路

信介在坡道上停住，回首眺望远方。函馆的街巷、港口和大海尽收眼底。

街道两侧的房屋逐渐升高，一直延伸到函馆山的山腰。

信介就站在老城区边缘的斜坡上。身后是残损不堪的石阶。再往下是一排枝枯叶败的羸弱的杨树。相距不远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东正教教堂那奇特的楼顶与海上风光相映成趣。

在这幅画面之中，几座富有异国情调的教堂和校舍点缀其中，形成了一种与市中心某些荒凉景象绝然不同的奇妙的氛围。

自从信介与伙伴们在函馆安顿下来，他便常一人独自登上这座小山冈。

漫步在人迹罕至的曲折坡路上，渡过那沉浸在无边无际的茫然幻想中的美妙时刻。这是连亲密的绪方也毫无所知的唯他一人独有的秘密。

有时深夜来此，他曾跌倒在光滑、僵硬得像冰面一样的斜坡上，也曾久久驻立在风雪之中，瑟瑟发抖地遥望着海港的灯火。

那时，他的心情总是十分黯然，有时竟沉浸在深深的感伤之中。但是今天却与往常不同，他的心绪异常清爽。

此时展现在面前的是与他初次相识的清丽的北海。虽然寒气逼人冷风刺骨，但天空却湛蓝如洗。太阳就在上方，它向大地投送着冬季里罕见的强烈日光。

“真痛快!”

信介深深地吸了一口带有潮水气息的冰冷的空气，然后舒展双臂，把脸转向倾泻而下的阳光。有多久没见着太阳了，他心里想着。

“有一周了。不，也许更久。”

对于信介来说，这样的寒冷并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但持续一周阴郁的日子，不见阳光，心里就会烦躁不安。最近就连他们十三个同伴之间，也时常闹矛盾，而起因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信介自己和绪方、岛京子也有过好几次大声争吵。或关于向码头装卸工发放传单的意见不一致，或是对渐渐迫近的首次公演的意见有分歧。

每一次似乎都事出有因，可后来一想，又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这么做有伤彼此感情。

“人世间真是太奇妙了。”

信介对着太阳，像要吸进什么东西似地一边张大嘴，一边这样想。

鹰真是不可思议，它不因阴晴的差别而改变自己的飞行，

只是根据自己的处境或悲哀或兴奋而已。

现在，自己这样张大嘴吞咽阳光不正是自己充实快活的心境的证明么？

公演也许会顺利举行的，而且登美也会很快康复的。在雪夜踏上旅途的老无政府主义者——丸谷玉吉也许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我们又年轻，自由，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在这里生存。时至昨日还把境况想得那样悲观……

阳光耀眼，他眯起眼睛，像鱼露出水面一样，重复着张嘴、闭嘴的动作。

这是信介在筑丰上田川中学时，棒球教练早竹老师晴天时在操场上经常做的奇妙动作。

“像青苔那样，让阳光照射到咽喉深处。”

早竹老师经常十分认真地这样对棒球队员们说。

“这样不会感冒，扁桃腺炎，发烧之类也离你远远的。喂，你们也试着做做。咽喉里面一辈子见不到阳光，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可不行，细菌也会借这个机会繁殖的，让太阳照一下，日光中的紫外线给你消毒，就不容易生病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明白吗？”

于是，衣着满是泥污的棒球队员们，一起仰望天空，嘴一张一合地模仿起来。

也许是在矿区的缘故吧，九州的天空总是充满阳光。

这一切都仿似昨日，他回想起了那天的事情，横越天空的矿山那坚挺的山脊在视野尽头斜斜地映入眼帘，他闭上了眼睛。

“不知早竹老师现在怎么样了？”

信介紧闭的眼帘似乎感触到了那令人怀念的冬日，筑丰

的景物及熟悉的面孔也浮现在脑海中。

母亲多枝死后，立刻就见老了的龙五郎现在好些了吧？虽然说是运输公司，也不过是靠老关系支撑的转包买卖。搞组组长过去的名声大概也和年纪一起逐渐褪色了。新兴暴力集团的介入和在这儿也能看到的关西派黑社会组织的大规模发展也势在必行。到那时，谁还会追随那个龙五郎呢？

信介想到这，不觉摇了摇头，又走了起来。他的喃喃自语又像松开的发丝一样在心中扩展开来。

“想那些事又有什么用呢，那是那个世界的规章。用暴力争得的权势又被暴力夺走，不就是这些吗？即使龙五郎个人是值得怀念值得热爱的人，但也终究不过是一个旧世界中失去法律保护的人。我喜欢龙五郎，但是我不承认那个帮助山民们罢工的搞组……”

信介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这是离开筑丰到东京以来，一直折磨着他的一个问题。

然而，今天和以往不同，他有一种完全割离的感觉。这是有特殊原因的。

“龙五郎呵！”

他默默地嘟哝着，点了点头。

“你不也是在河边长大的男子汉吗？”

你一定是用那种眼光来看我父亲死时的样子的，信介在心里对龙五郎说。

你大概不会不体面地挣扎吧！搞组败落了，就让他整个家族都毁灭好了。运输业垮了，还可以拉着拖车捡煤渣！

不要忘记过去龙五郎的英姿，挺起胸膛活下去吧！现在我不想帮你，也没有力量。父亲死后我和母亲得到你很多帮

助，我不会忘记。但我是我，你是你。我要为自己的人生努力，也希望靠自己活下去。即使我现在回到筑丰去搞组的运输公司帮忙，你也不见得会高兴。你就是这种人，我了解你，龙五郎。

这时，信介心中突然一热，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

这是信介自打到东京那个春天以来一直埋藏在心底的感情。

对于自己选择人生道路一事，他丝毫不感到欠疚。

然而，自己丢下了日渐衰老的龙五郎，抛开那已是败迹的事业于不顾，只身一人离开筑丰到东京求学，因此，在信介的内心深处，一直抱有一种感情上无法避弃的内疚感。

他一边被各种思绪震撼着，一边走上石阶。

“龙五郎的事情就算了，就算我丢下他一个人来到东京，以后也不为此后悔了。可是他好歹还过得下去，我怎么样呢？自从去年来到东京，我是怎样过来的呢？”

信介的心情一下黯然下来了。

我是否在为生存而拼命努力着！

他扪心自问，为糊口卖过血，也为挣钱干过通宵。我尽力了，不是吹牛。

可是……

他的耳边又响起一个声音。

“如果仅仅为了生存，还有必要离开筑丰吗？”

一股寒气忽然彻骨般袭来。海面吹来的凉风掠起信介风衣的前襟，随后呼啸着蓦地刮向山腰。

明治时代以来直到日本战败，函馆山作为极为保密的军事要塞严格禁止一般人入内。它在寒风中呻吟着，与大海遥

相和应。

太阳突然隐藏在乌云背后，山上出现了阴森恐怖的景象。

信介再次停下脚步，调过头缩着脖子从来时的坡路返回去了。

石川啄木[1]和马铃薯

夜。

雾笛在海面上嘶叫着，恐怖的声音宛如史前时代的巨大怪兽在地下高声嘶吼。以往流行歌曲或电影中出现的雾笛声大都凄婉、沉郁，仿佛是远方传来的抽泣声，事实上它的声音并非如此伤感。它是对在威胁着货物、船身及船员们安全的浓浓大雾中，阻塞在一起的船舶的一种警告，略似呻吟。在黑暗笼罩的海上，它象征着夜以继日地劳作着的人们的紧张心情。

丸玉店的门窗紧闭，里面坐着三男一女。他们是信介、绪方、西泽和登美。

“合计八千八百四十五元整……”

登美的目光移开算盘，她抬起头肯定地说：

① 石川啄木（1886--1912）：日本明治时代著名作家、诗人。——译者

“准没错。”

“是吗?”

绪方用铅笔根部指着铺在桌子上草纸中记录的数字,歪着头说:

“我计算的结果是七千七百六十五元。”

登美向在柜台里检查发票数额的信介噘起嘴说:

“两个人计算反而搞不清楚了。不是我骄傲,我的珠算可是在北海道中学生大奖赛上获了奖的,这事交给我好了。”

“绪方错了。”

“可是,怪了。这里进位二……”

绪方不解地歪着头又笔算了起来。

登美并不理会,只是漫不经心地说:

“码头搬运工阿安他们今天来了十个人,而且五、六个客人还要了啤酒,收入是渐渐多了。这比和我老爸一起经营那会儿要好,他一面喝酒一面做生意,怎么会赚钱呢?”

“不过这爿小店转让的日期也快到了。大叔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啊。”

听到绪方的话,坐在柜台旁喝酒的西泽酸意朦胧中慨然兴叹:

“饭馆没了,日后我去哪儿安身呢?感觉自己真像是脱离了捕鲸母船的孤舟,一筹莫展。”

“改掉你白天光喝酒不做事的懒病,岂不更好,是吧西泽?”

“登美也能说出这么无情的话来?你不是我亲爱的同情者吗?”

西泽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然后对登美一拱手要再来一

杯。

“不行，今天结完帐了。”

登美捆好钞票，又用皮筋把发票一扎，递给了信介。

“准确无误。”

信介接过钱核实了一下，从中取出次日的进货款返给登美，再把余下的装进了夹克的里怀中。

寒风怕冷似地从玻璃窗的缝间钻进来，火炉上坐着的水壶冒着白色的蒸汽，弥漫在室内。天花板垂吊的一百瓦电灯放射出黯淡的光线。

没有店主，丸谷的饭馆显和格外冷清。

小店在一周以后就要转让给别人，那一天正好与“白夜剧团”的首演日期不谋而合。

丸谷离开函馆之后，登美原本打算立即关门，但绪方和信介建议大家帮忙把生意坚持做到转让期限为止。即采取了所谓登美与剧团共同经营的形式。

能在丸玉店吃到便宜的伙食，这对信介实在是求之不得。而且登美提出饭馆的营业额以捐助的形式与剧团共同分成，这真是雪中送炭。

“我已经是剧团的一员了嘛。”

登美十分爽快地表示。

上次信介和绪方他们在与关西的黑帮发生冲突失去了码头工作以后，剧团也很难维持下去了。给人掌防滑鞋底的生意忙活了一阵也再不见起色。女学生之中岛京子等三人分别在咖啡店和西餐馆里打工，而男学生却很难再找到活计了。

剧团出发前倒是准备了一笔维持公演的最低费用。但是，即便照明、美术、道具等可以尽量采用现有的物品改装而成，

而广告纸和颜料却必须出钱去买。

要是没有“海鸥”店老板和北洋日报的西泽慷慨资助，信介一行人在函馆的生活就很可能陷入严重的危机。

“……八千八百四十五元，没错！”

绪方突然大声喊叫着，随手把笔一扔，

“唉，登美，我累坏了，有什么吃的吗？”

“还在算呢？绪方真是个滑稽鬼。”

登美无奈地摇摇头，站起来说：

“蒸几个土豆吃吧？”

“这个提议不错，反正今天买卖不错。”

“我完全同意。”

信介说。

这种表达方式是他加盟剧团后慢慢学会的。虽然那么说自己有些难为情，但那样表现才有一种成熟大学生的满足感。

“那就蒸了。”

登美轻摇着略显浑圆的肩膀起身走到柜台中，她取出一口大铁锅，把火炉上那把茶壶中的开水倒进去，然后再放入洗好的土豆。

她卷起袖子，露出那双健康、白皙而又性感的手臂。信介不禁看得春心荡漾。

登美近来好像变成个成熟的女人了。

信介心想。

他不动声色的斜视着登美那毛衣下柔软丰腴的乳房和樱红色的耳垂，还有那仿佛被蜜蜂蜇过似的娇嫩美艳的芳唇。

真的已经不是处女了吗？被神户的流氓强暴，并非她所情愿。因此说她了解男人是不恰当的。

然而不管她肉体的那一部分是否同意，男人的那个侵入她的体内却是事实。

的确，她已不是最初在丸玉店碰到的那个性格倔强而又纯真的少女了。如今无论是她那浑圆的肩膀，还是绒毛闪亮的脖颈，或是那随着呼吸而轻轻颤动的丰满胸脯上，都可以感到一种苦恼的生命气息，它似阳光一般游动着。

信介突然感到了一种久被压抑的性冲动。他在头脑中想像着和登美两个人紧紧相拥的裸体场面，于是裤内坚硬而又灼热的下身，合着血液流动的节奏，开始有力地蠕动着。

我到底是什么人！在他心里同时混杂着令人窒息的快感和深深的绝望，像就要破裂开一样。

这是在他少年时代了解了性以后，一直与他纠缠不休，犹如一条铁锁般的绝望。

每当遇到它，就如同冷水淋头一样，可是，刚才的冲动立刻随烟云散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精疲力竭涌上心头。

“就像有一只野狗栖息在我的体内。”

那野狗吐出血红的舌头，用那双污浊的红眼睛盯住信介。一旦发现性目标，便一跃而起慢慢地露出血红尖细的阳具。

就这样被野狗盯着，以至信介终于感到自己不是一个正派人了。

他突然想起进京不久在新宿的日活名画剧场，看过一部二战反德影片，其中讲述了一个反抗纳粹德国残害犹太人的抵抗组织的故事。影片中有一个场面描写了一群被集中在货车上押送来的犹太妇女，其中有少女、有母亲，还有少妇，都赤身裸体地排成一列被德国人押着朝前走。犹太妇女都用双

手护住了下腹部位，但缓缓行走时那暴露无疑的大腿和腰枝的“生动”画面，一瞬间刺激到了信介浑身灼热的官能神经。虽说那只是短短的一瞬，他却仿佛把自己同持枪狂笑驱赶犹太妇女的德国兵换了个位置，获得了一种莫明奇妙的残酷快感。

这是真实的，尽管并不想承认，可实际上这件事就发生在他身上。

黑色的野狗瞪着令人生厌的眼睛，吐出舌头，蹲在他身体里。

看完电影后，信介跑到剧院里那个写满污言秽语的厕所里呆了好一会儿，郁闷烦躁地思考了很多。

“我应该相信人。”

他想。

如果不相信人，把人都视为野兽，那么就不会产生这种电影。文学、音乐，美术等一切就都成了骗人的把戏。历史、人民、革命这类词语及人道主义等等的一切，也全都是失去意义的诈骗。

父亲重藏为拯救埋在坑道里的工人们赔了性命。

龙五郎全心全意地爱着多枝，终生不渝。

多枝对信介的呵护胜过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些都是真正存在的。

信介永远清楚地记得，在被称作“骨富士”的煤矿山上，深夜里他与多枝相抱共渡的时光。那里充满了确实可信的东西。

“可是我……”信介把头嘭嘭地向到处都是字迹的墙上乱撞。他心情沉重地想，我真是个废物。当时剧院外传来了示

威的口号声，对此信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就如同那是昨天发生的。

“反对军事基地，打倒独裁反动内阁！”

别想了。

这时信介在厕所里自忖道。即使在我心里常住着一条野狗，只要不把它放出去，就行了。脑子里非人性的空想与将空想付诸现实是两码事。把这种欲望深锁在心底，让它不能恣意行动，久而久之就会消声匿迹的。这样一想，他的心绪略微平静了。然而极其郁闷的虚脱感仍旧持续着。于是他坐在抽水马桶的横板上，又陷入了沉思。

“那条野狗还活在我心里。”

信介告诫着自己，口中喃喃自语道。

“当心，你可是个危险人物。”

旁边发出“扑”的一声，炉子上大锅里的水沸腾了，蒸发着大量的水气。

信介如梦初醒。

火炉里的煤满满的，炉火呼呼地燃烧着，而海上的雾笛又带着那沉重紧张的情绪鸣响起来。

“老爸爸现在……”

登美倚靠着柜台嗫嚅道。

“这样的夜里，往往会陷入人生论者的感叹之中，敝人也如此。”

西泽开着玩笑似的说。

“他……”

西泽刚一开口，又自言自语地低声说：“不，还是叫他那

个家伙的好。”

随后有板有眼地郑重说道：“那个家伙远渡函馆，当上了日日新闻社的记者，那时正是22岁。此后住在青柳街，与生活搏斗，又吟歌行文，专写评论，打那以后携带一家五口迈出了北海道流浪时代的第一步。你们知道那个家伙的作品中有这样一首诗：‘孤寂无声的灯火，光华中搁笔不能尽书’。”

“你说的是石川啄木吗？”

绪方问道。

西泽点点头，把空杯子贴在额头上再度叹道：

“是的。那个家伙在我这个年龄时，早已完成使命归西了。享年二十七岁。与他相比，我真是一个无为的男人。三流报社游手好闲的记者，整日沉浸在廉价酒水里，别说开创事业，连个人生活都无以为继。尽管坦白这一切让人难堪，但实际上我就是这样一个糟糕的男人，现在甚至还时常得到在乡村开诊所的父亲的经济资助。”

“唉，怪不得。”

登美惊愕地说，

“薪水全都给喝光了，却是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原来如此啊。这些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大吃一惊吧，连我自己都奇怪呢。”

西泽摇头苦笑了一下又说：

“学生时代的事就甭提了。现在眼看三十岁的人了，还得靠父母养活。不过这样也好，还能作你们的经济后盾，但这些都是出于一个原因啊。我毕业于一所比较不错的大学，愿意的话，也能凭关系进入最好的报社或电台任职，要是父亲死了，还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头脑也不笨，要说身体，

在大学足球队那时，我还是正式队员。这些问绪方的哥哥就会知道。可是我为什么竟到函馆这个破地方让肮脏的经纪人报社来任人呼来呼去呢？”

“你说函馆这破地方，这可太失礼了。”

登美说道。

可西泽并不理会，他把手搭在绪方的肩上，压低声音地喋喋不休：

“虽然我性情放任让人讨厌，但说实话，走到这一步都因为受了那个家伙的影响。我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知道了啄木。通常初中生大多热衷于他的作品。”

“我在小学时就读过他的书。”

绪方说。

“是吗？”

西泽取笑似地点点头，

“总之我是过了二十岁才读他的作品的，接着思想便开始改变了，放弃在东京的工作，远离伤心得泣不成声的老母，来到这函馆。那时我和啄木一样，都是二十二岁，正打算从家中独立出来，凭着自己的力量开创新的人生。我想倾尽全力，哪怕只及啄木一半也行。‘如高处落，御风而行，敢虚度此生？’嗯，当时就是这样的好胜要强。”

“嗳？”

登美抱着胳膊目不转睛地盯着西泽，嘴里又嘀咕着，

“真的吗？”

“噢，这些话我从未对登美说过。”

西泽红着脸，摇了摇头，接着又说：

“打那以后过了五年，不，前后一共六年结果就是今天这

个样子。瞧，我的鼻尖红红的吧？这是酒精中毒的先兆。不是因为天气寒冷，夏天也一样。接受家里的资助是从三年前开始的，我因病卧床，身体虚弱，便厚着脸皮向家里要钱，吊儿郎当地活着。在那段时间，咱哥们都干了些什么？无所事事，啊。不，也干了一点，和汤川温泉的艺妓谈情说爱，迷恋着菲里斯女子学院的学生，之后又被彻底抛弃了。还写了篇关于市议员渎职的报道，迫使他辞了职。又掌握了报纸的版面设计和协助排版等技术。在警署与市政机关结识了一些人，还在函馆赛马场上大赚了一笔。在丸玉店整日饮酒，入围文艺杂志社的新人奖第二轮预选，但却名落孙山。拔掉了三颗蛀牙，醉酒与北洋渔业公司的船员大打了一场。还与社长的女儿相亲……”

“嗳，真有那事儿？”

“嗯，而且现如今在这里和几位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面对着土豆锅，睡眼惺松地开怀畅饮的二十八岁男人，这就是我——西泽洋平。是啊，仅此而已。”

“二十八岁，真的吗？”

信介惊愕地望着西泽。

那张脸因大量饮酒而呈黑红色，眼角及脸颊周围深刻着几条皱纹，稍长的头发中间明显添了几根银丝。

信介自从在这间店里初次见到西泽，就一直以为他已是三十几岁的中年人了。

“看不出吧。”

西泽自嘲地笑了笑。

“是啊。”

登美不无感慨地叹息着，

她又对信介他们说：

“西泽刚在饭馆露面的时候，是位英俊的青年记者。雪白的衬衫上宽松地系一条黑色针织领带，身体削瘦得如同一支铅笔，而且是2H型的硬铅笔，显得精力充沛。我爸爸对他说不喝酒的作家不可信哪，他愤然喝干了满满一杯啤酒，随后醉倒在厕所里了。”

“有这回事吗？”

西泽回首往事，颇多感慨：

“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白桦派。”

“白桦派是什么意思？”

登美问信介。

信介慌忙看了看绪方。虽然他觉得恍惚中了解一些，但却没有信心去加以解释。

“白桦派吗？我不希望你们在概念上呆板地使用这个词。白桦派的文学家们也都各有特色，而且我们也并非富豪子弟。”

西泽对绪方说道：

“勉强可以称作是无产阶级的子弟。对自己的出身我倒没什么特别的优越感或是自卑感。我与啄木相比最感惭愧的就是自己在二十岁之前从未全心投入地体验过一次充实的人生。这是其一。提起让我伤心流泪的往事，那是在全国足球比赛预选赛的决战时，因我的失误致使全盘皆负。我的自卑心理就产生于此。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与阶级无关。我预感到自己要是那样生活下去，还能过上中等人的日子，娶一房不错的妻室，养儿育女，舒适地活着，舒服地死去。但在大学毕业前夕，我的想法忽然变得让人担忧起来，我想改变自

己的人生，决意无论如何也想要摆脱现状。于是当时暗中效仿心中崇敬的啄木，脱离了家庭，来到与自己同为22岁时的啄木只身远离内地开始最初生活的函馆，而我和他一样，也是在报社工作，开始了自己前所未有的独立生活。那时我曾深深感到这座城市里充满着浪漫的色彩。”

寒风从烟囱里逆流进来，炉子里的煤烟倒吹回屋子。大锅中的土豆煮得咕嘟咕嘟直响。

信介、绪方和登美被西泽的一番意料不到的长谈怔住了，三人都沉默不语。

无论怎么说，他们没有想到，平日给人的印象是行为颇具男子汉气概的西泽，其内心竟然隐藏着这样扭曲的心态。

西泽平静了片刻，又摸着他那好久没剃的小胡子讲了起来。

“‘如果死就选择函馆’——这是啄木写给一位友人的话。就是在著名的‘函馆青柳，友之恋歌，矢车菊花’里。我就是心中满怀梦想，为寻求那种意境，而远渡津轻海峡的。当时进入这家报社就是因为怀有这一壮志，时常觉得‘如执主笔，指点江山，踏破不平路’，然而五年时光转逝，将现在的真实感借用啄木的歌来形容，那真是‘痛失青春，心内哀怨，至万念俱灰’的感觉。谁晓得我是怎么样落魄到这步田地的呢？”

“你醉了吧？西泽。”

“我没醉！”

“那就好。”

“啄木还有这样一首歌：青春华年，我心悠悠，聊发少年狂。你明白这种心境吗？”

“我不大欣赏啄木的短歌。”

绪方回答。

“为什么?”

“他的短歌过于伤感。”

“是吗?”

“刚才的那首什么‘函馆青柳’的，还有‘泪濡衣衫，独戏海蟹’，‘婀娜柳青北上春，岸边似见泪涟涟’等等，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说出来很难为情。把这些短歌附在竹久梦二风格的插图上，会很合适的吧?”

绪方似乎不喜欢西泽刚才那番酸气十足的表白，便有意地批判了啄木。

信介和登美站在折衷的立场倾听着两人的对谈。

“原来这样，你这么认为呀。”

片刻之后，西泽平静地说，他的音质很美。西泽将空杯子放在柜台上，双腿打坐，整理一下头发，目光咄咄逼人地看着绪方说：

“在阐述我的意见之前，请允许我问一下，绪方君是在小学时代读过啄木的作品吧?”

“嗯。”

“那究竟看的是短歌集，还是诗集，或是小说及评论呢?”

“短歌，记得评论也读过一点。”

“读的是哪本歌集?”

西泽询问道。

“噢，是《一杯沙土》，还有《悲伤玩偶》。”

“你读了《一杯沙土》的序后，有何感想?”

“时间太久了。可能读过，但记不得了。已经过去十年了。”

绪方答道。

“嗯，就算这样，你能否从这两本歌集中选出两个例证来说明啄木是个像少女似的感伤者。我想听几句。”

“我记不大清楚了。”

“不过总会记住几句吧？”

“这个……”

绪方稍作思索后说：

“如‘辛勤劳作，整日奔忙，生活依旧困苦。’这一句还不够劲，‘背负老母，轻声抽泣，独行三五步’。”

他说的这几句短歌，信介也都知道。

“还有呢？”

西泽穷追不舍似的催促道。

“你别这么催我。”

绪方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还有几首，像‘消山的……什么’，‘无生命的沙石……’，‘向着故乡的山……’。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西泽，即使读过的歌有些已经忘记了。但在当时留下的印象还是记得的呀。”

“那么你在小学时代读啄木的短歌后就对他的感伤风格拒绝接受了？”

“这个……”

绪方一时无以为对。

西泽便继续说了起来，他的语调中明显地充满着自信。

“事情并非如此。你认为啄木是多愁善感的歌人，产生这种想法，那是在日后你与文学青年开始交往之时，好好想想，小学时代就读过啄木的作品，这说明你比别人有更丰富的情

感，更成熟的心态。而那时我们还沉迷在漫画或冒险小说之中呢。具有如此丰富情感的文学少年如今竟然批判啄木的短歌过于伤感，这让人有点难以理解。相反我认为只是刚才你例举的那几首歌对你印象很深，当时你只喜欢这种短歌。

“所以，尽管啄木还有众多其他的作品，但你偏偏记得那类过分伤感的几首，你是把啄木的一个侧面取出放在自己记忆的书架中。而且直至今天，你再没有碰过啄木的短歌集吧？当然，如果我说错了向你道歉。”

绪方显得有些窘迫，他取出一支香烟点燃了。

“是呀，我还读过有关啄木的评论。”

“是这样吧。”

西泽说。他的话里并无责备之意。

“假设当时你上小学六年级，那么首先我想说现在你是凭借十一、二岁时对啄木的印象来评价他的。

“在啄木的世界里，你只捕捉到了十二岁少年能够发生共鸣的一个侧面，其他却别无所知。

“我最近总是在想，世间还有一种小小年龄却读书太多的不幸。一般人不会把一本书读上八遍，或只读一个作家的作品，而把少年时代读过的书在上了大学，或踏入社会，再或是步入老年后重读的情况也十分少见。我虽现在时常把啄木的作品拿来读一读，但他对我而言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除非文学爱好者或是教师，实际上常人绝不会在不同的年龄阅读相同的作品。

“你是小的时候读了太多啄木的书，而啄木却阴错阳差地承担了这一不幸的责任。我不放反驳你的啄木伤感论，但我奉劝你现在以二十岁人的思想感情将啄木的短歌重读一遍。

“啄木在二十几岁时英年早逝了，但他却不是那种充满稚气的文学家，其作品同样适合中老年读者的口味。刚才提到的《一杯沙土》序文，是薮野椋十为他作的推荐文章。薮野可不是年轻诗人的一员，他是位年近四十的报社社会部部长。他曾引用啄木的多首短歌。而这样的想法我也有过，的确如此。连与之年令相差二十岁的人都产生了共鸣，所以无论是谁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此前我并不知道有如此大胆直率直抒胸意的短歌，还曾误解过短歌的精神所在。真是后悔莫极——其实我也写过溶入真情实感的序文，薮野大伯例举的短歌之中有这样一段，‘作英雄风范，其后寂寥，复与何比较’？‘足蹬脏袜，心绪不佳，有似往昔’。还有……”

西泽沉默了片刻，又忽然微笑着转向登美和信介。

“今天我一个人说得太多了，还请原谅。我们对任何事情往往容易凭已有的观念加以评述，而不去做切实的调查，就轻率地发表过多的见解。

“我顺便问一下绪方君，你的确看过竹久梦二的画吗？你读过他的文章吗？在当时封闭的艺术界和日本社会之中，作为一个投入生活与工作的画家，那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我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我不觉得竹久梦二是少女情趣的感伤派画家。他的工笔出色，有新意。以后给你看看他创作的描写当地民众生活的写生画，然后再如何评价那便是你的自由了。

“我好像有点絮叨了，啄木也是如此的，‘难忍受国人卑颜，无奈入眼帘，遁迹不复出’、‘美文遭禁，路遇其人，秋日晨曦中’。这是去年引起我共鸣的啄木的心境。今年又同感

到其它的几首短歌。五年十年之后，心情还会不同吧。

“怎么样？绪方，我并非要驳倒你才高谈阔论一番，也不是在酒后胡言乱语，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初到函馆时的自己，我也想与你们一起，再一次改变些什么。连丸谷玉吉都要大干一场，何况我……”

“喂，土豆煮熟了。”

登美打断了他们的争论。

“我懂了，西泽。”

绪方不住的点头，低声暗语着，方便时应再读读啄木的作品。

信介释然地望着登美那魅力十足的臀部线条，她正把大锅从炉上轻轻地搬下来，端到了水池中。

“多加点黄油。”

西泽对她说。

信介想象着在热乎乎的土豆上涂一层金色的黄油，一边吹着一边吃的情景，不觉中溢出了口水。

“我真是个废物。”

他慨叹着。自己只能呆呆地在一旁听着西泽与绪方的激烈争论，插不上嘴，论战结束后自己又只想着吃。

啄木的短歌中也有描写厌恶自己的吗？他想。于是他在头脑里做起了短歌三十一个音节的游戏。

“心盼薯熟，端锅离灶，登美臂膀雪白。”

真差劲！他心里暗自嘀咕着。倒不如说：

"心盼薯熟，端锅离灶，登美屁股伟大。"

信介心想，总之我是毫无吟歌作赋的才华的。

随后，他就灰心丧气地起身到橱柜那儿去取装着黄油的碟子了。

幻想之中

正午的钟声响了。

天空阴沉沉地，时尔有雪花飘落下来，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阴冷心烦的日子。

信介沿着大路朝函馆山的方向往右拐，顺着码头悠然走向那片砖瓦结构的大仓库。他穿一件黄褐色的防水衣，脚蹬长筒胶鞋。

防水衣里面鼓鼓的，因为塞了些传单，要趁装卸工白天休息时发给他们。

或是睡眠不足，亦或是冷的缘故，信介脸色发青，胡须不整，看上去倒仿佛成熟了许多。

这些天，由于能够饱餐丸玉店客人吃不完的杂煮和炒饭，不必为营养担心。比起在东京的时候，信介觉得他的体重反而增加了三四公斤。

“可是过不多久小店就要出让了。”

那样一来，一直有赖于它的剧团成员吃饭问题就会变得非常棘手。姑且不说饭菜的好坏，即便是既可吃饱，又要价格便宜这一点，就已很难了。

“难哪。”

信介低声自言自语着。

并排步行的岩井忽然扭头问：

“什么难办？”

他身穿一件又厚又脏的夹克衫，一条手巾当作围巾似地绕在脖子上，有点滑稽地把后半个头部也包裹住。

他肩膀很宽，强健的大腿从裤子外面就能觉察到。这使得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位在东京某大学专修中国文学的学生。而那带点儿弯曲的罗圈腿走起路来的架式，还有红光满面的脸膛，竟有些剧团首脑的派头。

在剧团中，信介对这个伙伴总有一种好感。他喜欢流行歌曲。先不提他唱歌走调的事，单是由于他的加盟，便使得剧团里常有的火药味儿减轻了不少。

“这人城府很深。”

信介心想。

信介和岩井不管怎么说在剧团里是属于行动型的，与可以称作是理论派的那智、岛京子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对方自称为理论派，信介却不认为是那样，他们充其量可算作热情派。

尽管同属于行动派，信介仍很羡慕岩井。

信介是直线，瞬发型的，不管三七二十一闭着眼往下跳的那种，他的父亲重藏就是这样的。

“大男人不拘小节”。

“不管死活，反正命有一条”。

这种不怕苦不怕硬的秉性，信介有时觉得挺有意思，同时他又希望自己也能够那样。虽然多少有些微妙的自相矛盾，但它符合九州人阳刚的气质。但是他觉得自己也沾染上了粘粘乎乎又心不在焉的东西。

岩井则迥然不同。即便事情弄到动手打架的地步，他还能稳如泰山，甚至看都不看一眼。

而那时信介就会目不转睛地盯住对方，注视着对方一步步逼近，随时准备躲闪。

岩井刚好相反，他会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对手的冲击，就如同一种弹性的吸收。

与别人交往也是这样，凭这一点，信介才觉得他“城府颇深”。

“什么难办啊?”

岩井再次追问。

信介手插在裤兜里，小心翼翼地走在仓库背阴处结了冰的小道上。

他回答说：

“许多事。”

“你是头儿，所以操了不少心。也许我们都没觉察到，是关于演出场地的事吗?”

“不，是有关伙食的事。登美的饭馆一直关照我们，可是它马上就要转让给别人了。”

“是啊，这事的确有点儿难办啊。”

岩井颇有同感似地附和道。

“不过，办法总是有的。”

随即他又补充了一句。

“有什么办法吗?”

“那辆卡车还能用吧?”

“啊，开着它出去买些土豆倒是不成问题。”

岩井笑了，

“北海道马铃薯的味道可不错呀。”说着还舔了舔舌头。

“伙食问题交给伊吹就行了,只要能吃上营养充足的食物就好。”

信介心想，这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了。但他并未生气，最起码，在十三个同伴中，自己的位置还是极其重要的。这使他有了种满足感。他认为，尽管自己在戏剧理论方面较他人逊色，对社会革命的展望也缺少远见，萨特、列宁的著作也从未拜读过。

尽管如此，对剧团而言他仍是至关重要的人物。

“喂，他们都到齐了。”

岩井站定后对信介说。

仓库前面，不足十个工人围着炭火正在高谈阔论。红色的火焰在阴郁的环境中像一面橙红的旗帜摇曳不定地燃烧着。

信介觉得背对火坐的那个男人有点面熟。记得什么时候他向信介讨要过香烟，而且信介最后还忠告过他，最好戒掉那玩艺。他是个身材不高的家伙。

“那帮监工好像没来啊。”

岩井打量着四周然后迈着方步慢条丝理地凑了过去，信介也跟了上去。

“你们来啦。”

一个人看见他们俩，便用关西方言打着招呼，

“我刚才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

“冷不冷?”

岩井问了一声，挤进他们中间把头接近火堆。

“喂，伊吹，你也过来吧。”

“你好。”

信介向那位曾有过一面之交的小个子招呼道，随后也过去烤火。热气吹在冷冰冰的脸上，感觉很舒服。

“真他妈的。”

刚才那个男人又说：“弄不到钱，到底干点儿什么好呢。说我是赤党也无所谓，干脆一把火把警察局点着了，烧它个屁滚尿流。成天窝在这儿顶屁用!”

“说得有理。”

岩井掏出香烟叼在嘴上，

“话说得虽不好听，但我心里明白。”

“要是这么干，你就成了共产党啦。”

一个高个子说道。

“我们不是什么共产党。”

岩井继续吐着烟，

“只是喜欢这么干。关西那伙痞子的作法的确让人气不过，恐怕你们也不希望那帮家伙逞凶逞得太过分吧。”

“哼，谁他妈乐意被他们当猴耍，可那帮家伙厉害得很，惹不起呀。这个你们不知道。”

“是吗?”

“我讨厌那帮坏蛋，但也不希望你们这么干。”

岩井缩了缩脖子，用无所谓的口吻说：

“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以牙还牙，针锋相对。”

对方一听，似有些惊诧。岩井催促信介取出传单，一张一张地递到他们手里。

“今天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是为了话剧而来。我们排练了一出蛮不错的戏剧，请你们来看。这是一部在函馆，恐怕今后十年都不会再欣赏到的不一般的话剧，还有女演员出演，还有大回旋，到时候敬请光临。就是这码事。”

“有脱衣舞表演吗？”

一个红鼻子中年人说，大伙都笑了，啦哩啦哩啦啦……接着起劲地用鼻音哼唱起那首哈雷姆夜曲，一边又模仿着解裤子前面纽扣的动作。

“很遗憾，没有这些东西。”

岩井摇摇头，以一种奇怪的表情环视着周围的人们，接着说：

“如果你们有种，也就不会买那帮混蛋兜售的贵得吓死人的盒饭，就会拿到高一级的工资。你们应当加入到一个强大的组织中去，靠自己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要是整天畏于他们的淫威、死命干活，难道不觉得不值吗？”

“没想过。”

一个留着摩登发型一脸穷酸相的年轻人说着把传单扔进了火堆。

“我们都服从老矢，老子今天喝了矢嶋他们的酒加入到他们当中，多神气呀！别着金徽章，穿双排纽扣的洋服，再配件白衬衣，多棒！现在咱就去参加神户的金筋组，大街上一走多神气，什么松冈街上风骚的女招待，咱理都不理。”

“你到一边儿撒泼尿照照吧。”

不知谁说了一句，大伙一哄而笑。

岩井吐了口烟，拍着那个年轻人的肩说：

“你就那么愿意当二流子？”

“愿意呀，虽说有些肮脏，但那也是一种买卖。二流子是被社会逼迫出来的，不脏能活下去吗？比起他们来，老子倒觉得山区工会那几个干部口蜜腹剑，行径更脏。”

“你以前是矿山的吗？”

“不错，跟你们不一样，我是矿区出生的，中学毕业就工作了。”

“我也生在矿区。”

信介插话道。他瞧了瞧那位眉毛稀疏的年轻人。

“工会的头头同公司之间总有点那个的。本以为他们是在通宵达旦地谈判，谁知竟在一块搓麻将。我大哥就是工会的头目，对这些事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自摸加倍、OK、妥协，鸣笛，这不都是委员长牌桌上的口头语吗？”

“真的？”

岩井诧异地问道。

“是真是假你自己去打听呗。”

小伙子得意地卖弄着：

“我说的要是有假，给你磕头下跪都成。”

“难以置信，再怎么也……”

信介低声嘟哝着。

接着小伙子呸地吐了口唾沫，

“我嘛，就是青年别动队的。”

他面色通红地说。

“今天的谈话真有意思。”

岩井暗中催促信介离开这里，还一边扭头用一种慢悠的声调说：

“还是先看话剧吧，再谈谈感想。叫上老板娘，她肯定会高兴去的。再叫上梳背头的小安，大不了他们把老矢也搬出来。”

“好，就这么着。”

年轻人点头答应。

仓库对面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看上去像是小伙子推崇倍至的金筋组的手下来巡视。幸而信介和岩井已从仓库后面离开，避免了与这伙人的一场冲突。

函馆山在阴暗的天空下，抑郁地伫立在仓库遥远的对面。仿佛阿斯匹林药面儿的细雪乘着风势，扑打在信介那刚烤得热乎乎的脸上。两人缩着脖子向前走。

“三明治，三明治，俺们是大街上的小丑……”

岩井模仿着鹤田浩二的唱腔哼唱起来。信介记起登美曾说过，要是岩井不唱那些蹩脚的流行歌曲，也蛮可爱的。他现出一个苦笑。可是眼下的境况里，听他唱起这首歌，似乎倒也不坏。

“那是什么样的歌曲呢。”

信介想起昨晚在丸玉店听西泽谈到啄木的短歌。在那本歌集中，信介觉得有的歌恰与如今的心境相符。以后再遇到石川啄木歌集就买一本读读。信介想道。

当晚，信介怎么也睡不着。低矮而又昏暗的屋子里，从墙壁和窗户缝吹进来的寒气好像要把这房间彻底冻住一样，一刻不停地往里钻。

街灯映着冰柱的影子，投射在玻璃窗上。房间的左右两侧放置着蚕架一样的双层木床。

在这间即便一个人钻进去也要费力的小屋子里，纵使躺着也会碰到鼻子。但是这里同东京道野街的简易旅馆相比，房费要便宜一半以上，所以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天花板上吊着一盏60瓦的灯泡，无精打采地挂在那里。电灯下面是一只旧式的圆形火炉，灯灭了，火炉里也没了热气。放在火炉上面的脸盆里，仿佛结着一层薄冰。

窗外透射进来的路灯光照射在上面，泛起一层淡淡的白光。

信介一直用条毛毯蒙住头，可身子还是在发抖。毛毯向上拉得多了，脚就会接触到刺人的寒气。

他索性穿上长裤和筒靴，就那样蜷缩在床上，可还是很冷。

他想起在小学时代，金朱烈教给的御寒法，便在鞋里塞进两只红红的辣椒。据说在朝鲜，孩子们通常在毛袜里装上一点红辣椒来防寒。

信介十分想念金朱烈还有他眯着眼，怀着对往事的眷恋而娓娓讲述的那些好听的故事。

他还曾迷恋过多枝呢。

信介已经能够超越一定的距离去看待养母的一些事。

小时候，撒娇似地“妈妈、妈妈”地叫，现在他已然长大成人，能以一种较为客观的心境去审视那一切了。

她真是个好女人，不仅气质高雅，又有非同寻常的女性魅力。信介是这样认为的。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没再改嫁便过早地死去。那是在想要同龙五郎成婚的时候，可恶的病魔

残忍地剥夺了她的第二次人生。

信介的脑海中随即浮现出多枝的模样：秀眉明目，不涂口红也香艳诱人的芳唇，脖颈更是美丽异常。手脚匀称，腰肢细韧还有一对大乳房……

那是什么时候？对了，是一年暑假的前一天，信介从外面回家来，一进厨房，就看见多枝裸着身子冲凉。至今他仍然记得当时浑身燥热的感觉。年轻的义母略微叉开双腿，认真地清洗她作为女人最本质的部分。泡沫下黑绒绒的一团，信介简直看呆了。

“喂，赶快把筷子拿过来呀。”

里屋传来父亲重藏的声音。

“现在不行，等我洗完了。”

“把你那里洗干净不就成了吗？”

“不——嘛。”

多枝向着里屋转过丰腴的身体，和着那红红的脸颊，语尾高高的那句“不——嘛”，在少年信介的记忆中打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老子好久没那个啦。”

信介想着想着便把手伸到裤子里用手去寻求刺激。他闭上双眼，脑里现出多枝那雪白的裸体。不行，这不行。信介立刻想像别的对象以代替多枝。

“啊，那是梓老师。”

他想起梓老师那丰满的前胸与大腿。

梓老师微笑着分开双腿紧紧地盘在他的腰间。他感到心

中渐渐燃起了欲火。他在即将难以控制的极限边缘，给自想的火焰泼了一瓢冷水。

他深深地呼吸着，想要稳定住自己行将爆发的震颤。

“不要慌，还会有更出色的猎物。”

给梓老师写封信吧，他产生了这种唐突的念头。

在新宿与她见面时曾请她留下了地址。

他往往易于背离自己的意志，不由自主，这一次他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为了延长这种欢愉的时刻，他拼命想要操纵自己的欲念。他在头脑中考虑着其他一些不体面的事，否则，这种很久才会萌发的奇妙感觉，将如脱缰野马恣意奔驰。

此时，他就像是骑在赛马上的年轻选手。他努力地想像着梓老师的住所。

“是啊，住在那里的人已经不是梓老师了。换成了罗斯旗江什么人的名字。尽管地址确实是中野区。是中野区鹭宫3—1—1，白桦楼七号房间，是的，没错。”

在危险边缘他终于回避了过早的快感。

“织江……”

信介想起了那个像活泼的飞鱼一样新鲜的肢体，及淡淡的体臭、夏草一般的头发味儿，还有把一只手握在嘴边的习惯动作。每当信介调皮地乱动时，她就会发出短而尖的叫声，从下面抬起双手推开信介。

信介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仿佛又听见了织江惊叫时的微弱声音。

“讨厌。”

这时又传来了多枝那尾音高亢的语调，还有梓老师的红唇，岛京子的面容也在时隐时现，阿薰的两条白腿自然地左

右分开，仰面躺在手术台上的早濑理子，被中年的医师冲击着。不觉中信介的体内如同响起游行队伍的口号声。他支起双脚，脚踝与趾头尽可能像帆船的桅杆一样挺直，浑身的肌肉僵硬，于是板机被扣动了，如同山洪爆发时的大水一泻而出。

他深吸了口气，坐起身来，在寒意中收拾残局。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野狗的狂吠，那叫声拉得很长。

“石川啄木也手淫吗？”

信介突然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绪方、岩井不这样吧。还有那个基地研究会的长冢慎一，还有莫扎特？金朱烈？

信介摇了摇头从床上下来。

早竹老师说手淫对身体无害。不过他一直想：到了二十岁就停止这个恶习。干这种事还不如找个女人更好。可是问题是没有合适的对象。唉，总不能是个女人就行吧。他在黑暗中苦笑着。

说谎！什么女人不都一样吗，另一个声音突然又从他的大脑中传了出来。

雪，女人和诗人

推开海鸥咖啡店的门，暖流和咖啡的香味扑面而来。角落里，一对中年男女在席间攀谈着。炉火烧得通红，大水壶喷出白色的水汽，有如蒸汽机车。

“欢迎光临。”

正在柜台里洗碟子的女孩隔着客人笑盈盈地招呼着。话剧排练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岛京子难于分身，便由一位名叫宫原民江的女孩来这里替她。

这个女学生个子矮矮的，不大引人注目。她在剧组内担任岛京子的助理，平时寡言少语。除了秀发披肩和声音甜美，此外没什么特别之处。信介听说她在专攻语文，立志做一名教师。

“坐这儿吧。”

她以目光示意信介坐到柜台边上。

“好的。”

信介敞开防寒上衣，搓着手坐在椅子上。

“结束了吗？好快啊。”

“昨天清晨六点就早早出发了嘛。”

窗外已然昏暗。整整跑了三十六个小时，信介饥肠辘辘，不由得吞了口唾液。

这次行程从函馆出发，在国道五号公路上向北行驶，沿着内浦湾经长万部绕到室兰。在那儿投放下货物后，再往苫小牧去装运返程的货物回函馆。这是西泽在运输公司的熟人那里找到的非法运输的工作。

高中时代的信介在填组织里就已经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开车，但他还没有考到驾驶执照，而且不熟悉北海道的地形，何况在冬季行车连专职驾驶员都难以得心应手。明知如此却又承担下这次工作，是由于工作上能够讨价还价，这比起体力劳动来说，可以赚更多的钱。即使在路上经常受到盘问，被发现是无照驾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被罚点款。警察大概不会说，拿命来。实际上运输公司的老板有位当市议员的亲戚，他应允万一有事就会找人出面说情。老板说事情顺利的话，可以多跑上几趟。看来非法无照运输对公司来说也一定有利可图。

“在大沼前面滑了一下，险些跃下山崖。我还以为这回死定了。”

信介看着正在烤面包片的民江说道。

“啊！”

宫原民江用小姆指尖将头发向耳后拢一拢，惊讶地瞪大眼睛注视着信介。

“不过，有准备的冒险收获也是不小，虚报了一些汽油费，

小赚一笔。”

“还得是男人啊。”

民江羡慕似地说。

“你这么说，岛京子听到了可要生气的。”

此刻信介的心情很好。他盘起双腿，重新端详着这位矮小的女学生。心想宫原民江细看也不错嘛。胸部扁平，腰身纤细，白白的前额上长了几颗粉刺。眼睛，鼻子，嘴唇都小巧玲珑的在一起拼成一张让人很难记得住的面孔。

但信介总觉得她身上弥散着十分柔和的气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迷人的女性魅力。

“我也来点烤面包片怎么样？”

信介耸耸肩笑着说。

“被绪方发现要挨说的。”

剧团内规定严格禁止个人在外面吃零食，打工的收入要全部上交统一核算。但也有人偶尔用自已的零花钱吃碗面条，这些并无人过分地干涉。本来信介连一点零花钱都没有，这回是在运输途中省下了公司配给的午餐费，正当收入了500元。

“喂，给你烤上了。我把原来切成十二片的面包切了十四片，余下两片。”

民江在信介耳畔低声快语道。她身上飘来一股甜甜的薄荷清香。

“被老板看见可就糟了。”

“他说今晚去市民活动中心观看诗歌朗诵。”

“他也喜欢诗歌吗？”

香喷喷的金黄色烤面包和热气腾腾的咖啡眨眼之间一股

脑地摆在了信介面前。

“这是正宗法国黄油，可以多吃一些。”

民江让信介看了看琥珀色的漂亮切口，袋装的黄油淌了出来。

信介深吸了口气，慢悠悠地把黄油涂向那似乎是被太阳灼晒的夏日少女皮肤般的面包片上，随后咬上一口香味扑鼻的四方面包。

黄油的香气在口中散开，信介此时切实地体会到了幸福的含义。

他向咖啡里加了满满三汤匙白糖，抿了一口苦甜恰到好处的温热液体，然后又拿起了烤面包片。

“好吃吗?”

宫原民江淡淡地微笑着抬头看着信介。

“嗯。”

他点了头心想，她真可爱。

“伊吹君像个孩子。”

民江嗓音柔细，像在唱歌。她的声音虽然小得如同耳语，但十分清晰。

“这话该我说吧!”

信介半开玩笑地说，

“你的第二性特征还没有显露出来呢。”

他料想民江准会扭动腰肢说声“讨厌”，但她却出人意料地全然没有反应。

“你真这么想?”

宫原民江略歪着头，凝视着信介的眼睛说：

“那是因为你不善于观察女人。”

信介难以作答，慌忙低头喝起了咖啡。如何反驳她呢？真是毫无办法。

“这是什么？”

民江凑到信介跟前，用她那尖细的声音问道。

她看到信介的上衣口袋里装有一本啄木的袖珍歌集，那是信介顺路在室兰的旧书店花了 80 元买的。

“石川啄木。”

“伊吹君喜欢短歌？”

“不，不能说喜欢。”

“啄木的哪一首歌合你的心意？”

信介连忙取出那本歌集，翻开几页。

“嗯……，有这样一首，‘任凭蹂躏，忘却畏惧，回首唤我心’。”

“呵。”

“还有这一句，‘内心自觉，千错万错，盲目遗恨多’。”

“啄木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记得有这么一首，‘夜已深沉，俱知安站，难遮旧日痕’。”

民江用牙咬着一绺头发，独吟了两句。

“俱知安是什么？”

“是从爱伊努语转过来的一个地名吧。”

民江眯起眼睛看着远处，恬静地说：

“我高中时的恋人常提起啄木的。”

信介沉默着，忽然他感到平日看似少女般温和的宫原民江，心中还埋藏着让人难以预见的热情呢。

“啄木就是所谓的破灭型文学家吧。”

民江说。

信介心说，没那事儿。

他默默地想，啄木是在困窘的生活中，身患痼疾，携带父母，怀着满腔热情去奋斗求生的伟男子。

民江微笑地望着信介那异样的神情，又谈了起来。

角落里的那对客人像是在窃窃地私语着什么重要的事，此外并无其他的顾客。

这真是个难得的安静夜晚。

“人们常说起啄木的贫苦生活。他是个终生因借钱和辩解而身心交瘁的人。‘问苍天，欲将壮志酬。梦难圆，就如秋风去，却只因贫寒。’你知道这首歌吗？”

“没读过。”

“这里也有一首。”

民江哗啦哗啦地翻着啄木的歌集，“‘吾之友人，勿厌乞食卑，饥馑之时余亦然’。”

她低声诵道。

“我觉得单单没有钱并不能说是贫困，那只是经济上的表现而已。贫困、贫困，这个词确实叫人生厌。背负着家庭及赡养父母的重担，而且痼疾缠身，他的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我认为年纪轻轻又无拖累，身体健康的这类青年的贫穷倒像是一种青春的特权，那只需要自己忍受一下饥饿就行了。”

民江滔滔不绝地表达着她的观点。

信介呷着微凉的咖啡，静静地倾听她的谈话。

“啄木无疑是贫困的，是吧，但事情并非仅仅如此，他一朝有了钱就大肆挥霍一空。据说他初到函馆在报社时的月薪是二十元，而当时警官的最初薪金才有十二元。区区二十岁的年轻人，赚得到这样的工资就已不算少了。”

信介吃了一惊，他没想到民江了解这么多知识，而且他开始痴迷于民江柔美的声音了。那宛若金属轻轻撞击般的语音十分悦耳。

“啄木移居钏路后，和当地一位叫‘小奴”的名妓过从甚密，两三个月之间唤她去三十几次。你听这些歌，‘青楼人叹息青春逝。温柔情，双耳俏玲珑，此景最难忘’，‘悲夫矣，玉脖香肢，吻痕斑斑迹。’哪有穷人肯这么花钱。不过这样戏谑，饮酒，仍是难以满足他内心的欲望。这里还有一首，‘伊人膝作枕，我心尽处，静思己身事’。”

宫原民江合上歌集还给了信介。然后自语道：

“北洋报社的西泽似乎在狂热地崇拜着啄木，但我却并不欣赏他。我以前的恋人也是对啄木着迷的那类男人，与西泽有些相似之处。”

“什么地方相似。”

“怎么说呢！都有极端个人中心主义的一面。追寻理想也很执着，同时又十分幼稚，任性。是不是诗人、艺术家都是这样？”

“嗯。”

信介将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然后喝了口凉水，转过椅子，遥望着窗外，户外悠悠地飘落一片雪花。

“下雪了。”

“今晚会积厚厚的一层雪吧。”

宫原注视着窗外。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哧哧的声音。

角落里的两个人仍在低声交谈着。

此刻信介感觉如同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庞然大物将小店包裹在它的怀中，好像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赤裸着，相视在黑暗、幽静的空间里，他激动地望着宫原民江那淡淡的眉毛、平坦的胸部和下身纤细的腰姿，这一切都染上了一层生动的性感的色彩，并向自己的内心逼迫而来。

“小姐，买单。”

角落里的那一对儿站起身来，将帐单和钱放在柜台上。

“谢谢。”

民江微微点头，然后送他们出去。门一开，一股寒风也跟着吹了进来。

墙壁上的挂钟敲响了。钟声仿佛向信介宣告比赛开始了。

民江默默地站到信介对面，她那双略带稚气的眼睛，寻问似地凝视着信介。

信介的心开始激烈地跳动起来。

民江伸出纤细的手指，触摸着他的脸颊。她慢慢地挺直身体，把手搭在信介肩上，轻吻了他的唇。一个带着薄荷味的，淡淡的，清凉的吻。

信介伸出手臂，隔着柜台把民江拉出来。

民江毫不反抗柔柔地顺从他。脚边的糖壶倒了，白糖洒了满地。

信介用力地吻着民江的嘴唇，仿似在梦中一般。

他感受到民江的舌尖微妙地蠕动着，并冲过他的牙齿滑入口中。

过了一会儿，由于不大自然的紧张，柜台下两人的膝部在轻轻颤动着。

民江继续着柔和而又老练的吻，并像一阵风似地用手指

触摸到信介的发间，并在脖颈处移动着。

“等一下。”

信介正欲把手掌伸进民江的毛衣里，她转身从柜台边的便门走了出来，将店门反锁，回手又闭了电灯开关。

室内一片漆黑，在火炉的微光和窗外明亮的积雪的渲染下，周围好似浮现出一片舞台的布景。

“随我来。”

宫原民江低声细语道，然后牵着信介的手。将他引到墙边的座席。

上面尚残留着方才那对情侣身体的余温。

“真的可以吗?”

信介按住民江的身体问。

民江悄然将瘦小的身体横卧在座席上。

“叭叭”两声，民江拉开衣裤的纽扣。

信介用指头无意识地抚弄着民江柔软温热的身体。

在信介至今仅有的几次经验之中，这是一种初次感受到的清淡与柔和。

与织江，二段的初美还有户冢公寓那位不可思议的女孩相比，民江更为温存。

这给了信介一种异于平常的刺激。

民江微微扭动着腰肢，那扁平的胸部激烈地起伏着，喘息声在昏暗的室内流散开来……

过了很久，外面传来人语。

“关门了吧。”

有人推了推门，不一会儿脚步声渐渐远去。信介很不自然地横卧着，呆呆地听着窗外的动静。

他实在难以相信一贯恬静、温和、文雅的宫原民江对他所做的那一切。

他想，在民江那不可捉摸的植物性的外表下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舞台与人生

离白夜剧团的首演日期只差一个星期了。

信介从那次算起已经连续跑了三个通宵的卡车运输，去的都是苫小牧。

因为来回两趟都要装卸、运载货物，所以临时的收入也让人意想不到的可观。除去剧团的广告道具费用，还能略有剩余，这也算是幸运的了。

只是有一回他不小心误入到积雪的岔路上，后轮陷进了沟里，足足耽搁了三个小时。

负责照明的剧团成员要信介去电机商店以低价购入了一些五成新的手用聚光灯、辅助蓄电池、电线等演出用品。

虽说公演可以卸下卡车头灯以作照明，但还额外需要几盏灯。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之中，要防止发生不测。

至于音乐的问题，可以用团里中的一架手风琴来代替。

正当作为干事的信介为一堆琐事而忙得不可开交之时，

最重要的剧本问题却又要进行大幅度的改动。

对岛京子创作的剧本，剧团内部众说不一。从高中时代起就经常登台演出的演员们曾中途表示过不满。

他们不同意岛京子和绪方提出的以纪实手法穿插表现的提议。

他们认为，描写码头工人，市民和海边的妇女们团结起来反抗，回击那些控制、压迫港口工人的暴力团伙，并以贫苦青年工人的死亡事故为契机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种简单易懂的故事情节就像连环画一样，只能哄得住小孩。

最为强烈地提出异议的当数法语专业学生演员阵容中的核心人物那智章。

他来自东京赫赫有名的大学演出团体“自由剧团”，这个剧团在学生文艺界中不知何时被冠名牌之称，演员中间随之出现了转行专事演职工作的倾向。那智对此十分反感，便不屑而去。此后，他就和绪方共同策划，领导了这次活动。

话剧应该采取正统的形式，这是那智的主要见解。

“临时穿插固然没错，采用纪实的手法也可以，但是剧情的基调必须具有真实性，次要部分可以采用适当穿插的办法，我认为这样更具现实性。”

那智的观点是从高尔基的《母亲》、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普雷斯特的戏曲中受到启发而产生的。他主张公演时要以此为中心，再临时补充一些穿插。

“这不是与我们最初的意图自相矛盾了吗?”

绪方反驳道，“我们之所以到这里来，不就是为了创作出全新的优秀作品来吗?”

“全新的优秀作品?”

那智环顾众人，信心十足地说：

“岛君也别太生气，这个剧本是绝对不会激发起人们丰富的客观想象力的。”

信介也略有同感。虽说他搞不懂那些高深莫测的戏剧理论，但读过剧本之后总感觉有些问题，说白了就是缺少引人入胜的魅力。

“这么说，是我的能力有问题？”

岛京子不悦地说道：

“这部剧本的方向没错，说起剧本的质量，我的确不是天才，可那本子是我竭尽全力在一两周之内成稿的。我想还是由集体来创作吧，这次大家怎么改都行，只不过……”

“好了，别 。”

绪方焦急地说。

“距首演仅有一周时间了，这时再争论这个根本性问题为时已晚。我们应该经过不断尝试，在错误中成熟起来。还是按以前的方案进行吧。虽然有人不满意，但戏还是要演的嘛，否则，此次公演可就半途而废了。”

“做自己难以理解的事会有什么意义？”

那智机智地反问道。

绪方一时无言以对，四下看了看大伙。

“大家怎么想？”

沉寂片刻之后，信介开口道：

“人无完人，话剧也同样，我们从开始就力求尽善尽美，这可能吗？我认为即便有人不满意，但现在演下去才是重要的。”

“我也这么看。”

岩井在旁边轻声附和道：

“那智，慢慢来嘛，欲速则不达，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呢。”

“你们要是说行，那就这样定吧。”

那智的语调降低了，

“我也是为了不使公演失败才这样建议的。”

“那好，就这样吧。说真的，我也觉得那智言之有理。总之，大家要齐心协力，闹内讧只会让神户的暴力组织兴灾乐祸的。”

岩井有力地拍了拍那智的肩头说。

绪方轻松地点点头。

话剧的名字已经定作《与狼共舞》并且开始制作广告，所以信介也就不再担心事态的变化了。

“我也是太叫真了，对不起。”

岛京子说。

然后全体成员又开始商议起演出的具体事宜来。

信介侧望着绪方那疲惫不堪的面容，心想：大伙要聚在一起做些事情，可真是艰难啊。

函馆杂记

海鸥咖啡店内到处洋溢着醇香的咖啡味，客人们的高谈阔论，暖融融的气氛好像使人忘记了户外的严寒。

信介刚一进门，宫原民江就从柜台里面迅速地向他投过来一股热切的目光。她避开众人的视线意味深长地暗送着秋波。

信介略显拘谨地坐到柜台的一边。

“外面冷吧?”

宫原民江语气温柔地问道。

“嗯。”

信介搓着手，转过身向坐在包厢里专心翻阅杂志的西泽招呼道：

“晚上好。”

“哟，原来是开卡车的小哥儿呀，工作搞妥了?”

“嗯，但发动机出了点故障。”

"是吗？不过看来赚了不少钱。比起你，我的稿酬可就少得可怜了。"

"稿酬？"

"对。钢笔一支，筷子两根。常言道：寡不敌众。斋藤绿雨说得真好。闲暇时我写了几篇报道投向东京的杂志社。虽说这东西有点拿不出手，但还能赚点零用钱。"

西泽大大咧咧说。

顺手又将一本印有《东西春秋》四个醒目大字的月刊杂志递给了信介。

这本杂志信介从未见过，西泽认真地注视着信介浏览杂志时的表情。

"这一则便是你写的报道吗？"

"对，我有位朋友在那个编辑部任职，非要我写点儿什么，作品优秀也就罢了，无奈又写得很糟。"

"不过报告文学也蛮有意思的。"

"勉强吧。"

信介清楚地感到西泽虽然口气十分谦逊，但心里很想让信介读上一读。他想，走马观花地看一遍似乎不太好，于是他呷了一口民江泡好的咖啡，又从头认真地读了起来。

第一篇的标题是《异国情调和墨鱼街》，那是以一名到访函馆的东京记者随地即兴取材的形式写成的关于函馆的纪实文章。

"也不必读得那么细。"西泽得意地说。信介则显露出让西泽预想不到的老好人的一面，读了下去。

吟唱一首旁人生疏的民歌也并非是件坏事。而这首民谣

想必人们都有所耳闻。

“函馆名胜，

斯托特克敦的开拓者，

高耸入云，

卧牛山的雄姿，

嗨哟，

唉嘿呀，

嗨哟。”

到这里还只是平淡无奇的山歌小调，但后面一段尤为精彩。

“五升芋头，

和牛蒡草，

不买吗？

站着小便，

擤着鼻涕。”

诗虽如此，但我在妇女杂志的凹板相片上所见到的函馆风情却并不是那样。

啄木，铃兰，苦修会，诗街，灯街，雾笛街，矢车菊和恋歌。

当然里面有诗情，还有雾笛的鸣响。夜景最为美丽，然而不仅如此，函馆虽未被刀剑所武装，却尽是墨鱼的天下。一个坚强不屈的印象。

下了渡船，到十字路口旁的咖啡柜台前小坐。身旁有位面色红润的可爱女孩，看起来性情急躁，正在斥责着什么人。

“那个草包混帐东西，卖弄有几个臭钱，一副拉车的大马

脸……云云。”

“云云”一词是由于用词过于丰富，不大好懂的部分。不愧为诗街，文学街，平民的语言表达能力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日本人。

观光导游册上所写的全然不是谎言，函馆的确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国际都市。

无论是柜台里这位身着黑色毛衣长发披肩的女孩，还是那位戴着一付合适的眼镜，肤色白皙的小姐，都证明了函馆的女人是魅力无穷的。

取出市内交通图，刚才那位气势汹汹的可爱的女孩在一旁热心地给我讲解。

“先从函馆山远望夜景，这样最棒了。那里是世界三大夜景之一哟。”

“另外两处呢？”

我问道。

她作瞠目状，继而答道：“香港和那不勒斯，你这人什么都不知道。”

我道了歉，又请求她作我的向导，

她爽快地说OK。

“你们二位观光回来，还请光临小店共渡春宵，这里营业至11点。”

柜台里有人说道。

这实在让人惶恐不安，如若在东京，可就要被人打“110”报警了。

函馆的确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城市。

迷人的夜景

这里的赏花时节比本州晚一个月，函馆山周围拥挤不堪，像是在洗男爵白薯。

“男爵白薯”不知被何方人士请到函馆市郊的五棱郭公园入口处。真让人望而却步。

刻有“赞美男爵白薯”字样的大型纪念碑耸立着，上面还镌刻着如下的一段文字。

——明治四十一年，男爵K氏引进原产美洲的爱尔兰椰子核新品种，此后大批种植。新薯成熟极快，且不易患病虫之害，适合北海道的气候条件，在以后四十年里普及全道。男爵白薯之名即起源于此。其后对白薯培植作出贡献的人士发起成立了“男爵白薯协会”，并立此石碑以颂其伟业……

“男爵土豆是什么味道？”

我问那女孩。

“啊，你没吃过土豆吗？”

爱尔兰椰薯咬一口说不定会中毒，这名字起得把人都弄糊涂了。要是土豆叫“男爵白薯”，那么红薯就该称作“平民地瓜”喽。

“啊，哈哈。”

每每路遇熟人，我身边的这位女孩就会发出怪声。我与这位早熟、健康、如同“男爵白薯”一样的北国美丽少女很快便打得火热，我们乘坐山间揽车，寻访夜色中的函馆山。

函馆山，即“高耸入云的卧牛山”……诗中虽说“高耸入云”，其实高度不过三百多米。但若以真正的海拔高度计算，又确实当之无愧。据说美国提督倍里在日本登陆后，曾称之为“电报山岗”。

明治三十二年，那里成为军事要塞以来，五十年之内曾禁止普通人登山游玩。

从了望台俯瞰函馆的夜景，的确别有一番风情。姑且不提香港，那不勒斯，函馆的夜色比起从山冈上远眺的横滨夜景和从六甲鸟瞰的神户夜景，真可谓世界之最。狭长的街道两旁燃起了明灯，再向左右看是黑漆漆的大海。长街宛如玛丽莲·梦露的纤细腰肢紧紧地垂吊在海面之中。如若将对面遥远、宽阔的五棱郭比作她的屁股，那么耸立着的函馆山就成了她的乳峰。真是奇妙绝伦。

尽赏迷人的夜景，再钻入飘散着热气的函馆姑娘的腰身处。

去吧，朱门，归来吧，银座。

霓红的诱惑，红与绿。

（高桥掬太郎词）

大门一带酒巴、咖啡馆鳞次栉比。恰逢北洋渔船一周后出海，酒巴门前的霓红灯下摇动着“祝北洋出海平安”、“欢迎北洋渔船队”的标语。

一见便知是海员的一群粗犷豪放的年轻人，站在“套餐每份500元”的价目表前面，商量着是否要在此“抛锚”。

有人说了声“进去吧”，在门口一直忐忑不安的

女招待们“啊”地欢呼雀跃起来，随后引他们进入店内。

“进去看看吧……”

那女孩高声劝说道，“现场演出，很棒的。”

那里的舞场门票九十元。狭窄的舞池里身穿喇叭裤，怪模怪样的少男少女拥挤在一块蠕动着。和着旋律舞动起来的人不过三分之一。其余的只是站立在昏暗的舞池中相互堆挤着。电吉它声震耳欲聋，室内烟雾弥漫。真受不了，我示意暂停，随后逃之夭夭。

长靴和全裸脱衣舞

“带我去个清静的地方吧。”

“情侣咖啡屋最合适。”

据说函馆的三大情侣咖啡屋都集中在这一带。

说起来真有趣，进去时客客气气出来时女招待气得眼睛都歪了。

登上A级台阶，来到一间窗帘紧闭的小包房，两人坐定。周围一片漆黑，只看见椅子下面纠缠在一起的高跟鞋和木屐。我一时不知应该把手放在何处。就在这时她的演说又开始了。

“函馆的男孩不多，所以高中毕业后女孩子都远离家乡。”

她的意思是说当地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在高中毕业生当中有朝一日能进入大企业的分公司的人

才算是最终有所成就。

但是，无论怎样努力工作，科长以上的职员都由总公司派驻，这样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终生久居人下的不安。而进入东京横滨等地大企业的青年们，大都会遇上与当初公司许诺不符的劳动条件。于是，其中不少人便又回到家乡，转而从事较为轻松的卖笑行业。女孩如此介绍说。

在那以后是招待成年客人的时间。

我便送走了她，独自游荡在大街小巷。函馆港内。霓虹灯的海洋灿烂无比，在“大门”附近集中了市内一百二十家酒吧之中的一百一十六家。

我走进一家以大胆表演著称的酒吧，慷慨地给了男招待不少小费。

“给我找个上等美女来。”

“今晚客人很多，恐怕不行。”

金发碧眼的外国船员正在掀起一场盛大的国际亲善运动。身着艳丽和服的女招待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

“怎么了？”

“嗯，你系着领带呢。我肩膀扭动不起来。”

看来在舞池里，舞动的双脚配上一双长筒靴才有优势。

“我去换上长筒靴。”那名男子站起身来说道。

“唉，不看这场表演是要吃亏的，这可是全裸脱衣舞啊。”

男子刚站起来又一下子坐了回去。

让人瞠目结舌的事还真不少。

等得不耐烦的脱衣舞开始了，的确够刺激。

舞女身披一层淡蓝的灯光，拙笨地弯曲着她那洁白的胴体。这让人想起了函馆特产——秋季的墨鱼。但当她走近客人的座席时，身体却飘散出一股铃兰商店香水的清香。

在“大门”旁边的摊床上，我伸长脖子，美美地吃了一顿“烤田螺”。我从一只大田螺的壳里挖出那富有弹性的肉送入口中。

这时老板低声说：

“有漂亮小妞要不要？”

我提议要那样的话住宿就便宜到五千元。

“现在正是出海之前，不还价。”

住宿费较平日反而贵了三成。

前途未卜

重新走在函馆的街道。函馆山的山麓和老城区的坡道，都像导游册子上介绍的一样充满了异国情趣。白壁青瓦的东正教堂，红砖校舍的白百合女子高中，干爽的空气和街道上成排的杨树，山腰间的辛夷花，脚下宽阔湛蓝的大海，还有那迎风飘摆着的大渔旗。

的确是一派和谐的景象。这里比长崎，神户，横滨等任何一个都市更富风情。

函馆并非是座观光城市。尽管观光也是一项事

业。但所谓的观光立国实际上就是掠夺人民的金钱。

如今为了使游客能够更好地欣赏到五棱郭的最佳景点，政府制定了五棱郭铁塔计划。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的呼声仍旧十分强烈。有人甚至建议效法西德的法兰克福，成立一家政府与民间合营的旅游开发公司。与此同时，东京的巨额资本已然开始投入到大沼国家公园的建设上，此外他们还涉足了一些交通事业。看来函馆市的旅游业前景难料啊。

信介终于读完了。

西泽忐忑不安地询问道："有何感想？"

"嗯，还不错嘛。"

信介回答说，然后便闷声不语了。他也感到这种表达方式不太合适，便又说，

"写了许多我不了解的事，很有意思，不过……"

"不过什么？"

"我觉得这篇文章略显单薄了一点儿。"

尽管文体富有节奏让人容易亲近，但让人感到风格过于高雅。或许西泽是考虑到读者的心态才有意这样做的，但信介对此总有点难以接受。

"这也没办法。杂志毕竟是杂志嘛，不能像给岩波的综合期刊写论文那样。"

西泽明显有些不快，他吐了口烟又说：

"再者说，我又不是文学家。"

"但是'男爵白薯'的故事还是十分引人入胜的。"信介说。

西泽却回了句“用不着安慰我”，然后熄灭了烟头，起身离开了。

“西泽，这本杂志”

“不要了，给你吧。可以用作厕所的手纸，大评论家。”

“这……”

信介没想到自己的话竟然把西泽伤得那么厉害，一时也慌了神。

西泽付了咖啡钱，稍摆了摆手，便走向寒风凛冽的户外。

“他又去喝酒了。”

宫原民江说：

“最近他的脾气有些火暴。”

“西泽的文章你读了吗？”

“嗯，刚才他非让我看，虽说是赚零用钱的文章，但能登载在东京的杂志上，也真为他高兴。他问我感想如何，我什么都没说。”

“我想西泽在北洋报社里的工作也不大顺心。”

“本来就是一家专门弄虚作假的报纸。”

“他说要为这次公演写一个大篇幅的评论，不知能不能兑现。”

“那种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回东京算了，还什么文学青年呢。”

信介觉得宫原民江的语调与她谈话的内容不相符合，其中带有些异样的温柔。

“你莫不是喜欢他吧？”

“我？”

民江微笑：

“既不喜欢也不讨厌，只是略有点关心。”

信介猛然感到像是有一根灼热的铁棍插入胸中，虽然他并不爱民江，但却产生了男人特有的强烈的嫉妒心理。

“我要回去了。”

“走了？”

信介故作镇静地付了咖啡钱，走出门外。

民江仿佛看穿了信介的心思似地呆视着他，然后悻悻地用手指理了下头发，目送信介走了出去。

风从海面上吹来，苍茫的大海时时暴发出阵阵的呼号。

“去丸玉饭馆吃顿夜宵吧。”

信介小心翼翼地迈出坚实的步伐走下山坡，以免滑倒。

他心想，今后不要再接近宫原民江了，但后来他还是忍不住又找过民江几次，为此他也恨过自己。

最初的创作

信介伏在双层铺位的上床，用舌尖舔了舔铅笔芯，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下“小说”两个字。

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看来，这两个字更显得七扭八歪。

“我的字真是难看。”

信介苦笑着。

但文学并非文字，要靠内容取胜。话虽如此，可自己对内容有信心么？

“管他呢？”

信介在第一页的中部写下了“伊吹信介著”，然后闭目凝思起来。

想写小说的念头是在那天和西泽分别之后产生的。尽管以前他从未考虑过这些，但当晚与西泽不欢而散之后，他的心中突然萌发了创作的冲动。在丸玉饭馆吃过夜宵，信介回到住处，便一头扎在床上，翻开了笔记本。

“究竟从哪儿写起呢？”

也曾读过关于小说创作的书，上面写道主题立意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主题又是什么？还有诸如结构、情节、题目、导言等等一些让人费解的词语在头脑中搅得一片混乱。

“文学精神”。

此刻信介的脑海中浮现出这句话。

他揣摩着，要是拘泥于创作理论方法，那么恐怕将毫无进展。干脆从自己的生活里先撷取些残留在记忆中的事件拼凑起来再说吧。

但是把个人经历按部就班地平述出来又太缺乏艺术性。信介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将主人公的名字定作“龙介”，他是把塙龙五郎和伊吹信介两个名字拼在了一起。

“‘龙介’，不坏嘛。”

信介感觉这样小说似乎就已完成了一半。

他打算在这部短篇小说里描写主人公龙介到东京半工半读的一个学生生活片断。还将加入一些自己的体验与假想，刻画出在贫困的生活中，充满了一腔热诚却又无处施展才干的苦恼的青年形象。

“题目以后再定。”

信介舔着铅笔，在第一行写到“天空一片蔚蓝”，但立刻又擦掉了。他感觉“阴郁的天空”更富文学色彩。不过“阴郁”一词让人感到有些过于装腔作于势，于是又改写作“天空一片昏暗。”过了一会儿，他把这几个字也擦掉了。因为他想起了《小说创作手法》中的一句，“拙劣的景物描写往往容易流于庸俗。”

“龙介……”

他提笔写道，然后稍加思索地继续着下文

“……像往常一样，在中途换乘京成线……”

看样子还过得去，“反正是第一部作品”，这么一想，信介心里就轻松多了。

他心想，写好后要给西泽看，也就扯平了。让西泽批个焦头烂额，他心里不就会舒服一些吗？对别人的文章妄加评论固然不好，但为了对剧团的公演提出些建议，他认为自己也有必要写点什么。

他感到在这座城市的生活之中有些事物正在急速地消逝，他想挽留住它们，还想亲手创造出什么来，这种盲目的激情在心中开始成熟起来。

信介不拘细节，不停地挥笔疾书。“毕竟是处女作”这一想法反而令他的思维更为洒脱活跃，而且他也没想着将来要当作家，这样心里便尤为轻松了。

信介以惊人的速度展开小说的内容。笔记本被掩埋在潦草的字迹之下，在他最初的作品写到 近一半时，本子就已经用去了二十几页。

早晨他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合上了笔记本。虽然十分疲倦，但他切身感受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充实。

“以后每天坚持写下去。”

信介打算把这事对别人保密，待写成以后请西泽看一看，再经过修改，投到某家杂志社，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咧开嘴笑了。

“天真的家伙，只要自我满足就够了。”

信介听见心里有个声音喝斥道。

他小心翼翼地将笔记本压在枕头下面，对那声音权作没

有听见。

信介的第一部小说在三天后创作完成了。他为此几乎几天彻夜不眠。

标题最初定作“大学时工”，前思后想，又改为《大学喋血记》。他记得从前看过的历史题材影片里有过“喋血记”这个名字。

小说的内容之中加进了信介初到东京数次卖血的真实经历。

这是信介呕心沥血，尝尽艰辛之作。虽说还不满意，但由于是第一次的尝试，他还是特别偏爱。

信介抱着笔记本睡着了，梦见自己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作家。

大学喋血记

伊吹信介著

龙介像往常一样在中途换乘京成线，并在终点站下了车。

下车后他没有径直奔向出站口，而是在站台走来走去，看看有没有别人丢下的车票。违章乘车的人往往买一张十元钱的区间代用票，出站时则用月票。他们常把无效的车票丢在站台上，龙介寻找的就是这种票。

令人气恼的是中年站务员在乘客出站后，立刻

拿着扫帚清理站台。结果岂止是一张车票。连根草芥也不复存在了。站务员心里清楚，有人要白捡别人丢下的票来用，所以即便放过几颗烟头，也要把废票收拾干净。

龙介无奈地咋咋舌，坐在了站台的长椅上。以免让站务员察觉，他装出一付不小心坐过站的样子。

待拿扫帚的站务员走远，他便若无其事的吹着口哨，慢慢地踱向站台的另一侧。

这是私营铁路支线上的一个小站，它的周围是一片片农田。虽说葛饰区勉强属于大东京的区划内，但由于小站位于市郊，因而这带农田特别的多。农业协会的仓库就在不远处，甚至还能看得见“家之光”的牌匾。

来自九州乡间的龙介没想到东京还有农业协会。在车站刚下车时恰有青蛙呱呱地乱叫，令龙介着实吃了一惊。

龙介环视着四周，看到站务员并未注意到他，便从车站的一侧纵身跳到铁道线上。

早上粒米未进，他感到身体飘飘忽忽的。

岂止没吃早饭，其实从昨晚他就一直饿着肚子。这既不是因为腹泻，也非食欲不振，极其贫困的他连买只面包的钱都没有。

可想而知，他是为了钱才到这里来的。

来到东京以后，龙介一直手头拮据。由于找不到打工的机会，最初想要苦干一场的计划便全部落空了。

房租拖欠了很久，甚至有时要为次日的饭钱忧心忡忡。穷途末路的龙介听同室那个二十七、八岁的伙计悄悄地说过：

“到制药公司抽一管六百块呀，小兄弟你还年轻，抽它两管子是不碍事的。我画张地图给你，去看看吧。”

“你说的是抽什么？”

“血，抽血。我也常去的。目白，葛饰去哪都行！就近去目白吧。”

“我不愿意去那儿。”

龙介说。

目白是所女子大学。龙介听高年级同学说他们学校和女大的关系老早就很密切。

卖血虽不可怕，要是遇到女大学生可怎么办？在她们面前瘪着肚子暴露出一张苍白面孔的丑态真让人难堪。

“虽然远点，那就去葛饰吧。”

那个伙伴热心地画了张地图，又告诉龙介乘车的路线。

在站台上 检别人丢掉的车票也是他教的。

就这样龙介匆忙赶到葛饰，在私营铁路这个冷清小站下了车。

此时他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奔向一个竖着大白烟囱的工厂。

工厂里聚集着不少卖血的人，不仅有男人，还有妇女。每个人都面色铁青，形容悲惨。龙介走进

候诊室，先来排号的那些人一齐看着龙介。他们似乎是这里的常客，各自用毫无戒意的目光打量着龙介。

“第一次来吗?”

一名胡须不整瘦骨嶙峋的中年男子问道。

龙介回答就是。

“那今天就只能登个记了。”

当天只检查血液和登记，下一次才能抽血。龙介失望得险些哭了出来。

这时一个体格强壮的青年将信介拉到角落里，递给他一张登记卡说：

“用它吧。”

“这行吗?”

“嗯，出示这个，再让他们抽就是了。完事后到窗口领钱。”

“不好意思。”

“回去时把登记卡还给我,而且别忘了付给我二百元的卡片出借费。

“付二百元吗?”

“当然了，你不愿意就算了。”

“我付。”

从六百元中拿出二百元，不是还剩四百元吗?

龙介在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然后从青年手中接过了卡片。这个理着平头的青年像是这块地盘上的流氓，他裤子的屁兜里胡乱地插着几十张相同的卡片。

龙介把登记卡递进窗口，然后排号等在那儿。过了半个钟头，听见一个女人唤他的名，龙介便进了采血室。

一名头戴白巾的可爱的女护士在他上臂擦了些酒精，然后用针头“扑”地向里一扎，抽出少量的血，滴入试管中。在装满水一样透明液体的试管中，殷红的血滴徐徐落下。

“好了，请吧。”

护士在龙介的腕上用紫色的橡胶图章啪地一击，一个“合”字犹如肉店里猪肉上的印章留在了他的手臂上。

采血室就像一间牲口棚。左右两侧的墙边分别摆着两层如同养蚕架一样的木床。卖血者躺在上面，把手伸向过道处。每只手臂上都垂悬一条条针头的胶管，它的另一端连着玻璃容器。

伸出的手像海葵似的反复地一握一松。龙介躺在下床，也被插上了针头。

于是，深红色的血液叭叭地流入到玻璃瓶内，就像呼吸一样时强时弱。每当血流不畅时，护士便命令说手指要一张一合。

龙介扭头望着伸向过道的几十只胳膊。这些手掌无声地张开又合拢，犹如一个个动物的触手，也让人感觉像是机械的一部分。

抽去200CC，换来了六百元和一瓶牛奶。

龙介把卡片和二百元钱交给“平头”青年，神情恍惚地又走上了田间小道，奔向车站。

这是是第一次。

此后，龙介每个星期都去卖血，多的时候一周去两次。只去一次的时候就抽两管。每管200CC，共卖400CC。因为用上了自己的卡片，钱就都归了个人。抽两管的话，每次扣除路费，还净剩一千多块。

以前他还常在学校露面，后来不知为何便不来上课了。在那间日租金一百元的小屋里，龙介整日无力地躺在床上，透过一尺见方的窗子眺望天空，或看着山手线上奔驰的列车，以此来消磨时光。

虽说上了大学，在班里却没有亲密要好的朋友，也没时间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因此感受到一种渐渐远离校园的孤寂，于是常常侧卧在宿舍的床上。

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感到去葛饰的工厂卖血并非只是为维持生计，它更具有一种人生的意义。

也许龙介很孤独。他觉得大学之中众多事物之间彼此很不协调，没有钱的人是不能够念私立大学的。而且，他与同室的工人们也很难和睦相处。稍不留神，他们就会偷你的东西，还经常酗酒，掷色子赌博。龙介对他们一点好感也没有。

令龙介最宽慰的地方是采血厂的候诊室。一到那里，他就会奇妙地产生一种怀念之情。不知不觉中他与那些卖血的常客也熟悉了，每次见面总要互相招呼一下。那里渐渐成为了他倍感亲切的地方。

卖血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连带关系，有趣的是，他们彼此的气质，或者说是秉性都颇为相似。他们几乎都是职业卖血者，即以此谋生的人。其中

有仅靠抽血才能获得收入的人，还有放弃了原来的工作专门从事卖血这一行当的所谓卖血中毒者。

其实，卖血这一行业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魔力，那就是被选中者的不安与恍惚的感觉。他们都抱有职业性的热情。经常针对这件事无休止地高谈阔论，彼此交流着相关的知识。

那里给人一种颇似希腊市民广场的感觉，开始龙介在一旁侧身倾听前辈的交谈。已后来的次数多了，他便加入到了众人的话题之中。

“必须要充分摄取盐份。”有人说道，“经常抽血就要变淡，检查时会被盖上不合格的戳子。盐份对血液很重要啊。”

“要多摄取铁份。”

龙介说，“光有盐还不行。”

“你今天是双份吧，这脸色可不太好了，不要勉强自己啊。”

“有一点儿疲劳是正常的反应，运动过后不也是同样？”

“前几天，我在这抽了两管，回去时顺路到新小岩找姑娘试了一下，那东西失灵了。看来下面的液体和血液的成份是一样的啊。”

“哟，梅毒来了。”

他们指的是一个皮肤白皙，举止文雅的青年。

都说他梅毒血清呈阳性。他在留着“小平头”的流氓那里借到一张卡片抽血去了。厂方虽然知道有人借用登记卡，但由于血源不足，也只好佯装不知

地放宽了限度。

“嗳，好久不见了，近来怎么样？还去学校吗？”

“不。”

龙介冷淡地回答说。

尽管只是张口说说话，但他也怕得像是花柳病能够通过空气传染似的，大家嗤笑地看着龙介那付惊惶失色的模样。

有一位男子风度翩翩，长相颇似平手造酒，大约四十多岁。这个人从不与人攀谈，独自默默地站在那里。他肩膀宽阔，脸颊凹了进去，还不住地咳嗽，看样子胸部有些不适。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旧西装。领带无精打采地系在胸前，衬衫的第一只纽扣解开着。简直是一个行将崩溃的悲惨形象。

他默默地走过来，先用自己的卡片抽了两管，领了钱之后，又走到“小平头”面前，低声说道：

“借来用用。”

然后拿着卡片到另一间采血室又抽了两管，共800CC。那人垂着左肩、用舌尖舔了舔暗紫色的嘴唇，回到了候诊室。把卡片和二百元钱，扔给小平头，随后便像风一般似的立刻离去了。

他在的时候，众人都曾呆呆地注视着他，轻声议论道：

“这人真瘦。”

“这家伙前天也抽了800C呀。”

龙介就在那天狠下心抽了双份，领到一千二百

元钱回去了。

五月初，龙介闻知葛饰工厂暂停采血，这不啻是个沉重的打击。当天他迫切需要五、六百元钱。

龙介考虑了片刻，决定到目白的采血厂去看一看。

目白实际上与女子大学的方向相反，他也就不再担心会碰上女大学生。

龙介很快找到一个出借卡片模样的人，便向他索借。

“我没见过你呀。”那人说。

“啊，我头回来这儿。”

“以前一直去葛饰？”

“是的。”

龙介回答。

那人点点头又说：

“这里不比葛饰，检查得太严。能搞成是最好。不过从你的脸色猜测，你的血似乎很淡哪。”

“试试吧。”

龙介借来卡片递进窗口，然后接受检查，他的血滴进试管后像云一样飘飘悠悠地，怎么都沉不到底。

“比重不足，不合格。”

女试验员说。

“下一位。”

龙介无奈回到候诊室，对那人说不成，然后又表示了谢意。

“一百块吧。”

他说，“卡片我是借给你了，所以就算半价。”

龙介交给他一百元，便离开了。

需要血，他心想。一听说比重不足，他立刻感到体内流动着的血液变稀，变弱了。

龙介从目白赶到高田马场，他打算从那儿走回百人街的宿舍去。但忽然又改变了主意，便沿着东京都电车线路朝着的学校的方向走去。

好久没登校门了。

来到礼堂门前，他感到校园里飘浮着异常的气氛，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

学生们举着扩 音话筒高呼不停，还散发着传单。登上正面的宽台阶，他看到在右侧法学系教学楼周围拉着绳子，地上白粉笔画出的圆圈中残留着几处又黑又大的污迹。

龙介展开团在手里的传单一看，原来昨晚在这幢楼前静坐的学生遭到了警察的袭击，学生之中有许多人身负重伤。

看来水泥地面上像地图一样扩展的污迹就是同学们流出的鲜血。

龙介越过绳子，缓慢地穿行在血迹中间，它有的圆圆的，有的形似北海道或千岛群岛。

流了好几百 CC 的血吧，他想，真是可惜，要是残流的痕迹就有这么多，那么一定 有好多的血浆都白白流掉了。

龙介真是羡慕那些暗黑却又鲜艳的血迹。割下

我的头颅也会这么奢侈地流血吗？恐怕不能。或许稀薄的血仅能像水一样汩汩地流淌，而且蒸干以后，地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龙介抬头望着礼堂。他想，学生里恐怕也有像我这样的。昨天晚上虽没露面，但却一直地在流血。此时在他脑海深处浮现出采血厂的情景，从双层的养蚕架伸向通道的无数只手正在无声地一张一合着。

他将右手向着天空高举，缓缓地用手掌反复地张开再合拢。

这时一群苍蝇飞来，围落在一滩滩血迹上。

“必须得摄取盐份。”

龙介自语着，“还有铁。要造出浓度、比重都充足的血液。”

龙介暗自发笑，随后向学生食堂那边缓缓走去，他要买一些饭菜票。

老妪阿茂

信介和登美提着水桶和装有广告画的包裹走在函馆深夜的大街上。

距公演仅剩几天了。信介作为干事万事都要过问，宣传则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

夜风凛冽，但面对开拓着的事业，他心中燃起了热情的火焰。对于话剧的创作信介几乎没有插手，而动员观众以保证演出成功却是他的任务。

“在那个小店的墙上也贴一张吧。”

登美说。

前边一家酒吧的白色墙壁在街灯的映照下格外显眼。

“那恐怕不行吧?”

“和店主商量一下嘛。”

登美将铁桶塞给信介，走进这家酒吧，大声喊道：

“有人吗?”

里面没有回音。

“晚上好。”

登美又提高了嗓门。

这一次从里面走出一个看起来七十多岁的驼背老太太，她把手抻在耳朵后面，翻着眼睛上上下下把他们俩打量一番。

“有事吗？”

老太太的声音又干又涩。

“能让我们在这里贴张广告吗？”

登美简直和喊一样。

可是老太太仍旧用她那双粘满眼屎的老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信介他们俩。

“说什么？”

她反问道。

“广告。贴在酒吧的墙上行吗？”

登美又高声喊了一遍。

“‘控告’？凭什么呀？”

“不是‘控告’您，是贴“广告’。”

“啊？”

信介听着两人的对话甚觉好笑，心想，给她看一下实物就会明白了。

他从手中卷着的广告里抽出一张，在老太太眼前展开。

“是这个，贴这个行吗？”

“这是什么呀？”

“话剧，演剧。”

“啊，演话剧的。”

老太太点点头，总算是明白了。

她又伸出手摆一摆笑了：

“很久没人到这儿送票来了，很久了。”

“戏票吗？”

“还经常一送就是两张。”

“麻烦了。”

信介转身对登美说，“她说‘白给’。”

“那就送她呗。”

“噢。”

信介抽出两张招待券，老太太咧开嘴笑了。

“广告就贴到那儿去吧。”

她立刻指着一块墙壁说道。

“怎么？你的耳朵没有毛病。”

“还凑合吧。”

老太太挺直腰身干脆地说。

“就是你们吧？听说近来出了一些反对港口那帮无赖的学生们，还在业余编排什么话剧。”

“嗯。”

“找到剧场了吗？”

“托您的福，设法搞好了。”

“听说是个仓库？”

“哎，也没再好的地方了。”

“啊，我支持你们。有我阿茂老太太在后面顶着，保管你们在这儿演出成功。从前一有演员之类的来到这儿，我总要抛头露面的。”

“那太感谢了。”

信介有些惊愕。

老太太用一只手撑着腰，挺了挺身子。

“那么你们要演什么戏?”

“《与狼共舞》。”

“如狼似虎?”

“讨厌。”

登美不耐烦地叫了一声，忍不住笑了出来。

信介强忍着笑说：“是‘共舞’，不是‘似虎’。”

“噢。”老太太阿茂不解地看看登美，又瞧瞧信介。

“是言情的吧?”

“啊……”

信介窘于回答，歪头不语。

老太太向两人招招手，让他们坐到店门前的木门框上，然后从里面端出一只咸菜坛和两杯茶。

“我可喜欢看戏了。”

她说：

“吃点咸菜吧，待一会儿给我讲讲这出戏的大概。”

“我们没空呀。”

信介显得很为难，

“我们是到街上来贴广告的。”

“广告嘛，放这儿我帮你们贴，你们外乡人在街上弄这个是会碰上麻烦的。”

“嗯，刚才有几家小店就死活不让贴。”

“就是嘛，我一出面准行。宣传的事交给我吧。别啰嗦了，快尝尝这咸菜，多吃点儿。”

“可是……”

“什么可是。”

老太太不满地瞟了他一眼，

“你要是不听我的，观众就揽不到。做宣传我最拿手。放心吧，喝点茶。”

“怎么办，登美?”

“稍微休息一下吧，正好也累了。”

“那好。”

信介放下洋铁桶，端起了茶碗。

“那出戏讲的是什么呀”?

老太太坐在信介对面，望着他的脸。

“讲的是……”

信介语无伦次地叙述起话剧的梗概来。

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他们终于从老太太家被解放了出来。

“真糟糕，被这个老戏迷给缠住了。就因为她，贴广告的事都给耽搁了。”

信介仰头望着天空低声埋怨道。

“不过还好，弄到几封介绍信，也算是帮了大忙。”

老太太对信介那番拙劣的讲述似乎很感兴趣。她给一些俱乐部的朋友，也是街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一连写了几封介绍信，而且还答应负责推销五十张戏票。

“那些票没问题吧?”

信介半信半疑地问登美说：

“老太太的话可信吗?”

“我想没问题。”

登美自信地点了点头，

“别小看老年人的能力。再说你讲的十分出色，她是深受

感动了。”

“去你的。”

信介不好意思地拍拍登美的肩膀。

老太太刚才像个孩子似的迷上了被信介大肆渲染一番的剧情。信介话音一落，她便随之深深地叹息道：

“简直就像是话剧，是出好戏。大家都得哭出来。还有武打呢，真有趣，准能成功。”

“像是话剧？什么话？”

信介苦笑着。

“至少老太太能把她的朋友叫来观看我们的话剧。我们还是快点去找介绍信上的人家，请他们帮助贴广告。”

“好。”

信介从登美手中接过装满浆糊的洋铁桶，再次走进了深夜的大街。

无论如何要争取让剧场满员，他心想。

此时，汗津津的手掌感受着铁桶的重量，而心中却掠过一分畅快。

正义的还击

剧团的首演之日终于来临。

这一天北风怒号，大雪纷扬，天气恶劣。

仓库门前立着手工制做的广告牌，剧团的全体成员手拿节目单在那里期待着观众的光临。

仓库里燃着一堆火，以作照明。舞台两边摆设着两只储油罐，观众席中央也放置了一个，里面干燥的木板和柴禾，烧得噼噼啪啪地作响。

“怎么回事儿?”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距离开演只剩下十分钟了，却全然不见观众的身影。

“一个人都没来。”

“票都发下去了，可……”

“光是卖掉的那部分也应该有一百多呀。”

绪方抱着臂膀陷入了沉思。一会儿，他自语道：

“也许是港口那帮家伙把观众给拦住了。”

“我去瞧瞧。”

一个学生从一旁跳出来，转眼消失在暮色中。没多久他跑回来说：

“果真如此，在前面的十字路口，暴力组织的那群痞子设卡子正在撵观众们回去呢。”

“畜生，干出这么卑鄙的事来。”

一名学生愤然喝道。他从火堆里抽出一根燃烧着的木棒，向黑暗的十字路口那边张望。

“只有动武才能把观众拉过来。”

一直默不作声的信介开口说。

“不行。”

“不，还是我去和他们交涉。”

“你想怎么谈?”

绪方问。

信介愣了一愣，没词了。

其实究意怎么解决他也心中没底，只是觉得那样做是一个干事兼宣传负责人的任务。

“袖手旁观也不是办法嘛。”

“等等，看那是什么?”

绪方盯着对面黑暗的地方说。

“他们向这儿边来了。”

“上吧!”

一个人吼道。

后台里的几名学生穿着戏装就冲了出来。

“豁出命拼了。”

其中一名个头最小的学生怒目圆睁，随手捡起脚边的砖头，气乎乎地说。

“慢着，有些不对头。”

大家紧张得鸦雀无声。只见从对面走来二三十人，脚步缓慢，还在彼此高声谈论着。

这时，人群有人领头唱了一句，并迅速形成了一股奇妙的合唱。

“是老太太她们呀！”

登美兴奋地喊道：

“是她们来了。”

那些瘦小的身影蹒跚而来。他们中间有人用黑布包裹着脸，有的脚蹬长筒皮靴。当篝火映亮了她们时，信介和绪方都不由得睁圆了眼睛。

“喂，学生娃，我把他们带来了。”

走在前面的老太太说。

“阿茂奶奶！”

“我把他们全都带来了，过会儿还有几个人总共六十多个。戏还没开演吧？”

“路上没遇到一伙无赖找麻烦吗？”绪方问。

老太太露出参差不全的牙齿笑笑说：

“那群无赖乱七八糟地胡诌一通，我们也听不懂。他们的老娘也参加了俱乐部，再说我们耳聋眼花的，那群无赖怎么好对我们下手，我们还有高僧保佑呢。”

“老太太的儿子是码头黑社会的老大。”

旁边一个老人插进一句，

“有个好儿子嘛。”

“别胡说了。”

老太太大声嚷道，随后转身对众人招呼着，

“喂，我们去找个好座位。”

“领我们进去呀，脱不脱鞋？”

“请穿鞋入场吧。”

信介向登美递个眼神，告诉她将观众引入场内。

又过了片刻，街上的青年、工会的成员、海鸥店的常客——中学教员等一伙人也不知从何处绕道陆续而至。

“来了多少人？”

“将近一百。”

“好，再等十分钟。”

不久，方才老太太说的俱乐部方向的第二班人马也已经赶到。仓库里随即热闹起来，气氛十分活跃。

“那么开始吧。”

“好啊。”

信介点点头，正要向仓库里面走，这时从暗处窜出五六个瘦高男人。这次准是暴力组织的人了。他们走起路来一派虚张声势的姿态，给周围的气氛平添了几分恐怖的暴力色彩。

“是那伙痞子。”

“终于来了。”

绪方命令众人退入后台，只与信介两人毅然等在那里。

“哎，近来可让我们倒了大霉呀。”

矢嶋过来搭腔，

“今天晚上我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

“你是来破坏演出的？”

“是又怎么样？”

矢嶋出手推搡了绪方一下，绪方毫无准备，一下子跌倒在冰冻的地上。

“躲开，大爷到里面抢人。”

几个流氓对在门前挡住去路的信介叫道：

“快离这儿远点。”

“作梦？”

信介抱着双臂站在原地，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并未颤抖，便多了几分镇静。

矢嶋目露凶光紧盯着信介。

“你想找死？”

“什么？”

矢嶋身后的小流氓模仿电影中黑社会分子的模样，手插在怀里，翻着白眼珠瞪着信介。

“要挨捅了……”

信介以为这回怕是躲不过了，双膝随之不寒而栗，脸颊上凉丝丝的，嗓子也有点发干。脑海中反复浮现出白刃刺进自己大腿时的一幕。

“那就死吧！”

信介在内心呼喊道。

他想：人的生死只有一回，早晚在劫难逃，对方若是职业杀手，自己老老实实地挨上一刀，反而不会有太大危险。

恰在此时，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叭叭地由远及近。

“喂，大家闪开！”

黑暗中忽然走来十几个慓悍的男人，一下子横插在信介和几个无赖中间，拉成一排拦阻着那帮家伙，护住仓库的入口。

他们之中有人戴着安全帽，有人将毛巾系在头上。他们个个都十分强壮，慓悍。信介没见过他们。

“是山里来的。”

信介的直觉告诉自己。再向昏暗处一看，原来西泽正站在他们身后。

看来是北洋报社的西泽请来了援兵。

“滚回去！你敢捣乱，我揍瘪了你。”

“你们是什么人？”

矢嶋叫道。

但那声音如同被一股威力镇慑住了，外强中干，显得苍白无力。

“小子们，我是矢嶋贯次，别找不自在。”

他的眼神像是在探查着对方的来路。

“矢嶋？这名字可没听说过。”

其中一位体格健壮，胡须连鬓的人憨声粗气地回答。

“你的语调怎么不对劲了？

“你们是哪个山头上的？”

矢嶋向后一退，对同伙使了个眼色，跟在背后的几个家伙各自耸耸肩头，阴森森地瞟着对手。但是，“安全帽”对此不屑一顾。

“我们是磐田煤矿工会的。”

大胡子说：

“这里不是无赖来的地方，滚回去！”

“你说什么？”

“少跟我阴阳怪气的，回去。”

大胡子好似一棵橡树立在那伙流氓的面前，像是驱赶丧

家犬一样挥一挥手臂。

他的话里带有浓厚的九州口音。

信介觉得有些奇怪：竟然能在北海道听到九州方言。

“混帐东西！

矢嶋在大胡子面前“呸”的地吐了口唾沫，然后刷地转过身去，给人一个要走的感觉，却又猛然掉过头来双拳挥出，径直击中了大胡子的下颚。

“噢。”大胡子微蹙额头，纹丝未动。只是用手摸一摸挨打的部位，却仍旧一言不发地伫立在矢嶋跟前。

“嗨……”

矢嶋发出嚎叫，抬脚重重地踢在大胡子的腹部。大胡子向后倒退了两步，依然满不在乎地站在他眼前。

“我也要出手了，跟你空手玩玩。”

“混蛋。”

矢嶋气得呼哧带喘的，突然他上前一把抓住了对方。大胡子在原地顺势一甩，矢嶋像一条死狗一样被重重地抛在地上。

“就这本事。”

大胡子悠然自得，

“你这付身子骨，还能吃上黑社会这口饭？”

四周身着工作服的汉子们一哄而笑。

大胡子继续得意地说：

“凭你这力气，在矿井里可要累出屎来，再练练吧，让卖苦力的笑话你没本事，那多丢面子。”

“阿谷，别耍他了。”

西泽在旁边说。

随后对矢嶋手下的几个手还插在怀里，却已瑟瑟发抖的

家伙沉着地劝诫道：

“就算你们用刀子也不是对手，知道了吧？今天晚上乖乖地给我回去，山里人真要恼起来可不好惹啊。”

“少跟我胡扯。”

矢嶋从地上爬起来，铁青着脸，额头上的血管微微跳动。他把手插入上衣中，龇牙咧嘴地瞪着西泽。

“你们这帮矿井里的乡巴佬，凭这身份还想小瞧大爷？”

“别跟我啰嗦，滚！”

大胡子阿谷骂道。

矢嶋脸部抽搐着，他从怀里掏出个明晃晃的东西来猛地向大胡子扑去。

“哨！”

就在矢嶋眼看就要碰到阿谷之时，他却摔了个倒栽葱。

原来阿谷身边的一个壮汉挥起镐柄对准他的大腿狠狠地一击。

“还没完了？”

大胡子气恼地说：

“适可而止吧，否则我真要揍扁你。”

“你试试，臭卖苦力的。”

这时无赖的背后传来了阴险怪异的声音，随后一个脸色难看，长发披肩的男子慢慢地闪身出来，耸着瘦削的肩膀，说：

“方才我看到了，你虽然不是道上的，可身手还算不错。”

此人大约年近三十，身穿一件整洁的藏蓝西装，外面套着风衣，敞着怀，他额头挺宽，眼睑倦怠地低垂着，下巴好像月牙一样倒弯，真是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孔。

“你们这帮鼹鼠似的家伙应该在地下老老实实地挖煤。我

不知道什么工会，你们还是少找麻烦为好，立刻放这几个哥们儿过去！”

“那得答应不影响学生们演戏。”

阿谷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可就你这付害了痨病的身子骨站在这里，怕是要体力不支吧。”

信介听着阿谷满口的九州话，心中着实感到一种念旧的亲切，他想或许阿谷是从筑丰来的。

“痨病？”

面黄肌瘦的家伙目露凶光。

阿谷的话使他气愤不已。

“你要是小看我，可就错了。”

他低声说着，手伸进了风衣的里怀。

“藐视那帮小地痞随你们，但是不要把水泽秀介看扁了。”

水泽痞性十足地说道。

只见他白嫩的手柔柔地一动，缓缓地抽出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

“手枪！”

绪方大惊失色。

信介也不安地注视着那支大型号的家伙。它与信介中学时代在龙五郎家中见过的那种手枪的型号似乎不同，这是支大口径，杀伤力强，沉甸甸的玩意。

“危险！”

“别唠唠叨叨的。”

自称水泽秀介的人举起重重的枪瞄准了阿谷的脸，

“让他们都回山里去，怎么样？”

他扬起下颚道。

“哦，这是真家伙？”

阿谷用手捋着胡须，

“听说最近玩具手枪挺流行的嘛。”

“那就来一枪见识见识？”

水泽拉上保险，发出一阵金属的撞击声。

“怎么样啊？”

“你要用武器，那我也有。”

阿谷笑道。

他告诉身后的伙伴，

“喂，把炸药拿来。”

“早就准备着呢。”

阿谷身后的矿工把一支前头连着导火线的红筒递了过去。

“你知道这是什么？”

他说。

“你吓不住我。”

水泽不屑地一笑，盯着阿谷。

“吓唬你？”

阿谷点点头，语调平缓地讲了起来：

“你不懂我告诉你。在甘油炸药里，它叫‘白梅’。炸药种类可分成松、樱、桐、白梅等。其中以松为最佳，但价格昂贵。用于采矿的有樱、桐两类，开凿隧道也可以使用它们。桐是硝安炸药，多用在土木建筑工程方面。‘白梅’之中也分为两种，这个就是‘一号特梅’，在矿井下专门用它。虽说不是烧酒，但威力是相当大的。懂了？这可不是哄小孩的玩具。

要是还不明白，我试给你看。”

说着阿谷从怀中掏出一把钳子，将导火线剪短。然后右手拿着打火机，“嚓”地点着了火。

他环视四周疾声说：

“嘿，大伙快点躲起来。一会儿胳膊腿炸飞了都不知道。”

阿谷手中的导线“哧哧”地闪头蓝色的火花，燃烧了起来。

一股焦糊的火药味儿向周围散发开。

“跑吧！”

绪方大叫。

信介也慌忙逃离现场。

矢嶋的手下都如丧家之犬，一溜烟跑掉了。

“畜生！”

水泽咬咬嘴唇瞪着阿谷。

他看出阿谷脸上的微笑绝不像是一般的威吓。于是便连忙收起手枪，一溜小跑，消失在仓库的后面。

尾随其后的矢嶋连滚带爬十分狼狈。

“没事了。”

阿谷见众人四散而去，便沉着地用钳子将燃烧着的导火线连根截断。

“喂，大伙都出来吧，客人都回去了。”

阿谷朗声笑着，随后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仓库。

暴力组织的无赖们走后十分钟，话剧开演了。

尽管道具、照明等设备很不齐全，但仓库之中始终洋溢着舞台的气氛。

地上铺了一层草席，老人们端座其上。除去他们，街上还来了五、六十名观众。

“有一百人吧。”

绪方说，“人数差不多了。”

“那群山里人是怎么回事？”

信介向西泽问道。

“噢，他们是磐田煤矿的工人。那个九州来的阿谷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料想今晚码头那帮混蛋会来捣鬼，就急忙请他们来帮忙。”

“还是特地跑来帮忙的呀。”

“乘卡车来的，以前我也曾帮助过他们。”

西泽望着舞台低声说道：

“我请他们从今天起连续四晚替换着来保护你们。这是我最后一张牌了。”

信介觉得西泽的语气不对头，便反问道：

“西泽，你不在北洋报社工作了？”

“也许会的，不过这件事请暂时替我保密。”

“明白了。”

“明晚有事想请你们助一臂之力，拜托。”

“就为今晚这事，我们也在所不辞。”

“可是要熬夜的呀，总之拜托了。”

西泽心中似乎在为什么事发愁，他抬眼注视着舞台。

观众席上时而传来老人们的欢笑和掌声，还听见岛京子用高亢的声音流利地说着台词。

虽然北风嗖嗖，但舞台的大幕终于拉开了。

信介心情十分激动，刚才那紧张的感觉仍然没有消失。

次日的演出结束后，信介等人按约定去西泽那里帮忙。

深夜里，印刷厂内灯火通明，西泽和几名工人正在轻手轻脚地忙碌着。

这是一家专为北洋报社服务的小工厂。日报发行量仅有几千份，所以厂内的机器设备也较市里的印刷厂落后了许多。

西泽站在放着铅字盒的桌子前面，正在用镊子排版。登美在西泽的要求下帮忙选字，在活字架前忙个不停。

"给我隔铅。"

西泽说。

信介在一旁连忙递上一个薄金属片。西泽将其置入水浸过的铅字块中间，之后用板条拍打了几下。

"拼板工作看似容易，实际做起来很麻烦的。"

他对旁边的绪方说。

"不过，终于将原先的报道全部悄悄地调换过来了。你们帮了大忙呀。"

"该打纸型了吧。"

"当然。这个活儿要照我说的做。"

"这些报道刊出以后，社长不得气炸了肺呀。"

"何止生气，会倒地休克的。这座城市的市政官员，地方财界人士和政客们也会一片哗然。我把掌握在手的丑闻全部以报道的形式揭发出来了。"

"被报社的职员发现可就印不成了。"

登美说。

"没关系，厂里的工人会说这是在我的命令下印的。明早印完以后，在社长到报社之前就能把零售和送报的事全部办

妥。我从三个月前就开始着手准备，等待时机。我的辞呈已经摆在社长的桌子上了。”

“这样退休金可就没了。”

“我曾预支过几笔钱，正好顶上了。再说我最终也得不到那些钱。”

“那就快干吧。”

西泽似乎打算最终要编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他要将原来排完版、打好，只等着印刷的次日报纸的内容更换一新。

从头版地方名人的女儿结婚这一报道开始，四个版面全部改换了内容。以往这些事件被他多次写成了报道，却从未登载过。因为它揭露了当地政客与东京大企业家之间的丑恶交易。

“每当我的文章被废弃不用时，社长就会给我一笔钱，封住我的嘴。社长也常用这事为借口，与恶势力做交易，从而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但是我已经厌倦了像狗一样嗅一嗅那些情报，然后再被人用钱买通，保持沉默。这一回我不卖了，全部见报。”

“那么以后岂不麻烦？”

“社长会震怒的，不过他不会起诉我，否则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会大白于天下。我把这份报纸做为纪念物留给他们，然后去东京开始学习文学创作，从零开始……那边话剧的情形如何？”

“今天晚上也很叫座。”

“对话剧的评价也众说不一吧？”

“这倒是。”

“一会儿印完了你们慢慢地看一看，里边有我的剧评，写

的是切实感受，也有一点捧场的味道。”

西泽笑了笑，又用力伸了个懒腰。

“后天晚上是最后一场吗？”

“嗯。”

“你们日后有何打算呢？”

“演出结束后，我们准备于次日发起一次小游行。并且要在广场上召开市民会议，再使其转变成为码头工人的批判集会……”

“然后呢？”

“还没想好。”

“登美家的房子已经出卖了？”

“嗯，饭馆也卖了。”

“大家就要天各一方了。”

西泽的语调显得有些感伤，“不过到了春天我们还可以在东京相会。”

“到时候可不能再伤感呀，西泽君。”

“那倒是，打纸型吧。”

“好。”

按照西泽的意思，大家聚到了一起。西泽现在开始制作那载有真实报道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了。

成功与失败

第三天的演出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平安无事。

观众比前一天来的还多，演出效果也似乎好于前二天。

信介、岛京子、登美和剧团的全体成员都来到仓库门前，排成一行向散场后离去的观众致谢。

“谢谢大家光临！”

“欢迎明天再来！”

“谢谢大家！”

大伙异口同声的向观众道谢。观众中有的向他们挥手，有的兴高采烈地相互谈论着，也有的把装着香烟和桔子的包裹塞给了女演员。

“好好干！”

“不用怕关西暴力团的那些家伙！”

“姑娘，你可是我心中的明星了！”

“我明天还会来！”

兴奋的观众们说得岛京子羞红了脸，可她心里却激动无比。

“这些人可真有趣。”

她对信介说：

“这次演出比在东京给学生们的试演更让人感到兴奋。”

剧团成员们把观众送走后，收拾完仓库，最后围坐在一起，一边呷着登美做的热糯米酒，一边聊着今天的工作。

“明晚也会很顺利吧。”

信介一边品着烫人的糯米酒，一边对绪方说。

“码头上的那帮家伙看来没什么动静。”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绪方想了想，

“管他呢。对了，不知西泽的报道会怎么样。按理说，今天应该引起全城轰动吧。”

“应该是明天早晨。”

“不，今天傍晚报纸就该送完了。”

“也不知怎么样了。”

信介一边琢磨着，一边又叫登美给他倒了一杯。

“啊，晚上好！”

一个带着贝雷帽的干瘦中年人突然从漆黑的外面走进来。

“嗬，真是稀客啊！”绪方忙说。

进来的是海鸥咖啡店的老板。

“我是来祝贺你们演出成功的。”

“那太不敢当了。”

“这是一点心意，请收下。”

老板把一个装着大约半打啤酒的箱子放在大伙的脚旁：

“用这样的地方演出，真是叫人想不到。”

“老板。”

信介恭敬地问：

“今天的北洋日报您看了吗？”

“北洋日报？看了。怎么了？”

信介和登美诧异地对视了一下。

绪方忙问：

“那么，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

“啊，糟透了。整版还是关于本地头面人物女儿结婚的事，那算不上什么新闻，光是新娘的照片就登了三大张，太没意思了。”

“就这些吗？”

“还有什么吗？”

“关于我们的演出……”

“没有。”

绪方和信介面面相觑，一言不发了。

西泽先生大概是失败了。

咖啡店老板莫明其妙地看着一声不响的信介。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啊，没什么。”

老板不再问下去了，而是缠着岛京子谈起了演技的事，诸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何之类。

岛京子则爱答不理的喝着糯米酒。

“好像不太顺利啊。”

“出什么事了吗？”

“去看看西泽先生吧。”

“好！”

绪方和信介同剧团里的人说了一声，便向北洋报社的方向走去了。

“不先去西泽先生的住处看看吗？”

“不，还是先到报社去。”

信介和绪方肩并着肩，在黑夜中迎风疾行。

来到北洋报社的楼前，两个人一起向一片漆黑的编辑室的窗口望去。

“好像一个人也没有。”

“那是什么？”

绪方说着跨到楼里的广告栏前。在灯光的照射下，看到广告栏上贴着一张启示，开头醒目地写有“社告”两个字。

“到底还是发生了。”

信介叹了口气。

社告上写道：

北洋报社记者西泽，有损本社名誉，勒令本日离职，今后一切行为与本社无关。

“我看他是遭人暗算了。”

“到他住的地方去看看吧。”

不幸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两个人在漆黑的街上一路小跑，来到西泽的住处。

信介大声地喊西泽，他的房间临街，在那里喊，他一定能听到的，可是却没人回应。二人感到十分不安。

“上去看看吧。”

信介一边说一边和绪方绕到房子的后面。

他们知到，后面有扇门整晚都开着，那是为晚归的房客准备的。

上了楼，来到西泽的房门前，突然听到里面有微弱的呻吟声。

“西泽先生！”信介大声叫门。

里面没有应声，呻吟也突然消失了。

“西泽先生，是我们，绪方和伊吹。”

“快走吧！”

屋里传出了微弱的声音，“不要开门，快回去！”

“怎么了，西泽先生？”

“求求你们，快走吧！”

“西泽先生！”信介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门。

在台灯投出的昏暗的灯光下，一个青得如同大头菜似的光头，突然露了出来，那上面还有两只睁得大大的眼睛在瞪着信介。

“啊！”

信介吓得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这是怎么了？”

绪方也大吃一惊。

“被别人打了一顿。叫你们不要进来嘛。”

那个刚才看上去像大头菜的光头，正是已成了秃子的西泽那发青的脑袋，他用右手将三角巾挂在肩上，独个坐在屋

了的正中间。

“报纸到底怎么了？”

“让社长的手下抢先了。印刷工中有报社的奸细，向社长告了密。”

“所以就……”

“好容易把纸都选定了，版也制好了，正要印的时候，暴力团的那帮家伙就进来了。就是清晨你们走后三十分钟左右。头发让他们用推子剃得精光，右手的指头也都给掰折了，他们想叫我以后再也握不了笔。”

西泽一边痛苦地呻吟着，一边自嘲似的举了举右手。

“太残忍了！”

“我原以为印刷工们也都反对社长的做法，大家会紧紧地抱成一团，可我太天真了，情况并不是那样。你们帮了我这么多忙，真对不起。”

“还是先找医生看看吧。”

“已经看过了，不要紧。不过，以后只能够用左手握笔，可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你想怎么办？”

“退一步，进两步。我要离开这个小城，到东京去，然后学习新闻专业，总有一天我会拥有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力量。到那时，再写一篇报道，彻底揭开这个城市的黑幕。我就这么干！”

西泽处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不自然的兴奋中。

信介和绪方把眼光从那发青的大头菜似的光头上移开，相互看了一眼，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或许明晚的演出会出什么事。

第二天下午，信介和登美正在散发演出的传单时，剧团里的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奔来了，冲着他俩大喊“舞台完了！”

“怎么了？”

“是港口的那帮家伙，他们开着推土机来了，正要拆仓库。”

“这帮畜生！”

信介蹬上那辆自行车，向仓库方向飞驰而去。

快到仓库时，他看见二十几个穿着工作服的大汉跟在推土机后面，正要把仓库推倒。

“等一下！”

信介大吼一声，冲进人群。

“请等一下！”

“干什么，你！”

“你们要把仓库怎么样？”

“怎么样？”

一个留着胡子的中年人像是领头的，他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说：

“你没看见嘛，我们要把仓库折掉。”

“为什么！你没看见这仓库是我们从物主那借来……”

“是物主让我们拆的。”

“你说什么？”

“这个人就是仓库的主人。”

唯一一个穿着西服的白发老人被推到前面来。

“我是剧团的管理人伊吹，这个仓库是我们通过丸谷玉吉先生借的。”

“我是和丸谷先生谈妥了，”

老人很过意不去地说，并故意咳嗽了一下，清了清嗓子。

“我是和丸谷先生谈妥了，可是后来情况突然有了一点变化，需要把这块地平整一下，仓库，我只好拆了。”

“这不是太不讲理了吗！”

信介大声喊道。

“哪怕再等一晚不行吗？”

“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说的，可是……”

“他们？那帮关西的流氓？”

“你别这么说。”

“再等一晚，求求您了。”

“年青人，”

老人的眼睛看着地面，说道：

“你们是自由自在的没有后顾之忧，我可是既有家，又有生意，我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可是……”

“走吧，小伙子。”

领头的一边说，一边推搡着信介。

“仓库的主人要我们拆的房子，你要是不服气就去找警察，日本可是个法治的国家。别在这儿捣乱。”

“你们也是关西暴力团的？”

“不，你看，推土机上写着呢，我们可是花井建筑公司的。要是有什么不满的，可以到公司去抗议。”

这时，绪方、岛京子、登美也都赶来了。

“叔叔！”

登美带着哭腔向白发老人喊道：

"您不是说，只要是我父亲求您的事，就没问题的吗?"

"对不起，登美。"

老人背过身，躲到工人们的后面去了。

"别怪我。"

"太不讲理了!"

登美紧咬着下唇，怒视着正在开动的推土机，脸色铁青，头发也好像要竖起来了。

"要拆仓库，就先从我身上轧过去吧!"

登美绝望地大喊道，突然冲到推土机的前面。她叉开双腿，伸出两臂，要挡住推土机。

"危险!"

信介下意识的猛的把登美推开，自己也就地一滚，倒在了木材上。

"算了，伊吹。"

绪方说：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算了吧。"

"难到我们就这么认输了? 向这帮家伙?"

登美大叫着："我不! 今晚的剧一定要演!"

"听我说嘛，"

绪方拉着登美的手臂扶她站起来，

"我没说要认输。"

"那怎么办?"

"在广场上演。"

"广场?"

"对，露天演。哪怕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只要有观众我们就演。不，哪怕没有观众我们也演。"

绪方一边望着轰鸣的推土机，一边低声地说。

“我们绝不认输，绝不！”

“太气人了！”

登美把头靠在信介的胸口上大哭起来。

“喂，你们，别碍手碍脚的，让开让开！”

工人们拿着缆绳开始干上了。推土机不大工夫就把旧仓库弄得面目全非。

“我们要从失败中站起来。西泽先生不也是这样吗？”

绪方用含有几分悲壮的口吻说。

“从失败中站起来。”

这话对信介来说，似乎措词过于华丽，但事已至此，也只好自己给自己打气了。

信介想，绪方也是为了鼓励自己才这么说的吧。

登美的泪水打湿了信介的前胸，信介不觉抱紧了她的双肩。

在雪中

离繁华的街路不远，在一爿小店的旁边有个小公园。在公园的儿童娱乐场上路灯正投射着昏黄的幽光。

有十四、五个男男女女缩着脖子站在那里。一只狗在他们的脚上来回蹭了几下，又远远的跑开了。

透过儿童爬梯的铁框，可以看到一个大卡车的暗影。砂丘上面展开了一面帷幕，几个男女 在上面大声叫喊，余辉中镂刻出几个黑色的剪影。

信介站在广场的入口，一边散发着传单，一边大声宣传着：

“免费观看！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演的剧！”

过路的人以为是在做什么宣传,仅仅是瞥了一眼就走了。

当信介硬要把一张剧照塞给一位妇女时，她一下子就逃走了。

“这是什么？”

“请您看戏，在公园里演。”

“哼，无聊。”

信介小跑着，想把每一张剧照都塞给过路的行人。时而落到衣领里的雪花，让信介地打着寒战。

“请看一看我们演的话剧！”

“免费的！现在正在演！”

那些瞥上一眼就匆匆走过的人们，使信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怎么样，伊吹？”

剧团里的一个人走过来问。

“再招呼几个观众啊，别让大家演起来没劲！”

“只要我们演就有意义，你们不是这样想的吗？”

“话虽这么说……”

“突然在这种地方演起话剧，你就别指望什么观众了。自己尽力演吧。”

“别说得这么惨。”

“免费观看，请看我们演的话剧！”

信介放开嗓子喊着。

“你干什么？”

一个穿着半大衣的中年男子靠过来问。

“演剧。”

“演剧？”

“对，是根据现实题材编写的新剧，现在正在公园里演。”

“喔。”

他的眼睛突然一亮。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东京的大学生。”

“为什么要在那儿演戏？”

“为了揭露码头上的暴力和市政的腐败。”

一位同伴插进来说。

“原来是这样。”

中年人稍微点了点头，接过信介递过来的剧照，快步向公园走去。

“终于逮住一个观众。”

“只有这种平民才是真正的观众。”

信介和同伴相视一笑。

过了大约五分钟，刚才的那个人又走了回来。

“这就回去啦？”

“啊。”那个人冷淡地应了一声，迈着急快地碎步，消失在风雪中了。

过了一会儿，信介还在散发着剧照，大声招唤着观众，刚才的那个人又出现了。

“您又来了。”

“啊。”

他的背后跟着三个警察，神色很紧张。

“这个剧团谁负责？”

中年人问。

“绪方负责，您有什么事吗？”

“能带我们去见见他吗？”

“究竟有什么事？”

“我们想看一下你们使用这个公园的许可证。”

“许可证？”

“对，许可证。在公园里搞活动时，必须向当地政府申请并获得许可证。同时还得向消防队和附近的派出所提出申请。我们来检查一下你们的手续是否齐备。”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这个的。”

中年人从里怀掏出黑色的工作证。

“啊，是便衣。”

信介的同伴不觉一咋舌，嘟囔了一句，

“我早觉得这个人很怪。”

“别嘟嘟囔囔的，快带路。演出必须马上停止！”

穿便装的人威吓说。

警察们向不断传来台词的公园方向迅速跑去。

“公园不过是给孩子们玩的地方，晚上让我们稍微用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

信介对警察说。

“你也来一下！”

穿便衣的警察阴沉着脸伸手拽住了信介的袖子。

“告诉我谁是那个叫绪方的负责人！”

“糟了。”

信介一边和中年警察走着，一边想，他一直觉得终究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的。

“喂，这是怎么啦？”

绪方跑过来对信介说：

“你不是把警察也拽来看戏吧？”

“别开玩笑。”

“你就是绪方吗？”

便衣警察问。

“是的。”

“马上停止演出，观众马上散开，你到警察署来一下。”

“我们什么也没……”

“得了，闭嘴!”

“太蛮横了!”

“你说什么?”

“还有这么些人在这么冷的地方站着看演出呢。我去哪儿都可以，不过请等我们演完。”

“不行!”

“如果我们一定要演呢?”

“我们就以妨碍公务逮捕你。”

“这……”

“必须马上停下来，然后到警察署去。”

警察和学生们的争执声从远处传过来。

“绪方!”

登美跑过来，一下子抓住了绪方的手腕。

“不好了!”

“怎么还有女人。”

穿便衣的警察很失望的摇了摇头，

“现在的年轻人到底要干些什么！简直是搞不懂。”

“怎么办？绪方。”

“停止演出吧。”

绪方脸色很难看的说。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嘛。”穿便衣的警察皮笑肉不笑的说。

“和警察、政府作对是没什么好处的。得了，快走吧！”

观众们被警察驱赶着往这边来了。

“这种免费演出有什么不行？”

有的观众和警察争执起来。

岛京子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她被警察拽着胳膊拖了过来。

“这个女子胆敢反抗。”

一个年轻的警察说。

他的脸被岛京子抓出了几条红道子，正在往外渗血。

“好，把这个人也带走！”

穿便衣的中年人一扬下巴，命令道。然后就迈开步子向警察署走去了。

挫折与望乡

卡车在风雪中慢吞吞地爬行着。

一片片雪花已变得湿润粘滑，在道路上漫漫堆积起来。

学生们在卡车的后车箱里闷声不语的静坐着。

登美坐在司机旁边，低头看着地图。

“我想可能是这条路……”

“你这北海道人怎么连北海道路也不认识?”

正在开车的学生说。

“我只熟悉函馆。”

登美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喃喃自语道：

“我觉得是这条路嘛。”

他们在警察署里呆了很久，经过讯问才放他们出来。

同学们非常疲惫，也很不开心。寒冷和车体的不断摇晃更加剧了大家的烦燥心情。

“我们到底是失败了。”

一个人小声地发着牢骚。

"是吗?"

绪方说。

"怎么不是? 只能说是失败啊。"

"开始我就觉得，仅以我们这些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轻而易举的改变现有的体制的。"

绪方说:

"这是一次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们的巡回演出将开展下去。"

"说得多好啊。"

一个人挖苦地说。

"我真想回东京去，二段的那个姑娘也不知怎么样了。"

"正经点。"

另一个学生责备说:

"想回去就回去呗。"

"别吵，别这么大声音。"

绪方把大家劝住，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袋水果糖，分给身边的学生们,

"来，尝尝这个，打起精神来!"

"绪方!"

一个女孩在后面叫他。

"什么事?"

"我们说不定只是为了罗曼蒂克的幻想而跑出来的。一边工作，一边和身边的人一齐创作戏剧，这太浪漫了，简直叫人觉得这不是真的。"

"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些吗?"

“这……”

“的确如此。”

“在露天场地为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演这样冷清的戏，也叫新演剧运动？”

“别说得那么难听。”

另一个女孩大喊道：

“不管舞台怎么样，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关键是我们怎么想。与在东京、借东京豪华的礼堂，在朋友们的小圈子里举行盛大的公演相比，这里的生活更有深刻的意义。”

“演戏，本来就是让大家看的。如果仅仅是演戏的人自我满足，那就毫无意义了。”

“自我满足？谁自我满足了？”

“行了！”

一个男生打断了他们。

车箱内鸦雀无声。格外清晰的汽车马达声和风声传了进来。

“去札幌怎么样？也许会有好的机会。那个大城市，学生也多。我们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最终我们还是抵不过暴力团的那帮家伙。”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一走了之。今后，我们不仅要和他们斗争，而且还要和滋生了那帮家伙的现行体制战斗。”

“我对戏剧的看法跟你有点不同。”

一个声音谨慎的说。

卡车很剧烈地摇晃了一下，把大家都甩到了一边。

“再往那边靠一下。”

“好痛，撞到我了。”

嘈杂声消失后，又听到卡车发出的轰鸣声。

“我是觉得演戏很有趣，所以才参加的。只是为了这个。思想啊，体制什么的，我可是不太懂，只是因为不太好意思，所以平时总是附和着你们。”

“那你的意思是……”

“说到底，就是我们大道理讲得多了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想再多演一些剧。”

“难道我们没在演吗?”

“不，我是想演一些更像样的话剧。”

“那你干脆到哪个有名的剧团去学戏嘛。”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想说了。”

“你这样可不太好。”

在昏暗的车箱里，这样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

驾驶室里，登美正拼命的在摊开的地图上寻找前进的路线。

“应该是这里，在这个路口向左拐。”

“你应该早点说。”

“我不是说了向左嘛。”

“见鬼!”

驾驶室的挡风玻璃已经挂满了雪，遮起了视线。

“雨刷器怎么了?”

“好像坏了，一点都不动。”

“啊，向右拐!”

卡车降低了速度，整个车身一摆，驶过了弯道。车箱里传出一阵惊叫。

“现在一直往前开就行了。”

“到札幌后，我们住在哪啊？”

“让绪方来安排吧。”

“可是，都这么晚了。”

“实在不行，就睡在车里吧。”

“那怎么受得了？”

“什么？你还是男子汉呢！”

登美使劲捶了一下手握方向盘的学生的肩头。

“你看，就是那儿吧。”

“终于到了。”

卡车载着大家，在漫天的大雪中，慢吞吞地行驶着。

绪方、信介、登美，还有其他人，都被相当的郁闷和按纳不住的愤怒所支配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卡车像一只野兽，迎着城市的灯光跑去。

寻找织江

天空晴得湛蓝、湛蓝的，白雪映着阳光，耀眼夺目。空气似乎受不住寒冷，早已凝固破碎，但却让人感到清冽爽快，叫人心旷神怡。在种着白杨树的道路尽头，民房隐约可见，更远处是起伏的山冈，这一切构成银装素裹的世界。

"真带劲啊！"

绪方说着，停住了脚步，呼出好大一团白色的气息。他围着一条垂到膝盖的围巾，脸冻得有些微红，眯着眼睛出神地望着雪天相交的远方。

信介正和北海道大学文学系的学生北林勇三肩并肩地走在路旁的白杨树下。据说，北林在高中时代和绪方是同一年级的。

绪方和信介他们是在一星期前到达札幌的。他们在靠近札幌啤酒厂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旅馆，并和老板约定要长期租住。

他们决定暂时在这个城市落脚。

他们最大的财产——卡车，则用来外出赚取大家的生活费。一辆卡车，再加上十个小伙子，就可以挣到不少钱了。他们想在这里重整旗鼓，储备资金，等到春天来临，再到磐田煤矿及各地的矿区去巡回演出。这就是他们目前的计划。

“国立大学的学生真好啊！”

信介说。

“我们可过得一点都不好。”

北林说。

信介望着北林那蜡黄的没有血色的瘦削的面孔，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们这些学生的生活不像你们这些东京私立大学的学生所想的那么浪漫。我们这一年来，一直是每天只吃两顿饭。”

“我不是说这些。”

信介摇了摇头，向四周的茫茫雪原望了望。

“我只是说和我们的大学相比，你们有这么广阔的天地，我真是有些羡慕。”

“地方大不见得就好。”

“是啊。不过我觉得和我们相比，你们的条件优越些。”

“为什么？”

“首先，学费要便宜吧。我们学校简直就是个股份公司。如果不按月交纳学费，就连学生证也要作废。”

“私立大学之所以学费收得多，不就是因为那里聚集着有支付能力的人吗？”

“不，在我们学校，大部分学生都要去打工。”

“接受育英会的援助，找家庭教师的工作，还是国立大学

的学生容易一些。”

绪方插进来说。

“而且还有宿舍。”

“其实，不管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现在日本学生的生活都很苦啊！”

北林说。

“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幸运儿之外，大多数日本大学生都被生计所困扰，当然也有例外的，不过就我看到的来说，同学们都有些营养不良。当大家走进商店时，连荧光灯都会刺痛眼睛。”

在后面跟着的登美，这时也插嘴说：

“不管怎么说，学生们还是幸福的。不管怎么苦，毕竟可以满足求知的愿望。想上大学又上不了的年轻人，在日本不知有多少呢！？”

“嗯，的确如此啊。”

“不管是多么贫困，大学生毕竟还是幸运的。”

“是贫穷的幸运儿吗？”

“这是北海道大学的校歌，我知道的。”

北林微微一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我们的歌是这么唱的。”

北林说着，小声地唱了起来：

学生们的歌声在召唤，

年轻的朋友啊，伸出你的手。

信介侧望着引亢高歌的北林和对面大学那色调阴暗的建

筑物，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了一丝伤感。

青春，就是这样的吗？

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人生”这样一个词语，然后又出现了“未来”，接着，“希望”，“爱”，“斗争”，“合作”，“友情”……这样的词语接连不断地流到了信介思想的漩涡中。

对他来说，这些词语仅仅是简单的文字。虽然他来到了北海道，在晴空下踏着白雪，听着朋友的歌声，但在他内心中的某处，却似乎有与此不能相容的东西。

灿烂的阳光　蔚蓝的天空
决不容战火来污染

绪方也随着北林唱起来。

如果这时有谁能看到这三个青年和一位少女在白杨树下一边唱歌，一边漫步，那一定可以发现这辉煌的、充满朝气的、让人感到幸福的青春群像。

可是现在，在这四个人心中，却没有那种青春的欢愉，而有的只是沉重、茫然的情感。就连歌唱着的北林，那眼眸的深处，似乎也深积着浓厚的疲倦。北林的歌声，似乎是对自己的鼓励。

信介这样觉得。

“你毕业后打算做什么？”

绪方问北林。

“毕业？我还没想呢。毕业……我想在那之前我就会离开这里。”

“你还在参加激进活动吧？”

“说不定……”

北林看了一下信介和登美，欲言又止，但又很快眯缝着眼睛望着远处的群山自言自语道：

“也说不定到外国去。”

“是苏联吗？”

“这个么，我可没说。”

“是接受了什么任务吧？”

“我有许多许多话想说，不过请别问。我只希望你们知道，大学毕业以后我不打算马上就工作。”

“知道了。”

“绪方，你怎么想的？”

“我只想演戏。”

“演戏？”

北林沉思片刻说：

“你不认为你很快就演不了了吗？”

“为什么？”

“革命就要爆发了。”

“这么快吗？真的要革命了吗？”

“据可靠消息，明年春天就将有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组织上也下达指示，让我们做好准备。在北海道建立人民政府的计划也正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所以，现在可不是自由自在演戏的时候。”

“革命？也就是说要发生内乱？”信介问。

北林瞥了信介一眼。

“首先要发起带动全国起义的斗争。”

“哼……”

信介歪着头，盯着北林严肃的侧脸。

登美、绪方也都默默地踏着雪路。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要演戏。”

绪方说。

“文工团有组织的革命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北林紧接着说：

“我觉得你们演的戏只是流浪者的流浪。缺少目的意识和战术的视点。”

“我们着眼于创作出来自民众的戏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劳动、斗争和创作。我们有完全的目的和方法论。”

“得，不说了。”

北林突然笑了一下。

“这里不是争论的地方。今天难得有分别好几年的老朋友上门来，晚饭我请客。”

“我们就是想混一顿晚饭的，原本没想参观大学校园。”

“你这家伙。”

北林用双手从后面猛推了一下绪方。

绪方脚下一滑，重重地摔了一下。于是，他们一边笑着，一边追逐着，跑出了白杨树林。

入夜。信介高举着广告牌，穿梭在繁华路段的人群中。数日前他在女皇沙龙找到了这份作街头广告的工作。

起初，他是随着卡车一起外出挣钱的，但因为这里的待遇好，而且还有其它的原因，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份工作。

他要做的就是每天从傍晚5点钟左右开始，在眼花缭乱的霓虹灯下，一边举着广告牌四处走动，一边大声吆喝店名。

结冰的路面很容易摔跤。今天晚上，他已经摔了三次。当地人对夜道早已轻车熟路。信介却要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移动步子。

临街的小摊上传出了烧尤鱼的香味。

还有醉汉吵吵嚷嚷的声音。

女招待们娇声娇气的把男客们送出店来，然后又匆匆跑回店内。

一只野狗耷拉着尾巴蹲在阴暗的小巷子里。这里虽然可以称作繁华路段，但还残留着似乎属于北国的质朴。

“最高的享受，最低的费用，只要您到女皇沙龙来！札幌最优厚的服务！每位只需五百元！”

信介一边扛着广告牌来回走着，一边高声吆喝着。虽然他带着军用棉手套，可双手仍被冻得麻木了。寒气从脚下蔓延上来，他不住地打着喷嚏。

织江真的在札幌吗？

他希望能证实有关织江的消息。

上次和织江分手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在他内心深处，总也忘不掉织江的形象。虽然思念得不那么炽烈，但确实由于她的离去，使信介的内心产生了某种失落感。

我和她见面后应该说什么呢？

不能说，我一直在找你。但自己毕竟是确实很想见到她。跟随着剧团来到北海道时，这种期待就埋藏在信介的内心深处了。

她应该在酒吧或夜总会干活吧。

信介一边摇晃着广告牌，一边回头望着擦肩而过的身穿晚礼服的年轻女子。似乎她们的身材、背影都像织江。

不是她……

他抱着一丝朦胧的期待，在入夜的街上走着。他知道，只是这样走来走去的，和她重逢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不过，尽管如此，这其中也有一种甜美的陶醉。

为了寻找心爱的姑娘，我飘泊在北国的街头……

他突然想起一句流行歌的歌词，不知为什么，信介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又大声吆喝起来。

“最低的享受、最高的费用！请到女皇沙龙来！”

“喂，你说的是什么啊，你这家伙！”

有几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吃惊地看着信介交头接耳地说：

“他说是最低的享受。”

“费用最高的女皇沙龙。”

听了信介无意中说错的话，他们一边讥讽着，一边团了几个雪球向信介扔了过来。

一个雪球正命中信介的额头，雪花四贱。

“你们想干什么！”

信介紧握着广告牌，怒视着他们。

“瞧，那是什么眼神，嗯！”

“你敢瞪我们？”

闲得无聊的那几个时髦青年从摊子前向信介靠了过来。走到信介身旁时，一人突然踹了信介一脚，信介一滑，便重重摔倒在雪地上。

“唉哟，真是个脓包。”

“算啦，好好干活吧。”

信介用手抚了抚额头。

“混蛋！”

信介嘴里嘟囔着，检起了广告牌，转过身去走开了。

“每位五百元，请到女皇沙龙！”

虽然信介并未生气，不过感到腰摔得有些痛。刚才摔倒时撞在雪地上了。

“最低的费用！最高的享受！女皇沙龙！”

风刮起来了。

寒意愈加强烈。大概要下雪了。街上的行人都竖起了大衣领子，加快了脚步。

信介突然想起了死去的多枝。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她，突然萌生了对多枝的怀恋，不禁心绪万千。

信介记起来了，她年轻的时候，曾在荣城的小餐馆工作。

“妈妈。”

多枝对自己来说，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女性。信介终于能够冷静的分析自己从前的心理了。

“这么算起来，父亲也就成了我的情敌了。”

与父亲重藏留下的记忆相比，对多枝的回忆更让他在心里感到温暖。

“最低的消费，最高的享受！”

信介懒洋洋地，声嘶力竭地吆喝着。

喂，织江，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信介胡思乱想着织江在夜幕的霓虹灯下被男客搂抱着，发出娇声的样子。他感到一阵胸闷，突然一股热血冲遍了全身。

“织江！”

信介叫出声来。

“我在这里！”

从九州出来的童年时的伙伴，现在正在寒风中各自分别地拼搏着。想起在中元寺河中看到的织江那幼小白皙的裸体，信介心头涌起一股炽烈的思念之情。

洁白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夜晚的街头，也落到信介的头上。

北国的春天尚遥远

信介一行人在札幌的生活十分平静，就像是处在被大雪围困的小山村一样。

用卡车打工赚钱，在此地颇为顺利。

信介把卡车托付给一个同学，自己仍全心投入到在街上做广告宣传的工作中，而且白天还在道旁的咖啡馆做些给调酒师打下手的零工。

登美也在工作，她在一家螃蟹馆干杂活。

岛京子成了一家西餐馆的女招待。

大伙把各自赚来的钱合在一起，除了缴付房租之外，每个人还可以分得一点点零用钱。

不过，演戏这方面却是一团糟。

大家都为生活而奔忙，根本无法顾及什么新戏剧运动了。

绪方说到了春天就可以写出几部作品来，可似乎只有岛京子一人总在孜孜不倦地写作。剧团中以那智章为首的一群

人对这种生活多多少少开始产生怀疑了。

有天晚上，一名成员道出了自己的疑虑。

“我们所追求的新戏剧运动，难道就是这种样子吗？”

大伙都沉默不语。他又继续说：

“在函馆我们几乎只是奔波忙碌于寻求生存。我们不是为了搞戏剧才出来的吗？如果只是为了生活，那不如就留在东京。”

“在函馆我们不也演过剧嘛。”

信介说。

“那能算做戏剧？”

“虽说寒碜了些，可戏剧总还是戏剧。而且那出戏是我们凭实力演出来的。”

“可问题并不在于上演的过程，而在于内容本身。”

“难道你觉得它的内容苍白？”

“算了吧。”

对方挥了挥手，

“问题是现在。现在我们到底在干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

“这该问问你自己，而不该去问别人。”

“伊吹，这样下去就行了吧。”

一个人笑着说。

“因为你的工作只是总务嘛。反正，你好像也不打算一辈子搞戏剧。”

“你这么说可不对。”

岛京子插了一句。

“对不起。”

被岛京子责备的那个人缩了缩脖子。

“不过，伊吹，你究竟是什么专业？”

信介在想：

我有什么能称得上是专业的吗？

“没有什么专业啊。”

“那你将来干什么呢？”

“这个……”

信介认真地思索起来。

将来，我打算怎样生活下去？

左思右想也弄不出个名堂来。

做学问？

不是那块料。

那么，做个公司职员，或是教师？

这些大概都不适合自己。

从政呢？

不知道。

信介看着岛京子，一本正经地问道：

“你认为我干什么好呢？”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岛京子笑着答道：

“你既然上了大学，就必定有自己的目标。”

“我就是为了寻找这个目标才上大学的。”

“你不是立志做个作家或记者吗？”

其他伙伴带着几分挖苦的口吻说。

“不，我可没有写文章的才能。”

“那你总不能一辈子当学生剧团的干事吧？”

“嗯。”

“不好办呢，你这个人。”

岛京子凝视着信介的脸，说道：

“十年后，我想再见到你。”

“十年啊？”

“那时候，我们不知在做些什么呢？”

“不用说，你肯定是话剧界的大明星。”

“你这家伙，别挖苦我！”

大家全都兴奋起来，七嘴八舌地神聊起来。

“又下雪了。”

向外望去，街灯下，洁白的雪花悄无声息地飘落。

“好大的雪啊。”不知是谁嘀咕着。大伙一下子又都沉默了。

“东京怎么样了呢？”

寒风的呼啸声由屋外传入耳鼓，冬日的寒冷将愈加严酷难熬。

“得把车门缝堵上，不然冻上了可就打不开了。”

有人建议。

圆火炉呼呼地烧得很旺，但聚在屋子眺望窗外的这群年青人的心中却似乎充满了沉重苦闷而又冰冷的感觉。

信介放下广告牌，经过店员出入口下了楼梯来到办公室。店里规定，工作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可以回来吃一顿夜宵。今天回得早了一点因为天气太冷了，他想回来稍稍休息。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经理下巴一扬，又道：

"客人可是少得可怜呐，你还得给我加把劲。"

"是。"

女招待们提着艳丽的衣裙下摆奔向更衣室。信介横穿在她们中间，走到更衣室旁边的一个堆放清扫工具的角落，坐在了椅子上。

"哎呀，你不要坐在那种地方，快进来吧。"

一个女招待招呼着信介。

"不了，这里就可以了。"

"没什么可难为情的，我们这种人换衣服时被别人看见也没什么了不起。快进来吧。"

"可是……"

"快点儿，风都刮进来了。"

"对不起。"

信介说着走进了狭窄的更衣室。

女招待们正忙着吃面条或换衣服。

信介走到火炉旁，坐在那儿，缩成一团儿。

"夜宵吃什么？"

"炸酱面。"

"这店主真抠门儿。你是打零工的？"

"嗯。"

信介将视线从这位搭话的白胖的女招待身上移开后回答道。

她正在信介面前把丰满的乳房塞进胸罩里。

"你这个棒小伙子，何必吆喝广告呢，做个男招待，或见习调酒师什么的不是更体面吗？"

"还是干这个轻松。"

“这人真古怪。”

一个女招待笑着说。

“有一次美雪请他去干一杯，他都拒绝了。”

“哦？美雪居然有这种兴致？”

“什么呀，她来干活都是自带盒饭，那一次八成是自己不想付酒钱吧。”

“说不定她想勾搭个年轻小伙子玩玩呢。”

“听说她攒了二十万了。”

“怎么，才这么点儿？”

“你挂上个有钱的秃老头，口气当然大了。”

“我们可是清清苦苦地赚钱呢。”

“哎呀，听了叫人吓一跳呢。和水产公司的专务五千元来一回的，是谁呀？”

“说什么呢？”

“算了吧！”

听着女招待们斗嘴，信介想起了织江。

“喂，你有情人吗？”

“有啊。”

信介苦笑着答道。

这时，一个男招待拿着面条，像喂狗似地塞给信介，说：

“经理叫你快点吃完，马上去干活呐！”

“明白了。”

信介用手端着盛着热面条的大海碗，用嘴将卫生筷从纸袋中叨了出来。

“干嘛这么盛气凌人的，怎么也得给他拿来点儿辣椒什么的吧？”

一个女招待对那个男招待说道。

男招待哼了一声，说：

“露美，你那个老爷子已等得不耐烦了，还不快脱了内裤去接待他呀。”

“哼，你少管闲事！”

那个叫露美的女招待瘦瘦的，脸色不好。

她走到信介身边，问道：

“哎，你说你有情人？”

“嗯。”

“在哪儿？干什么的？女招待？”

“好像是吧。”

“真是奇怪的回答。”

“我只听说她在札幌的酒吧当女招待。”

“你不知道在哪一家吗？”

“嗯，只是从别人哪儿听说的。”

“这么说，你是为了找你的情人才来札幌的？”

胖胖的女招待瞪大了眼睛问道。

“也不完全是。”

“真可怜，现在这种事可真少见呢。”

“她是什么样的人？”

信介讲了点织江的事，说他俩是在九州一块长大，后来又同去了东京，再后来因为一点琐事，织江就悄然离开了。

“织江？你们认识吗？”

胖女人问道。

“唔，没听说过。”

“名字当然改了。”

"从东京来的姑娘，早晚都会听说的。她很漂亮吗？"

"嗯，还行吧。"

信介说：

"我吃好了。"

"我替你打听打听。"

瘦女人说道。

"有没有照片什么的？"

"没带。不过，她是九州口音，眉毛浓密，还有颗小虎牙。"

"就凭这些怕是……"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瘦女人拍着扁平的胸脯说道。

"保管叫你们重逢。"

"尽管别人闲事，你那跑了的老公怎么样了？"

旁边的胖女人嘲笑着说。

瘦女人眉头一皱狠狠地瞪着胖女人。

"喂，快点吧！"

更衣室外传来了经理怒气冲冲的喊声。

女招待们慌慌张张地跑出了更衣室。

信介啜干了最后一滴面汤，拿起广告牌朝走廊走去。

那天晚上，信介收了工，正想回家，那个丰满性感的女招待跑过来递给他一盒火柴。

"你看看里面。"

她小声说了一句，就走开了。

信介走到走廊的一个角落，把火柴盒打开，看见里面有一张小小的白纸片，展开拿到昏暗的灯下一看，上面有一行

歪斜难看的字迹：

十二点三十分请在店旁的松前寿司店等我。美琦。

信介感到纳闷，什么事呢？

难道她打听到织江的下落了？

他把纸片叠好放到衣袋里，然后和经理道了别，便来到寒风呼号的大街上。

没走几步，他就找到了松前寿司店。店面虽小，却很洁净。

只有老板一个人在抽着烟，此外没有什么顾客。

“欢迎光临。”

“我是来这儿等人的。”

“没关系。来，请进吧。”

“谢谢。”

信介看着眼前摆放的美味的寿司材料，禁不住吞了几下口水。

“寿司很贵吧。”

信介看着老板，笑着问道。

“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真想有一天能吃个够啊。”

“你是哪儿的人啊？”

“我是在前面的‘女皇’沙龙打工的。”

“是学生吧？”

“算是吧。”

“来约会？很内行嘛。”

“不，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呢。有人叫我在这里等着。”

“肯定有好事，怎么样，来个寿司饭团吧?”

“不行，我没钱。”

“你让对方替你付嘛。这算不了什么，反正是那个美琦嘛，是吧?”

“你怎么知道?”

“她经常叫年轻小伙子等在这儿。她心眼不错，可是受了别人欺负就只知道哭。”

老板捏好一个章鱼饭团，放在信介眼前。

“一点儿不贵，赶紧吃吧。”

“嗯。”

信介索性横下心来，把手伸了出去。反正自己付钱，如果手头这点钱不够，就请老板宽限到发工钱的那天。

“等了好一会儿了?”

胖女人身着大衣，脚穿长筒靴快步走了进来。

“欢迎光临。”

“晚上好。”

“你的那位等得有点心焦了。”

“讨厌！什么你的那位呀。”

“有什么事么?”

信介问坐到身旁的胖女人。

“也没什么事。”

“我还以为是关于织江的事呢。”

“啊呀，对不起，不是那件事，我是想跟你说点儿别的事。”

“什么?”

“美琦，轻佻可是罪过呀。”

店老板说道：

“别勾引这么年轻的学生啊。”

“不是那么回事。”

被叫作美琦的胖女人一挥手，大喊道。

“是正经事。”

“那不用到你那里去呢？”

“讨厌。”

美琦咋了一下舌头，“快给我捏个红贝饭团什么的。”

“好吧。”

信介一边品着热茶，一边盘算着。虽然是胖了点，但还不是个难看的女人。

她白胖胖的，挺着人喜爱。那高耸的胸脯更是没比的。

就跟她去吧。

信介这样决定了。

于是他怀着一种特别的感情望了望她脖颈上散开的，被雪润湿了的黑发。

女招待的作业

离开繁华路段，走了15分钟左右，在一个道口的边上就是美琦的家。

那是一幢看上去很寒伧的二层小楼。

在美琦的一再催促下，信介脱了鞋子，走进她的房间。出乎意料的是，房间被收拾得非常整洁，墙上挂着几套艳丽的晚礼服。

“是喝日本茶，还是红茶?”

美琦从厨房探出头来问。

“红茶。”

信介盘腿坐在美琦递给他的坐垫上，一边为他臭哄哄的袜子感到尴尬，一边出神地望着美琦圆滚的臀部。

“没有柠檬了，凑合着喝吧。”

美琦把一条毛毯蒙在电气被炉上，接通开关，然后给信介倒了一杯红茶。

一缕水蒸气慢慢升起；不一会儿一股暖意就在整个房间弥漫开来。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美琦问。

“伊吹信介。”

“你真的是大学生?”

“没错，大学里有我的学籍。不过，因为我没有交学费，所以不能享受学生半价的优惠。”

“你说你是会社系的吧。”

“不是会社系，是社会系。”

“是学社会学的?”

“噢，是这样的。”

“你瞧我有多傻，对作学问的事真是一窍不通。”

美琦一边用手纸擦着口红，一边对信介笑了笑。卸了装的美琦看上去就好像老了十多岁，怎么看都像是个年近40的女人。

唯有那富有弹性的乳房，还同年轻姑娘的一般倔强地高耸着。

“你一定很吃惊吧？我突然找你来。”

美琦一边往脸上擦晚霜，一边问信介。

“啊。”

“松前寿司店的老板没说什么怪话吧?”

“说了。”

“说什么了?”

“说你经常让年轻小伙在那个店里等着。还有，你脾气好，所以总被一些男的欺负得要哭。”

“讨厌。”

美琦皱了一下眉，然后用纱布一点一点地擦掉脸上的晚霜。

美琦问：

“你不是童身吧？”

信介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有个女朋友？”

“嗯。”

“今晚你想和我一起睡吗？”

信介看了一眼露着一只臂膀，举着手镜的中年妇女。光看长相，实在是激不起信介的那种欲望。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丰腴的白色臂膀和丰满的乳房，并非没有唤起信介本能的力量。

“如果你愿意，就住这儿吧。”

美琦淡淡地说。

“我不是非常想要男人。不过，只要你有意……明天我给你做早饭。”

“谢谢。”

信介以极其自然的心情应答道。

大概是这种回答听起来挺滑稽的，所以手里拿着镜子的美琦不由得笑起来，白皙硕大的乳房剧烈地颤动着，似乎要冲破内衣的束缚。

“谢谢？那就多谢了。等你明天走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说‘承蒙款待’啊？”

信介也忍不住笑了。

美琦笑得呛了嗓子，但还是一边咳嗽，一边笑着。

突然，美琦止住了笑容，对信介说：

“我有一件事想麻烦你。”

“什么事？”

“就是这个。”

美琦拉开隔扇，从隔壁没有亮灯的房间拿出一个笔记本。那黑暗的房间里铺着被褥，似乎有谁睡在里面。

“那是我的独生子。”

美琦用下巴指了指隆起的被子。

“你没想到我这个女招待还养着个孩子吧？”

“你拿的是什么？”

“家庭作业。”

“啊？”

“是初中一年级的作业。这个孩子最头痛的就是数学，怎么也弄不明白。本来我应该好好辅导他，可算术我也是一窍不通。”

“是这样？”

“我们母子俩的烦恼就是这个作业。”

美琦从笔记本中抽出油印的习题来。

“有的时候我们俩都想自杀，这太叫我们为难了。”

“作业如果不是自己做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我知道。”

“而且，替别人做作业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吗？”

“别人知道了也没什么。我所说的烦恼是这样的，孩子不会还不算丢面子，同学们的作业都是在家里让父母代做的。可是，如果连家长也不会做，你想那该多丢人啊！就连孩子不也没脸见人了吗？”

“这可真奇怪。”

虽然这件事情让人觉得挺可笑的，可她的心情信介并非不能理解。

“就是说，让老师发现是家长代做的而挨批评还算是好事?”

“可不是嘛。否则就会让人笑话，说你妈妈连代数都不会做。”

信介拿过习题看了一下，虽然数学不是自己拿手的科目，但这些题目似乎还很简单。

“好吧，做做看。”

“谢谢。”

这回轮到美琦致谢了。

“这我就放心了。你做吧，我等你做完。如果你想要茶或别的什么尽管说，而且……”

美琦一本正经的注视着信介。

“如果你帮我做完了，我一定好好服侍你。虽然我不太漂亮，但那方面我还是很有经验的。”

“不，那就不必了。”

“没关系，这孩子一旦睡着了，就是地动山摇他也醒不过来。”

“有铅笔吗?”

“有。”

美琦把文具盒拿给信介。

信介看了看一行行的油印数字，手里铅笔便在字里行间跳跃着。

他心里却在想：“这回可麻烦了。”

信介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作业写完。

“做完了。”

信介刚说完，一直靠在在被炉上打盹的美琦吃了一惊地抬起头来，

“嗳，来了。”然后站起身，问信介：

“要茶吗?”

“作业做完了。”

“啊，已经做完了?”

“这么简单的题谁都会做。”

“别这么说，多叫人难为情。”

美琦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接过信介递过来的笔记本，然后就像领奖似的给信介鞠了一躬，兴冲冲地把它拿到隔壁的房间去了。

“我回去了。”

信介站起来说。

他之所以不留下来，绝不是因为讨厌美琦，而是因为旁边的屋子里睡着孩子。

“啊，那可不行。”

美琦慌忙挡住了信介的去路，用她那丰满的胸脯把他顶了回来。

“这样的话，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可是，我真的不想。”

“我老了，你不喜欢?”

“不是。”

“那就住下吧。”

"可是……"

信介飞快地转着念头,考虑着如何拒绝才不会使她难堪。

"有孩子睡在隔壁,我不能。"

"那就一起到外面过夜嘛。就在不远有家情人旅馆,我常去那儿,所以半夜里也会让我们进去的。"

"不,不必费心。"

"我想让你接受我的心意。"

"真不好办哪!"

"那么,你收下这个?"

美琦从衣袋里摸出几张百元钞票递给信介。

"好吧,既然你这样劝我……"

信介回到被炉旁说。

"我就住下吧。另外,早饭时给我做点儿可口的酱汤,行吗?"

"交给我好了。"美琦麻利地将被炉收拾了,从壁橱里搬出被褥。

"把这个睡衣换上。"

"不用了,这样就行。"

"刚洗过,干净的。"

"那就换上吧。"

信介脱了自己的衣服,换上睡衣。

"闭灯啦。"

美琦穿着内衣站起来关了灯。

一个温热丰满的肉体滑到信介身边。

信介的脑海中浮现出刚才那个涂满雪花膏的中年妇人的面容,便试图平静在体内萌发着的欲望波澜,然而却未能如

愿。

“哎！”

美琦将热乎乎的肌肤贴在信介的身上说：

“随你怎么做都行。”

女人的肉体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信介由此回想起儿时曾嗅到过的某种莫名的气味儿。

“是多枝的气味儿。”

他又忆起了香春岳那青葱的山脊，如同再次感受到草木的气息，听到男人步行在其中的足音。

信介把脸埋在女人的胸前，屏着呼吸，一动不动。

那是哪一天的事来着？

一定是父亲重藏带着多枝从荣城出逃的那天。当日，塙龙五郎与重藏为了得到多枝而争得头破血流。

信介闭上双眼，像只小狗一样嗅着那股优雅而又温和的香气。

躺在信介身边的美琦，与其说是一个女人，更恰当地形容应是一种淡雅而又贴近心扉的气味儿。

“嗳，来呀。”

美琦说着巧妙而老练地将信介拉到自己的身上。

信介几乎是完全被动地作着这一切。

美琦没有出声，甚至几乎抑制住了呼吸。信介只感到她的身体微微地抖动着。

“稍等。”

美琦突然抱住信介，侧耳听了一会儿，又抬起头察看着隔壁的动静。

“没事。”

她低语道。

过了不久，美琦用温热的毛巾替信介擦拭了身体，又帮助他穿好内衣。

信介随后悄悄地钻进被窝。

“满意吗？”

片刻后，美琦滑进被子里问道。

“嗯。”

信介应了一声。

“啊，这我就心安了。”

不一会儿，美琦进入了梦乡。而信介却在想着那睡在隔壁的中学生。

这一夜，信介想起了多枝和父亲重藏。回忆着他们曾在自己的旁边，喘着粗气的那个晚上。他的心一下子就像被揪紧了似的。

“那天夜晚风很大。”

本以为已经忘记了，可为什么那些事现在又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中？

信介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就在旁边屋子里的中学生没有注意到母亲的行为吧？信介暗自在想。

“不知织江现在怎么样了？”

信介突然想到了她，或许她就在札幌的什么地方。

和别的女人同床共枕，却还思念着织江，这真是莫名其妙。

信介浮想连翩，不觉中天已渐明了。远处汽笛长鸣，不

一会，一列火车轰隆隆地由远而近，驶过道口时，房间的玻璃窗颤动起来。

春天的雪崩

雪花漫天地飘舞着。

虽然刚过中午，二楼最里面的屋子里却暗似黄昏。

从前天开始，一直下着雪。刚以为天要转晴，却不想又开始下起大雪来。宽阔的大街似乎也屈服于大雪的淫威，变得安静无声了。

街上听不见推土机和除雪车的轰鸣声。人们只是在静静地等待着大自然会收敛起它的狂暴。

“这么个下法，活儿也没得干了。”

一个学生抱着膝头自言自语。

“连卡车也开不出去。”

另一个学生眺望着窗外小声嘀咕着。

“唉，真饿。”

不知是谁叹了口气说道。

信介打开了圆火炉的炉盖，往里加了一撮煤。顿时，浓

烟夹着火苗串了出来，从烟囱的接缝处喷出呛人的烟尘飞向小屋四处。

“受不了啦！这种日子。”

岛京子烦躁地低声抱怨道：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创造性运动？”

“就别说那种话了。”

绪方在一旁温和地责备了一句。

“但我确实这么想啊。离开东京到现在，我一直在怀疑，这就是我们所梦想的新戏剧运动？”

“稍开点窗子吧。”登美说道。

她正穿着红色毛坎肩，缩成了一团坐在屋里。

“别打退堂鼓啊，京子。”一个人说道。

岛京子立刻转向那个声音，

“这不是什么泄气话，我只是对现状提出自己的疑问而已。脱离了疑问，哪还存在什么艺术运动？”

“这不也正是我们的一种斗争嘛。”

绪方正想耐心地劝说下去，旁边的一名女生却打断了他的话。

“那你说，京子，你想怎么办？没什么计划，就不要乱抱怨，那不过是一种颓废现象而已。不过，你这人早就有这种倾向了。”

“真没礼貌，不要搞个人攻击！”

“并不是个人攻击，而是伙伴之间的批评，这样总没错吧？”

“你存心找碴！”

“我可没那闲工夫。在你满嘴嘟囔创作之类的梦话抱着稿

纸睡大觉时，我们可还在用裂了口子的手劈柴呢。”

“上次会上究竟是谁决定说创作高于生活的？要不是我在写，咱们不成了纯粹的穷酸的打工旅行团了吗？各尽所能可是咱们的纪律。”

“是嘛。”

一个女生挖苦道：

“看来，你是从事高尚的创作活动的蜂王，而我们不过是低贱的工蜂。”

“你说什么？”

“你们都算了吧！”

信介插了进来，拍了拍岛京子的肩。

“在函馆，你赚得不是比别人多一倍吗？别为这点小事发火了。”

“你别管！”

岛京子拨开信介的手喊道。

“我只是说，如果光是干活赚钱，吃饭过活的话，演员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你这么说是在嘲笑干活赚钱吃饭过活的人民大众了？”一个青年尖刻地反驳道。

他并不是学生，而是一边在川崎一家工厂做工，一边参加演剧活动的工人。

“我们可是搞艺术的！”

岛京子大声抗议道：

“艺术家有艺术家的职责和义务。”

“我们在成为艺术家之前，就是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这个我懂，用不着你来教训！”

“按你的想法，艺术家都是高人一等的。”

岛京子听了这话，咬着嘴唇站起身来。

“你去哪儿啊？”

绪方问道。

“这是我的自由！”

“任性可不允许，我们是一个集体。”

“是吗？我看这是法西斯的论调。”

“女人可真没辙。”

“别蔑视我们女人好不好？”

旁边的另一个女生突然插了一句。绪方举起双手投降，说：

“算了吧，暂且休战。大家被大雪困在屋里，脑子都变得神经兮兮的。”

“我可冷静得很。”

岛京子铁青着脸对绪方说，

“我只是把过去一直隐隐约约感觉到的事大胆地说出来而已。我们现在这样是不是真的向创造性戏剧活动发展，我表示怀疑。干活，将就着吃饱饭，睡觉，然后再干活。到最后，累得话也顾不上说就昏沉沉地睡觉，也顾不得再谈论戏剧，每周拿出作品来讨论的计划也是虎头蛇尾。如果是这样，不如在东京参加游行什么的会更有意义，不是吗？”

大家都沉默不语，信介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只是动了动嘴角。

远处传来了汽笛声。

先是断断续续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变成列车车轮的冲击钢轨的声音。

火炉里的火渐渐熄灭，屋子里开始冷了起来。

登美不经意地小声哼唱着。这是一首俄罗斯民歌，信介在这里还没听人唱过。

夕阳快照着路旁的积雪和白桦
快快跑呵，三驾马车
欢快地，你的铃声
悠扬

三驾马车哟，你快快地跑，欢快地跑……

信介随着登美哼唱起来，可是这轻快的旋律却和这屋子里抑郁的气氛是那么地不和谐。

三天后的夜晚，岛京子终于和赞同她的那智章离开大家回东京去了。

“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绪方显得非常沮丧，他竟然少见地对信介和登美发起牢骚来。

“别人姑且不论，我还以为她怎么也会坚持下去呢。想不到竟……我原本还想将来和她……”

“这样不也挺好吗？那种人！”

登美盯着绪方的脸强硬地说道，

“我还是作为编外人员加入的呢，走了一两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再说也不是没她就不行。”

“你那么说倒也对。”

“她大概受不了北国的寒冬才回去的吧。”信介说。

岛京子的离开令他感到几分失落。

“雪停了，咱们也该干活了。”

登美说。

“除雪的活儿容易找，多赚点钱，咱们也得再排一些戏了。”

“伊吹，你那份工作怎么样了？”绪方问道。

因为这几天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信介的夹身广告的工作也暂时中止。

“老板说了，叫我明天晚上去。”

“有没有她的消息？”

“没有，看来她不在札幌。”

“你们说的是那个织江吧？”

登美抬头看着信介问道，眼中似有一种嘲弄。

“信介君，真可怜啊，岛京子女士走了，织江小姐又找不到。”

“这可不关岛京子的事，她走了，失望的是绪方，我可是一心向着织江的。”

“装什么！说什么一心向着织江，有一次你不是想对我动手动脚来着吗？”

“喂，有那么一回事吗？”绪方惊讶地问。

信介慌了神，狠狠地瞪着登美的眼睛。

“我只是逗逗你这个小孩子罢了，我怎会对你动什么念头呢？”

“哎呀，你还这么说？其实，你对我比对岛京子和其它人

都更有兴趣，是不是啊？"

登美笑嘻嘻地说着，两手在隆起的胸前一抱，便躲到绪方身后去做了个鬼脸。

"这小姑娘，真拿她没办法。"

信介大模大样地卷了卷舌头以掩饰自己的窘态，然后站到大家的前头向前走去。

他感到登美正挨着绪方的臂膀，嘻笑着从后面跟上来。

"今后，大家的决心都不再动摇就好了。"

信介暗自想到。

岛京子的离开毕竟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如果再有人离开的话，那就会更加艰难。到春天来临之前还得坚持几个月，这期间哪怕写出一部像样的戏剧作品也好。之后，再筹划公演，便可以回东京了。

"哪怕搞出一部像样的作品……"

信介在心里嘀咕着。

但是，信介不得不承认，岛京子虽说是个女流之辈，却算得上是剧团里最棒的作者，这方面谁也比不上她。

"就这一点来说，她的退出确实是一大损失。"信介继续想着。

绪方有表演天赋，在剧本创作方面却要逊色得多。而且，现在留下来的伙伴中也只有几个人想要写点什么。遗憾的是他们至今也没能拿出一部完整的作品来。

"干脆我来试试……"

想到这里，信介苦笑了一下。想到自己至今只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而且还没给任何人看过，却以作家自居，真是可笑。

“但是总得有人写呀。”

信介回过头看了看登美和绪方，然后若无其事地问道：“写戏剧，真的那么难吗？”

“这个嘛。”

绪方歪着头想了想，

“说难也真难，是件苦差事。要说简单也简单，谁都能写。问题是写的好坏程度如何，如果只是硬往下写，那也不过是形式上的作品罢了。”

“你觉得岛京子有这方面的天份吗？”

“真遗憾，她有。”

绪方淡淡地说：

“老实说，现在剧团里没人比得过她。”

“是吗？”

这时，信介在心里大胆地盘算起来：

“这期间我要写出点什么。总之，称得上是剧本就行。”

信介终于获得了织江的消息。

那是“女皇”沙龙的那个带着个孩子的美琦告诉他的。

那天，信介正扛着广告牌走在街上，美琦身穿低胸的衣裙跑过来叫住了他。

“怎么了，美琦？”

“你快过来嘛。”

美琦拽住信介的手，把他拉到“女皇”的门前。那里站着一位中年男客，他穿着长靴，双手插在衣袋里，冷得直跺脚。

“你瞧，这位客人是旧货店老板。”

“我可用不着什么夹身广告人。”

那个老板说着一手搂住美琦的肩，一只手伸进美琦的胸口。

“你怎么搞的，让我在这里等了半天。”

“哎呀，就是刚才的事嘛。”

美琦一边敷衍着在她胸口摸来摸去的男人，一边问道：

“你不是说在哪个酒吧见过一个从东京来的姑娘嘛，对吧?”

“是啊，怎么啦?”

“她的老家在福冈的一个煤矿区，是吧?”

“是这么说过吧。”

“哎呀，说清楚点嘛，一点儿也靠不住，你这个人。”

“那今晚，你肯陪我了?”

“这个回头再说，还是说那个姑娘的事……”

“那好吧。她说她从九州出来到东京干活，后来和情人闹了别扭才一个人跑到北海道来了。还说，她的情人是个大学生。谁知是真是假。”

“是哪一家酒吧?”

信介一把抓住那男人的肩问道。

“干什么?你这家伙!”

“那家店名，还记得吗?啊?”

“当然记得。”

“告诉我吧，求你了。”

“今天晚上你肯陪我，我就说。”

“好吧。老地方，你在那家寿司店等我。你如实告诉他，

我就好好陪你。”

“这样可不行，美琦！”

信介急忙说道。

美琦朝信介使了个眼色，

“你快说嘛，店名叫什么？”

“那家酒吧在第五条街上一幢大楼的地下室。叫‘安吉拉’。”

“原来是‘安吉拉’。”

“我知道了，谢谢！”

信介向美琦道了谢转身离去。

美琦对着那男人的耳朵嘀咕了几句，他便摇摇晃晃地朝寿司店走去。

她在“安吉拉！”

信介的脑海里迅速地浮现出织江的面容，并且那美丽的姿容越变越大，越来越清晰。

他按捺住激动不已的心情，大声吆喝起来：

“最低的消费，最高的享受！‘女皇’沙龙！”

信介站在刺骨的北风里，却已忘却了寒冷。

在他的内心深处，正传来雪崩般的轰鸣。

斩不断的情丝

那天晚上，伊吹信介一干完活就急急忙忙地走上寒冷的街头。

凛冽的北风迎面吹来，他打算去找那个男人告诉他的“安吉拉”夜总会 。

“女皇”沙龙晚十一点闭店，而这条繁华街道上的一些酒吧和行迹可疑的沙龙要到深夜一点才打烊。

信介来到第五条街，在每个大楼的地下室里仔细地寻找，终于在第三幢楼的地下室找到了“安吉拉”。

“就是这家店?”

信介站在饰有小小灯盏的门口，想听听里面的动静。

从外观来看，这家酒吧以白色为基调，显得颇为雅致。里面传出的音乐也并非庸俗的曲子，而似乎是弗拉明戈的吉它曲。也听不到客人们醉醺醺的狂笑和喊叫声。

这大概是一家相当高级的酒吧。

钱还是有一些的……

信介用指尖数着衣袋里的钱，他从“女皇”经理那里预支了一周的薪水。

那经理起初推托不肯，幸亏有美琦在一旁说好话，才答应了。

“你是去‘安吉拉’找织江吧？”

美琦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千日元，叠成小小的一卷，递给了他。

“可不是白给的。借给你应个急，还得加上五分利呀，我相信你。”

美琦垂了一下假睫毛，使了个眼色。

这两笔钱合起来有三千多日元了。

离开东京以来，还是头一回有这么多钱，信介也因此觉得心理踏实了许多，似乎已经成为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要沉着冷静，稳稳当当的。衣服虽然寒酸了点，可我有钱。再说，我是东京的大学生。”

信介明知这些都不值一提，可是为了不使自己胆怯还是要这样不停地为自己增加点自信。

信介推了推沉重的木门，但未推开。

这难道是会员制的？

信介感到有点纳闷，于是又用力地推了推门。但那房屋门依旧纹丝不动。

信介不由得急躁起来，更用力地敲了起来。

里面传来了客人们的说话声，还有音乐，可以肯定这家酒吧还在营业。

既然如此，大门却被牢牢地从里面锁着，不让门外的人

打开，信介不禁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

他又使劲儿敲了两三下。

“哪一位？”

店内传来了女人的声音。

“请开门！”

信介说道：

“还在营业吧？”

“请进。”

“请进？这门打得开吗？”

“没那回事。”

“打不开就是打不开。”

“这就怪了。”

话音刚落，大门突然向外打开，眼看着门就要撞到额头，信介猛一闪身，一个趔趄，险些摔倒。

他皱着眉头想，原来这门是向外开的。

“这不是打开了吗？”

一个皮肤白皙，身材娇小的女人走了出来，上下打量着信介，小声问道：

“你是谁呀？”

“这酒吧是会员制的吗？”

“不是。”

“那么，我可以进去吗？”

“请进。”

“钱，我有。”

这话一出口，信介立刻感到自己说了句多余的话，想必是因为自己心虚吧。

想到这里，信介不由紧张得浑身发热。

“我可没这么问啊。”

那女人略带不满的神情看了看信介，便把他引了进去。

信介感到店里的男男女女都在回过头来看着自已，于是走路也变得不自然了。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在注意他。

“坐在柜台这边吗？”

“嗯。”

他走到柜台前坐了下来，由于紧张，差点被绊倒。

店内以黑白两色为基调装修得很有品味。这里只有两名男调酒师和三名女招待，还有四五个中年绅士模样的男顾客一边听着从天花板上溢出的音乐，一边喝酒、聊天。

她不在。

信介把双手放在柜台上，仔细辨认着女招待们的脸，但没有发现织江。

“您喝点什么？”

刚才开门的那个女人站在信介面前一边放下水杯和毛巾一边问。

“威士忌。”

“还是不要苏格兰威士忌的好吧？”

女招待和调酒师说了几句，便一直看着信介。

“来这儿是第一次吧？”

“嗯。”

“我叫丽莎。”

“请多关照。”

“可以问一下你的名字吗？”

“我叫伊吹。”

“是学生？”

“是的。”

“这里很少有年轻人来哟。”

丽莎说完，用眼神指了指那些正和柜边的女招待们谈得起劲的老绅士们，说：

“有北海道大学的老师，报社的社长，还有那边的客人是……。”

“看来，我还不够资格来这儿呢。”信介苦笑了一下。

他这才定了神，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和顾客，说道：

“其实，我是来找人的，不是来喝酒的。”

“哎呀，这样的话，不喝酒也没关系嘛。”

“那怎么行。”

“没关系，我们这家店不那么热心于赚钱。”

“我找个姑娘，名叫织江。”

“织江？”

那个叫丽莎的女招待想了一会儿，

“这里没有这个人啊。”

“她老家在筑丰，眼睛挺大……”

“倒是有个从东京来的女孩子，可筑丰在九州啊。”

“那个从东京来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

“阿香。”

“叫阿香？”

信介大吃一惊，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不会是新宿二段的……”

“反正她说过在大学附近的音乐茶厅干过。”

“她在哪里？”

“她刚才出去送客了，把客人送上出租车就会回来的。”

“说不定是她。”

“噢，请吧。”

丽莎把一杯威士忌放到信介的面前，轻轻地戳了一下他的额头，说：

“你是为了找她才从东京跑来的吧？”

“一半是为了她才来札幌的。”

“哎呀，你是爱情小说读得太多了吧。”

“是真的。”

“那你是东京来的大学生了？”

“嗯。”

“阿香说过有个大学生男朋友。”

“嗯……”

“什么呀，看你，脸都红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是，对不起。”

“阿香！”

丽莎喊了一声，向门口望去。

信介咽了口唾沫，也转过头去。

“丽莎姐，有什么事？”

出现在信介眼前的是一位身材挺拔苗条，皮肤白皙的姑娘。秀发自然地披在肩上，脸上几乎没有化妆，宛如一名女学生。她微微一笑，露出了一对可爱的小虎牙。

她变了……

信介努力地克制着内心的激动，定了定神，又把脸转向了柜台。

她更苗条了，不像过去那个九州少女了。但那就是她！是

织江!

一个少女竟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信介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种变化正是他所希望和喜爱的。

上次在小仓的酒吧找到织江时,信介也是大吃了一惊。可这次不同,这次完全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惊讶。

"阿香!"

丽莎向她招了招手。

"有位客人找你来了。"

"哦,是哪一位?"

信介慢慢地转过身来,尽量用冷静的声音说:

"好久不见了。"

织江惊讶地眨了眨眼睛,吞了口唾沫,然后她恢复了镇定,面带微笑轻盈地走到信介身旁。

"好久不见了,伊吹。"

"干什么呀,你们两个!好像不认识似的。"

丽莎嘻笑着对他们俩挤了挤眼睛,说:

"你们俩慢慢谈。"

然后,便去招呼其他的客人了。织江坐在信介的旁边默默不语地摆弄着柜台上的水杯。

"你好吗?"

过了一阵,她用沙哑的声音问。

"嗯。"

"什么时候来札幌的?"

"有一阵子了。"

"为了工作?"

"这个嘛……"

信介觉察到织江平静的语气里隐藏着一颗激动的心。他侧目看着织江，发现她比过去出落得更美了，她身上甚至有种高贵典雅的气质。

信介一口喝完了杯里的威士忌。

“再来一杯！”

“你别再喝了。”

织江制止道：

“我这就提前下班。”

说着，织江站了起来。

“要是为难的话，不必勉强。”

“没关系。”

织江跟站在柜台里的中年男人说了几句、然后躬身说了句“对不起”，便走进了另一间屋子。

“果然是她？”

丽莎走过来悄悄地问。

“一看你俩的脸色就知道了。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就老老实实地对她说‘我想见你’不就行了？”

“结帐吧。”

“好。”丽莎把帐单递给了信介，拍拍他的肩膀，

“在外面等着她。”

“多谢。”

信介推门走了出去。他的脸上不由得泛起了微笑。想到现在的织江已变得如此富于女性的魅力，使信介不由得心驰神往。

如果这次重逢，出现在他面前的织江是个粗俗、放荡的女人……

信介自问。

也许我们之间的友情与思念会突然烟消云散吧！

什么呀！信介一边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男性心理苦笑，一边站到冰冷的户外。

“让你久等了。”

织江穿着短大衣和长靴走了出来，手里提着用线绳绑起来的螃蟹。

“这是客人给的。是一家鲜鱼批发少爷给的。”

“是嘛。”

两人并肩走在夜晚的街上。

“我们真有缘呀。”

“织江，你变得大方了，敢这样说话了。”

信介说：

“来札幌有相当一段日子了吧？”

“嗯。”

“真难以想像九州人能够住在这么寒冷的地方。”

“住一段日子，就喜欢上札幌这个城市了。我非常喜欢北海道。”

“我过得可不怎么样啊。”

“你现在和谁在一起？”

“和绪方，还有其他一些人。”

“我挺想念绪方的。”

“你变了。”信介说。

织江忽然停了脚步，指着路旁树木尖尖的树枝的另一端，说：

“钟楼！”

“啊，那就是钟楼？”

这个古老的木质建筑物，信介常在明信片、摄影作品集里见到。

在夜空里，这幢小巧别致的建筑物显得格外清晰。

“你说我变成什么样子了？”

“变美了。”

“真的？”

织江紧盯着信介的眼睛。

“我真高兴。”

她小声说道，把一只手放在信介的胸脯上。

“我想见你……”

信介喃喃的说，然后他又开玩笑似地说：

“那个丽莎要我这么说的，她可真坏啊。”

织江嘴里呼出白白的气体，温柔地笑了笑。然后，她轻轻地说：

“我身边真的是信介吗？”

“信介哥，”

她用九州方言喃喃地说：

“俺可真想你啊。”

“我也想你啊。”

信介搂着织江的肩，让她贴近自己，织江则用提着螃蟹的手揽住了信介的脖颈。

“你高兴吗？”

织江呼吸急促地说：

“想不到在札幌还能遇见信介哥。”

“真是太好了。”信介抚摸着织江的长发。

信介紧搂着织江的肩头，走在冰冻的街上。路滑得很，信介走不惯这种路，几次险些滑倒。不知不觉中，信介紧紧抓住了织江。

“哎呀，好险！”

“不要紧吧？再抓牢一点嘛。”

“你别说大话。”

“不是的，我的靴底上有防滑胶粒。信介哥的鞋底没有吧？”

“你现在说起话来，完全一副本地人的样子。”

“本来嘛，我不是来观光的，是来这里工作、生活的。”

“我们也是啊。”

“不过，你们主要是来搞戏剧的，不是吗？”

刚才信介向织江说和绪方他们来札幌的主要目的是搞公演。

织江这么一说，信介感到难以回答。

“我住的公寓就在那儿。”

织江指着黑暗的白杨树影对面的二层小楼说道。

信介感到有点踌躇，自己是信步和织江走到这里的，随她进她的房间合适吗？

他左右为难，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

“织江，你……”

信介吞吞吐吐的样子引得织江“扑嗤”一笑，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对吧？”

“啊，是的。”

“我啊，在和男朋友同居。”

“嗯？”

织江一直看着信介的脸，

“我要是那么说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也没什么怎么办的。”

“不吃惊吗？”

“你又年轻又漂亮，又是一个人在酒吧干活，有一两个男朋友也没什么了不得的。”

“什么一个两个呀，真讨厌！”

织江轻轻地笑着，捶了一下信介的背。

“要是有个情人住在那儿，我怎么会把信介哥领到自己的房间呢？”

“我可没说要住在你那里。”

“哦？是吗？”

“当然啦。”

“那你想怎么办呢？”

“回去呗。”

“那你又为什么来店里找我？”

“只是看看你过得好不好嘛。”

“就只是这样吗？”

“当然。”

“真的只是这样？”

“是啊。”

“那好，我一个人回家。你已经知道我工作生活得很好，是吧？”

“当然知道了。”

信介一生气，就转头迈开了脚步。怎么会变成这样，自己也搞不明白。但只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骑虎难下了。

"信介哥，等等！"

织江在背后叫住了他。信介舒了口气，转过头来。

"信介哥，你坏！"

织江把螃蟹往雪地上一丢，跑过去往信介怀里一撞像孩子似地哭起来。

"信介哥坏！信介哥不好！"

"好了，都是我不好，别哭了。"

"不嘛！"

"今天晚上，我可以借宿吗？要是你和别的男人同居的话，我该怎么办啊？我刚才真的是担心得不得了啊。"

信介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黑暗中脸上热乎乎的。

"你尽欺负我！"

织江抽泣着拾起了螃蟹。

"信介哥过去也是这样。"

织江把九州话和标准话混起来说着。她抽了抽鼻涕，然后向着那幢楼小跑过去。

"等等我！"

"快来！"

织江急急地喊了一声，抓把路旁的雪，握成了小雪团朝信介扔了过去。

"好家伙！敢用雪球打我。"

信介也不认输，握了个雪团向织江扔去。

小时候两个人也总是吵啊吵的。

信介忽然想起了那年夏天在中元寺河发生的事，心中无限感慨。

"好了，好了，别闹了！"

说着，织江把食指压在唇上，

“悄悄地跟我来。”

织江领着信介上了装在楼房外面的楼梯。

这是一间收拾得十分整洁的房间。

屋子中间放着一个小型火炉，墙边放着收音机，书架和椅子。因为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所以显得有点空荡荡的。

窗上挂着蓝色印花窗帘，墙上挂着印有夏加尔油画作品的银行挂历。房间有四个半榻榻米大，给人一种简朴的感觉。

“冷吧！我马上生火。”

织江点燃了厨房里的煤气灶，在上面放了一块固体的锯末燃料，打开窗户把烟排出去，然后准备生火炉。

“好了，过一会儿就会暖和起来的。”

不一会儿火炉开始呼呼地燃烧起来。

“喝茶，还是喝咖啡？”

“哦？还挺阔气的嘛。”

“还有威士忌，我从店里拿来的。”

“那就来点吧。”

“我现在给你剥蟹肉。这螃蟹是煮好了的。”

“刚才丢在雪地上时没弄脏吧？”

“肉没关系。”

织江在厨房忙乎了一阵儿，不久就端来一盘雪白的蟹肉，还有酱油和醋。

“我很会剥蟹肉吧？”

蟹肉雪白发亮，浑身只有钳子似的螯足在那里，还有被剖成两半的蟹壳。

“这里的肉最好吃。

"我就不客气了。"

信介听着火炉劈劈啪啪的响声，品着织江调制的加水的威士忌，尝着雪白鲜嫩的蟹肉。

"怎么样?"

"好吃极了!"

"有点夸张吧?"

"真的，离开东京以后我们还没吃过这样好吃的呢。"

"到底怎么回事?"

织江露出双膝坐在一边关切地问道。

她的双腿修长，姿态迷人，看得信介心里有点发慌。

信介微红着脸，把离开东京以后的事详细地说给织江听。

"啊，这么说绪方的计划进行的不太顺利呀。"

"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不过，春天要回东京去吧?"

"啊，我们计划再在这里四处转上半年，创作出一出像样的戏剧后再回东京。"

"那今后会怎么样?"

"不太乐观。"

"现实不像东京的大学生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吧。"

"别这么说，好像你什么都懂似的。"

"可是，不是这样吗?"

"最终虽然是失败了，但还是有些收获。"

信介稍稍提高了嗓门，

"而且，只要今后能创作出一部优秀的作品，那就是极大的成功。"

"谁来写呢?"

“我来写。第一部已经完成了。”

话说出口，信介才感到后悔。毕竟这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他本打算不对任何人说的。

“要是信介写的话，大概还能创作出点名堂。”

织江没有笑，很认真地说。然后又说了好几遍：

“是啊，一定能写出来。”

“织江，你醉了吧？”

“不，我真是这么想的。”

“得了，你别说了。你瞧，这个地方好吃。”

信介拿着大蟹螯说。

“我给你掰下来。”

织江用两只手攥住螃蟹的两只大螯，往两边使劲拽，想把它掰下来。

“哎哟，好疼。”

“你看，刮破了吧？”

“嗯，稍微有一点。”

织江的手指被螃蟹锐利的大螯刮伤了。她蹙着眉，把血挤出来。

“快让我看看。”

信介抓住她的手指，放进自己嘴里用力一吸，螃蟹和血的味道搀和着传到舌头上。

“感觉不错。”

织江小声地说。

织江用温存的目光望着信介，她把脸颊贴在信介的膝上。腰部浑圆的曲线和小腿白皙的肌肤不禁令信介怦然心动。

“织江……”

信介把手放在她的肩上，从头发摸到领口。

“别这样。”织江说道。

可她却使劲地把丰满的乳房贴在信介的膝头。

“你真的想我吗？”

她问。

“当然是真的。”

“太让我高兴了。”

织江的体内散发出一种年轻姑娘特有的气息。

信介慢慢地把织江的身体转过来，用手臂揽住她的腰肢。织江在下面一边好像不情愿似地摇着头，一边寻找着信介的唇。她的芳唇格外柔软、炽热。

信介感到织江怯生生地把舌头伸进来，在他唇内的深处，如同富有生命一般地来回蠕动着。

信介感到一种惊讶而又搀杂着嫉妒的快感。

过去，织江从未这样吻过他。

她在什么地方，是谁教给她这种技巧的呢？想到这，信介的体内突然充满了火一般的欲望。

“别这样。”

织江呻吟着。信介把手使劲伸进她的胸衣里。

“好痛。”

“对不起。”信介把手松开，轻柔地抚弄着。

织江的身子一颤，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

“嗯。”

“等一下。”

织江说：

“我去关灯，你别看。”

她站起来，关了灯，于是火炉中摇曳的火光时明时暗地映照着黑暗的室内。

“我自己来脱。”

织江面对着正把手放在她脚上的信介说。她在黑暗中弄出些声响，但不一会儿，一个赤裸灼热的身体便慢慢地倚靠在信介的膝边了。

信介笨手笨脚地脱去裤子，外衣和衬衫，一丝不挂地与织江那柔媚的肉体合在一起。

“很久没这样了，真是不好意思。”

织江娇声低语着。

信介稍挪开身子，左手绕到她的脖子下面。从乳房到脚跟，信介温存地抚摸着织江的身体。

“别太粗暴啊。”

织江喃喃地说。

“信介哥。”

织江的语气像是在诉说苦楚。

“疼吗？”

信介不由得用九州方言问道。

织江猛地摇摇头，把细嫩的腰身更加亲密地贴到信介身上。火炉的光亮晃动着，一瞬间映红了织江的脸，她的额头上泛起了痛苦的皱纹。

信介自己也没能预料到，野性的欲望在体内燃烧着，竟使自己如此粗暴地闯入到织江的肉体与灵魂的深处。

孤独的出发

刚一睁开眼睛，强烈的阳光正从窗口射进来，信介不由得忙用双手遮住眼睛。这时他才感到右臂像被钳住了似的痛疼。

信介侧过脸，发现织江枕着自己的胳膊，还在甜美地睡着，光滑健美的肌肤正透着润泽的光彩，信介从来未见过她这么美。

信介迷迷糊糊地回想起昨晚他跟织江的事。疲劳和满足的感觉还像篝火的余烬似地深深地残留在他酸软无力的体内。

信介轻轻地抚摸着织江棉软的身躯。

织江微微地动了一下，轻声说道：

“讨厌……”

“织江，该起来啦。”

信介用一只手摇着她那光滑的肩膀。

“信介哥……”

织江又说起了家乡九州的方言。把嘴唇按在信介的前胸，似乎要向他倾诉心语。

“你醒了吗？”

“啊，我肚子饿了。”

“讨厌，说得这么不浪漫。信介哥跟从前一点都没变。”

“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就变呢？”

“可你昨天说我，织江变得太多了。”

“好啦，再不起来我可要掀被子啦。”

“不嘛！”

信介一下子把被子掀开，织江白皙的胴体便暴露在晨光中了。

“信介哥真坏。”

织江像被追赶的小兔子似的一下跳起来，要往毯子底下钻。

信介一把按住她，伸手去胳肢织江那丰满而充满活力的躯体。

“快住手！”

“不管我说什么你是不是都听！”

“我听！”

“给不给我做早饭？”

“我做，饶了我吧！”

“快说，我喜欢伊吹信介。”

“讨厌。”

“还敢不听话！”

“喜欢，喜欢，饶了我吧！”

信介一边笑着，一边从毯子上爬起来。

织江好像很委屈似的抬头看着信介。

突然，趁着正弯腰的信介没注意，她一把抓住信介的要害处。

“啊，好痛！”

“认不认输！认输了就快说对不起！”

织江笑着，脸上浮起玫瑰色的绯红，眼里闪烁着俏皮的目光。

她望着信介，柔嫩的右手又添了几分力。

“喂，快放手！我真的痛了。”

“快投降！”

“我投降了。”

“说！我爱织江。”

“男子汉怎么能说那种话。”

“好……”

“我投降。我说，我说。快放手！”

信介痛得皱着眉，马上说了句“我喜欢织江”。

因为，被织江紧紧钳住的地方的确很痛。

“哇，我胜利啦！”

“都是个大姑娘了，还抓这种地方，不脸红啊。”

“不。”

织江笑着说。

“从前……喂，你还记得在山上发生的工潮？那时候，资本家从小仓、若松等地找来暴力团进行残酷的镇压。在公司前面有一大排警察想阻截游行队伍，于是我妈妈和矿上的妇女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和他们斗。”

“好像有过这种事。”

“当时，我妈妈和结了婚的女人们经过商量，采取了不用投石块或身体冲撞的办法，就是看准年轻警察，一把抓住他们的那个地方。警察们对此毫无办法。她们还说，我们喜欢你，这不是暴力。”

“筑丰的大婶们的确干得出来。”

信介看着织江神采奕奕的脸，禁不住笑起来。

完全脱去了脂粉的织江，和昨晚女人味十足的她有些不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女，天真活泼，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来，把衣服穿上吧。”

信介重重地打了个喷嚏。

织江像受到传染似的，跟着一个“阿嚏！”全身也为之一颤。

信介赶紧穿好衣服，透过窗户向晴朗的天空望去。屋檐下倒挂着好几根冰柱，正折射着耀眼的阳光，水珠不断地从上面滴落。

邻家房顶的积雪滑落下来，发出声响。天空坚实而充满魅力。

九州的天空叫人感到温和，而这里的却不一样，天空是那样澄清，寒冷，酷似冰雪一般，仿佛轻轻地一敲就会出现裂痕。

“织江，”

“嗯？”

“一起回东京吧。”

“信介哥，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暂时打算春天回去。"

"我喜欢札幌这个地方，"

织江一边放着水，一边一字一句地说：

"可是，我更喜欢信介。所以，我要跟你一起走。"

她没用亲昵的称呼，而是很认真地说着。

"我在这里刚喜欢上一个人，可还是吹了。原想干到春天然后回东京的。"

"到了东京怎样生活，我还没有想好……"

信介出神地望着湛蓝的天空，自言自语道。

"不过，倒是有很多事想去做。首先，回大学去。这次，不管怎么也要上课了。然后，尽管还没什么把握，但我想试着写篇作品。我想让绪方从头开始教我，不一定要写大作，但我要自己创作一些小剧本。在函馆的时候，我曾写了一部短篇小说。虽然还觉得有些拿不出手，但能写出来，我就很高兴了。今后，我要一点一点地去尝试那些从未接触过的、完全陌生的事情。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只要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开辟一个新的天地，我就很满足了。离开筑丰到东京后的一年里，我经历了很多事，但我觉得自己还只是徘徊在知识的大门口。如果对伙伴们说这些话，我可能会受到指责，他们一定会说：你是想为了日本以及全世界的人去奋斗，还只是为了自己？"

"长篇大论等会儿再说，先洗脸。"

织江把叠好的毛巾和牙刷丢在信介的膝上。

"现在我就给你做美味可口的酱汤。"

信介听着织江银铃般的声音，突然间，在他的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怜爱之情。

他不由得垂下了头。这究竟是为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信介当时虽然弄不明白，但他意识到，这一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感觉。

信介再一次抬起头，遥看美丽晴朗的冬季的天空，然后起身去洗脸。

信介领着织江走进约好见面的那个小店时，绪方已经先到了。他正喝着咖啡，看着报纸。

"好久不见了，绪方。"

织江回头看了一眼信介，

"对不起，昨晚我把他拽走，叫你们担心了。"

"没什么。当然，如果你们来一个电话就好了。我还以为伊吹也跑了呢，叫我着实难过了一阵。刚才接到你们的电话，真是太高兴了。"

信介有些不好意思地坐到绪方对面的椅子上，问道：

"刚才你说就连我也……"

绪方稍微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又说：

"昨晚和大家争论了好一阵子。"

"又吵起来了？"

"这次更厉害了。东京的同学来信说，情况有了新的进展，校内也正准备成立文化团体的统一战线。"

"什么？"

"也就是说，以前各系的小组、同人杂志、剧团、合唱团等，在全学联的组织下，在保持各自路线的基础上，着手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然后，东京各大学再联合起来，组成一

个全国性的，新的学生运动的主力军。”

“这样的组织不是早就有了吗？”

“不，观点好像和过去完全不同。不是以往那种政治优先的清一色主义，而是着眼于艺术运动的独立性与政治辩证地相对立，站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加以扬弃。并且，这一次要和世界各国的学生文化团体紧密联系，每年轮流派代表到各国去，举办研讨会和戏剧节，发行国际性的文艺杂志。”

“这好像和我没多大关系。”

“不过，我过去的朋友们好像在东京都已成了预委会的得力干将，他们十分活跃，而且，信上叫我们剧团也快点回东京，参加那个运动。”

“原来是这样。可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是要反对文化上的中央集权化，在工作中创作大众的戏剧。”

“这我也知道。可是，大家都有些累了。而且，大家都认为，与其在这种地方做扫雪的零工，过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不如早一点回东京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中去。他们大概是怕落后于时代潮流吧。”

“这种看法毫无价值。”

“是啊！不过，人嘛，总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演戏的人，当然是想在舞台上好好地演几场戏。演员嘛，都是这样的，具有人的，不，是演员特有的弱点。但他们对戏剧都有着狂热的痴情。你那么说，可是对他们要求得太苛刻了。”

信介喝着咖啡，沉默了片刻。

“昨晚没说一声就到外面去住，真对不起。”

信介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绪方摆摆手，

“不，那没什么。能再见到织江，实在难得。而且，现在已不必再为此说什么了。”

“为什么？”

“刚才大家已经坐火车回东京去了。”

“啊？”

“我极力说服他们留下，可是没有用。剩下的只有我和登美。没办法，只好让登美把汽车卖掉，把这笔钱分给大家做路费和生活费，然后送他们走了。”

“真的？”

“嗯。”

绪方用汤匙慢慢地搅动着已经凉了的咖啡，看了一眼织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事情居然搞成这样。你看，织江，我这个人成了一个不称职的领导者。我虽然一直在努力地做，可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旅馆可能也快要赶我们走了。并且还给信介也添了不少麻烦，对不起。”

“可别这么说呀。”

织江用很谨慎的口吻说：

“虽然我不太清楚你们的事，不过，如果可以的话，绪方，还有另一个留下来的人，都住到我那去吧。虽然地方有些小，不过没关系吧？我现在的收入还可以，让我来照顾你们吧。过去我一个人到东京的时候，只有一只手提箱，是信介，绪方帮助我找工作，为我做这做那的。现在该是我报答你们的时候了。好，绪方，打起精神来！嗯？”

绪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织江，一会儿，又把视线移到信

介脸上。

“谢谢。”

说完，他摸了摸衣兜，掏出钱，拿着帐单，站了起来。

“我还让登美等着呢。能一起去吗？”

“走吧！我们还得去拿行李呢。”

三个人出了咖啡店，积雪反射出的耀眼的阳光包围着他们。远处传来汽笛的声音。风虽有些冷，但天气却令人心旷神怡。

“多好的天气啊！”

织江被阳光刺得眯着眼睛，自语道。然后又像是在鼓励绪方和信介似的，一边走，一边用银铃般的声音唱起来。

苹果花儿绽开笑脸

河面上晨雾茫茫

信介和绪方默默地跟在织江的后面，走在冰雪闪烁着银光的北国街头。

此时此刻，积在信介心头的并不是灰暗的挫折感，而是一种独自闯荡未知新世界的年轻人仅有的、令人振奋的、斗士般的情感。

信介稳稳地走在冰冻的路上，迎着风，昂起头。

在他的眼里，远处那些被白雪覆盖的山脊，就像要挡在他生命行程中的厚重的铁门，矗立在那里。

伊吹信介现在感到自己的体内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要用自己的血肉去冲破那厚重无情的铁门。但是为此他还必须

再经历许多失败与绝望吧。

我还活着，织江、登美还有绪方也都活着。那智章、岛京子、岩井、官原民江也都顽强地生存着……

信介停住脚步，深深地吸了口气。清冽的寒气沁入体内。

信介用左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又稳健地迈开坚实的步伐向前走去。

——放浪篇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青春·放浪篇
作者＝（日）五木宽之著　　张向东　　孟宪宝译
页数＝３７１
ＳＳ号＝１１０９３９１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７年０１月第１版